

純粹奉愛之瓊漿玉液

Bhakti-Rasayana

聖施瑞瑪·巴提維諾德·拿茹央那·瑪哈茹傑

目錄

介紹

吉祥禱文

章節

- 一. 地球變得幸運
- 二. 孔雀和著奎師那笛子的美妙旋律翩翩起舞
- 三. 主哈瑞的最佳僕人
- 四. 浮雲、河流和樹木服務奎師那
- 五. 分離中的快樂
- 六. 牧牛姑娘渴望成為鳥兒和鹿兒
- 七. 巴佳的動物目瞪口呆
- 八. 牧牛姑娘歌頌普林迪女孩
- 九. 奎師那喜歡和祂的朋友嬉戲
- 十. 朋友情懷的光榮
- 十一. 南達和雅淑妲對奎師那的愛
- 十二. 母親雅淑妲的奉愛難以形容
- 十三. 母親雅淑妲綁住奎師那
- 十四. 初始吸引力
- 十五. 奎師那的美麗無可比擬
- 十六. 牧牛姑娘的至高靈性情感的本質

純粹純粹奉愛之瓊漿玉液的詩節

詞匯

介紹

在聖薩拿坦·哥斯瓦米(Srila Sanatana Gosvami)的《Sri Brhad-bhagavatamrta》的第二部分開始時，聖人耆米尼(Jaimini Rsi)向珍拿美佳亞(Janamejaya)解釋，聽到組成這部崇高經典的第一部分—拿茹達(Narada)之探索—的描述之後，帕瑞悉大君(Pariksit Maharaja)的母親烏塔茹(Uttara)對她的兒子說：「如果那些對任何別的靈性修習和靈性成就毫無興趣，只是渴望永恆服務斯麗瑪緹·茹阿妲(Srimati Radhika)，又恆常唱誦她的榮耀，沉醉於對她的純粹愛意之奉獻者，竟像其他眾多奉獻者那樣，只是得以住在同一個無憂星(Vaikuntha)，那麼我便心有不甘。此事慘絕人寰！我無法容忍這或會是聖南達茹阿亞(Sri Nandaraya)，以及聖雅淑妲(Sri Yasoda)那樣的奉獻者的最終目的地。必定有一個比無憂星更勝一籌，又適合他們的居所。如果有這樣地方，就請描述一下，令我釋除這個疑慮吧。」(《Brhad-bhag.》2.1.21-22, 24)

帕瑞悉大君回答：「雖然我能用《神訓經(Sruti)》和《輔典(Smrti)》的說話來解答你的問題，使你稱心如意，但藉由我靈性導師聖蘇卡兌瓦(Sri Sukadeva)的恩慈，我會先講述一段歷史敘述，它會消除你的所有懷疑。然後我便會講述經典的那些精要詩節。」(《Brhad-bhag.》2.1.34-35)

然後，聽到組成《Brhad-bhag.》的第二部分，哥帕·庫瑪茹(Gopa-kumara)那個無與倫比的故事之後，珍拿美佳亞對聖人耆米尼說：「害怕這些描述現在將要結束，我現正感到錐心之痛。因此現在請給我這麼強而有力的甘露吧，一聽到這些描述，我的心時刻都會完全淨化。」(《Brhad-bhag.》2.7.89)

耆米尼回答：「我的孩子珍拿美佳亞啊，你的父親聖帕瑞悉描述哥樓卡(Goloka)的榮耀時感到超然快樂，然後便懷著美妙甜美的奉愛情感，唱誦了許多摘自兩大史詩的詩節，這兩者都是《神訓經》和《輔典》的精髓。我唱誦著這些詩節，在這個世界歡天喜地的徘徊，從而減輕我與你父親分離而感到的劇痛。」(《Brhad-bhag.》2.7.90-91)

然後，聖人耆米尼繼續從《布茹阿瑪讚(Brahma samhita)》和《聖典博伽瓦譚(Srimad-Bhagavatam)》分別引用了四個和五十九個詩節，它們合稱純粹奉愛之瓊漿玉液(bhakti-rasayana)，即激起對奎師那奉愛的瓊漿玉液。這本書是我們敬愛的聖師尊(Srila Gurudeva)—噢姆，於維施努的蓮花足下，消除物質欲望的聖施瑞瑪·巴提維諾德·拿茹央那·瑪哈茹傑(om visnupada astottara-sata Sri Srimad Bhaktivedanta Narayana Maharaja) —原本以印度語講述的講課譯文。在1991年在瑪圖茹(Mathura)的聖凱薩瓦君·高迪亞廟(Sri Kesavaji Gaudiya Matha)講授，這些素材包含他對這其中二十八個詩節的評注，這全都是《聖典博伽瓦譚》第十

篇的精髓。這些詩節層次分明地歌頌巴佳(Vraja)各不同階級奉獻者的奉愛，以巴佳牧牛姑娘(vraja-gopis)的至高奉愛(bhakti)達至巔峰。

在他目前以英語出版的偉大奉獻者(Vaisnava)文獻之中，聖瑪哈茹傑一再提及他只不過是遵循他的密友和訓示靈性導師，進入了永恆逍遙時光(nitya-lila-pravista)，噢姆，於維施努的蓮花足下，聖施瑞瑪·A.C.巴提韋丹塔·斯瓦米·帕佈帕(Sri Srimad A.C. Bhaktivedanta Swami Prabhupada)。聖帕佈帕獨力於極短時間之內把奎師那知覺的教導傳遍全世界。他的譯文和作品為偉大奉獻者哲學的文學著作立下典範，我們誠心祈求他會滿意我們現時的努力。

衷心感謝拉文嘎-拉塔·達斯(Lavanga-lata dasi)編輯這個新的第三版，三緹·達斯(Santi dasi)校對最後的手稿，阿圖拉-奎師那·達薩(Atula-krsna dasa)核對梵文，奎師那-沛爾瑪·達薩(Krsna-prema dasa)設計新封面，蘇巴拉-薩卡·達薩(Subala-sakha dasa)提供聖師尊的新照片。我們在高迪亞·韋丹塔出版社服務的全體工作人員最誠摯的禱文就是，品嚐極樂情感的偉大奉獻者之化身—聖師尊—會滿意我們的努力。我們一再向他頂拜，因為他把帕瑞悉大君授予烏塔茹，聖人耆米尼授予珍拿美佳亞，以及薩拿坦·哥斯瓦米授予普世眾生的這種瓊漿玉液的美妙闡釋授予我們。

偉大奉獻者那滿腔熱忱的僕人
沛爾瑪-威拉薩·達薩(Prema-vilasa dasa)

秋季滿月(Saradiya-purnima)之聖日

2003年10月10日

聖溫達文(Sri Vrndavana)，哥毘納府(Gopinatha-bhavana)

吉祥禱文

om ajnana-timirandhasya
jnananjana-salakaya
caksur unmilitam yena
tasmai sri-gurave namah

我向靈性導師致以最謙卑的五體投地敬拜，他復明我那因愚昧黑暗而盲掉的眼睛。

vancha-kalpa-tarubhyas ca
krpa-sindhubhya eva ca
patitanam pavenebhyo
vaisnavebhyo namo namah

我頂拜偉大奉獻者(Vaisnavas)，他們就像可以令每個人得償所願的如願樹，他們對受條件限制的靈魂大慈大悲。

namo maha-vadanyaya
krsna-prema-pradaya te
krsnaya krsna-caitanya-
namne gaura-tvise namah

我頂拜主采坦亞·瑪哈帕佈(Sri Caitanya Mahaprabhu)，祂是奎師那(Krsna)本人。祂採用了斯麗瑪緹·茹阿迪卡(Srimati Radhika)的金黃膚色，寬大為懷地分發對奎師那的純愛(krsna-prema)。

be krsna karuna-sindho
dina-bandho jagat-pate
gopesa gopika-kanta
radha-kanta namo 'stu te

我頂拜主奎師那，祂是恩慈之洋，傷心人之友及一切創造之源。祂是牧牛童(gopas)的主人，又是以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為首的牧牛姑娘(gopis)的情人。

tapta-kancana-gaurangi
radhe vrndavanesvari
vrsabhanu-sute devi
pranamami hari-priye

我頂拜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她的膚色似是熔金，她又是溫達文(Vrndavana)之后。她是維莎巴努大君(Vrsabhanu Maharaja)的千金，深受主奎師那鍾愛。

ha devi kaku-bhara-gadgadayadya vaca
yace nipatya bhuvi dandavad udbhatartih

asya prasadam abudhasya janasya krtva
gandharvike nija gane gananam vidhehi

甘達威卡女神(Devi Gandharvika)啊，我感到完全絕望，像根棍子那樣五體投地，以哽咽的聲音謙卑地求你對這個蠢才大發慈悲，視我為你所有。

anga-syamalima-cchatabhir abhito manadikrtendivaram
jadyam jaguda-rocisam vidadhatam pattambarasya sriya
vrndaranya-nivasinam hrdisasad-damabhir amodaram
radha-skandha-nivesitojjvala-bhujam dhyayema damodaram

祂黑色的身體光芒勝過藍蓮數百倍，祂燦爛奪目的黃衣服令金粉(kunkuma)都黯然失色，祂的居處是聖溫達文聖地(Sri Vrndavana-dhama)，搖曳生姿的五彩(vaijayanti)花環令祂的胸膛美倫美奐，祂那嘆為觀止的左手擱在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右肩上一我冥想那位主達莫達茹(Sri Damodara)。

bhaktya vihina aparadha-laksyah
ksiptas ca kamadi-taranga-madhye
krpa-mayi tvam saranam prapanna
vrnde numaste caranaravindam

既無奉愛又干犯無數冒犯之罪，我在物質存在之洋被色欲、憤怒、貪婪等等洶湧波濤怒擲不已。因此，仁慈的溫達女神(Vrnda-devi)啊，我托庇於你，又頂拜你的蓮花足。

gurave gauracandraya
radhikayai tad-alaye
krsnaya krsna-bhaktaya
tad-bhaktaya namo namah

我頂拜靈性導師，主高茹阿祭鐸(Sri Gauracandra)、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和她的同遊、主奎師那和祂的奉獻者，以及所有偉大奉獻者。

vairagya-gyg-bhakti-rasam prayatnair
apayayan mam anabhipsum andham
krpambhudhir yah para-duhkha-duhkhi
sanatanam tam prabhum asrayami

我不願喝那含有棄絕的奉愛(bhakti)甘露，但聖薩拿坦·哥斯瓦米(Sri Sanatana Gosvami)身為恩慈之洋，無法忍受他人受苦，要我一飲而盡。因此我托庇於他作為我的主人。

sri-caitanya-mano-'bhistam
sthapitam yena bhutale
svayam rupah kada mahyam

dadati sva-padantikam

聖茹帕·哥斯瓦米(Sri Rupa Gosvami)在這個世界確立了實現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心底夙願的那個使命，他何時才會賜我他蓮花足的庇蔭？

yam pravrajantam anupetam apeta-krtyam

dvaipayano viraha-katara ajuhava

putreti tan-mayataya taravo bhinedus

tam sarva-bhuta-hrdayam munim anato 'smi

我頂拜蘇卡兌瓦·哥斯瓦米(Sri Sukadeva Gosvami)，他可以進入眾生心內。當他沒有經歷接受聖線等等淨化程序便離家時，他的父親維亞薩(Vyasa)呼喊：「我兒啊！」只有樹木回響著回應他的呼喚，就像它們全都陷於相同的離愁別緒一樣。

tavaivasmi tavaivasmi

na jivami tvaya vina

iti vijnaya devi tvam

naya mam caranantikam

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沒有你，我便無法活下去。女神(茹阿姐)啊，請明白這點，帶我到你的蓮花足那裡。

第一章

地球變得幸運

在《Sri Brhad-bhagavatamrta》的最後一章，完成了哥帕-庫瑪茹(Gopa-kumara)的故事之後，薩拿坦·哥斯瓦米(Sanatana Gosvami)引用了《聖典博伽瓦譚(Srimad-Bhagavatam)》的第十篇，帕瑞悉大君(Pariksit Maharaja)對他母親烏塔茹(Uttara)所說的詩節。那些是激起奉愛(bhakti)情感絕美詩歌的詩節。把這些詩節串連起來，薩拿坦·哥斯瓦米為了這個世界的修習者(sadhakas)的福祉，製作了一條項鍊，當修習者把這些詩節藏在心裡時，就像他們把這條項鍊戴在脖子上。唸誦聖名時，他們不時高呼這些詩節，這會增加他們唸誦時的靈性喜樂(ananda)。這本詩節集錄稱為《純粹奉愛之瓊漿玉液(bhakti-rasayana)》。當物質身體抱病體弱而無法進食時，喝補藥能使消化和脈搏再次回復穩固。同樣，在奉愛的國度，對那些對自發奉愛(raganuga-bhakti)出現了強烈渴望的人而言，這最後一章的詩節仿如瓊漿玉液。處於卡瑪拉·曼佳麗(Kamala Manjari)的情感，即他在奎師那(Krsna)逍遙時光的永恆身份，巴提維諾德·塔庫爾(Bhaktivinoda Thakura)祈禱：

naham vande tava caranayor-dvandvam advanda hetoh
kumbhipakam gurum api hare narakam napanetum
ramya-rama-mrdutanulata nandane nabhirastum
bhava bhava hrdaya-bhavane bhavayem bhavantam

「主啊，我沒有專注地履行靈修(bhajana)，好使你會消除那正在掐死我的俗世之苦。我沒有在你的蓮花足祈求進入南達拿(Nandana-kanana)的天堂花園，在當地能長期與美女享樂，我也沒有祈求解脫，好讓我將不須再在一個母親的腹中受苦九個月，又不再受到閻羅王(Yamaraja)的鬼差懲罰。我祈禱你會增加我內心深處的溫達文(Vrndavana)情感(bhava)，你正在當地與牧牛姑娘(gopis)一起漫遊，享受著情意綿綿的逍遙時光。冥想這些逍遙時光的描述時，我將立刻完全迷失於純粹愛意(prema)之中—這正是我現正祈求的。我一直祈求我能在巴佳地區(Vraja-mandala)方圓六十四平方英里內的任何地方，誕生為牧牛童(gopa)或牧牛姑娘，或者甚至是孔雀、樹木或任何東西。我在那裡將能與品味極樂情感的(rasika)奉獻者為伴，由於他滿載溫達文情感(bhava)，因此會對我描述這一切逍遙時光，那麼我的生命便會意義重大。」

當修習者研讀和學習這些詩節，唸誦主哈瑞聖名時在心中深切冥想詩節的含意，詩節便會作為激勵因素，令人完全體驗上述詩節所描述的情感。然後心意將不再四處飄移。我們唸誦時不應該只是到處走動，跟其它人交談，手持唸珠

時，我們應該坐在僻靜處，全心全意專注其中。我們歷代的典範師(acaryas)一一冥想各個詩節，徹夜唸誦。某個特定詩節的靈性情感之浪會沖擊他們，為時約半小時：他們有時會完全浸沉在那些波浪裡，有時他們會升到浪頭，在波浪上漂浮，然後他們便會移到下一個詩節。當他們越是這樣做，長夜漫漫會悄然流逝，他們會不知光陰遠去。這是履行專注的靈修(bhajana)之傳統方法。

透過這些詩節，帕瑞悉大君令他母親的奉愛穩定發展，加強她對牧牛姑娘情感(gopi-bhava)的決心，薩拿坦·哥斯瓦米也透過這相同的詩節滋養我們。溫達文有眾多不同靈性情感混合，但琢磨過這些情感之後，最後他都強調牧牛姑娘情感。這裡有很多詩節，全都有利於培養專注的靈修。為了使我們心內發展及加強這些靈性情感，我們會順序研習這些詩節，這份努力肯定會使我們內心萌生對這種獨特奉愛情感的強烈渴望。

dhanyeyam adya dharani trna-virudhas tvat-
pada-sprso druma-latah karajabhimrstah
nadyo drayah khaga-mrgah sadayavalokair
gopyo ntarena bhujayor api yat-sprha srih

《聖典博伽瓦譚》10.15.8 和《Brhad-bhag.》2.7.107

[主奎師那(Sri Krsna)對巴拉茹阿瑪(Balarama)說：]今天，由於得到你蓮花足的觸碰，這塊土地和它的所有綠草全都洪福齊天。得到你蓮花手手指的觸碰，樹木、蔓藤和灌木叢都認為自己得到了最豐盛的寶藏。得到你愛意盈盈的瞥視，河流、山巒、鳥兒和動物全都感到心滿意足。但最幸運的是巴佳的牧牛姑娘(vraja-gopis)，她們被你強壯的胸膛擁抱，這種寵幸甚至連幸運女神(Laksmi-devi)本人都朝思暮想。

這個詩節描述奎師那處於祂童年逍遙(pauganda-lila，六至十歲)及少年逍遙(kaisora-lila，十至十六歲)的交接期。此時，祂全部的美麗和魅力日益明顯，祂的肢體正漸漸長大。在這個年紀，祂要是身無寸縷，便會感到害羞。現在祂樂於帶牛群出外放牧，跳來跳去，與祂的朋友搗蛋胡鬧。在這個年紀，祂的形體似是蓓蕾初綻；它還未成為鮮花，卻逐漸綻放，格外迷人。花蕾以前沒有芬芳四溢，蜜蜂不會痴痴縈繞。但花蕾越來越盛放，芳香開始瀰漫，又為蜜蜂提供甘露。當花蕾吐艷，完全成熟時，即是說奎師那已屆青春年華。奎師那和巴拉兒瓦現在長大了一點，祂們的形體非常迷人。祂們的蓮花足也長大了；那兩雙蓮花足以前從足踝到腳趾都很瘦削，但祂們的蓮花足現已長大了，又非常柔軟，好像熟香蕉一樣，祂們的腳底以前色澤淡黃，現在開始呈紅色。現在奎師那口齒稍為聰敏伶俐；並非總是實話實說，祂已學曉說話婉轉。這全都是這個年紀的徵兆。

祂在言語方面新近得到的機靈，在祂講述這個詩節時表露無遺。為了避免自吹自擂，祂以巴拉兒瓦·帕佈(Baladeva Prabhu)的臨在作為藉口來表達祂的感

受。因為在這個年紀，祂已「變得」較為聰明，祂意識到祂絕不應該稱讚自己；自誇有如自殺。在這裡，祂想描述溫達文(Vrndavana)怎樣在三個世界內遠比任何地方都更光榮，甚至比無憂星(Vaikuntha)更光榮。祂首先說地球幸運。地球為什麼幸運？正因為印度的存在。印度為什麼如此光榮？正因為溫達文的存在。那麼溫達文又為什麼如此光榮？正因為牧牛童和牧牛姑娘的臨在。牧牛童和牧牛姑娘為什麼光榮？正因為奎師那和茹阿妲(Radha)在他們之中。那麼祂們為什麼光榮？正因為祂們彼此之間的純粹愛意，那是我們的最高目標。若不是為了聖茹阿妲和奎師那的綿綿情愛，那麼我們的所有努力都會毫無意義。頂尖的奉獻者一再祈求，趨之若鶩，茹阿妲的純粹愛意如此光榮，以致征服奎師那本人。但祂沒有直接描述這一切，說：「我是美化溫達文的至尊飾物。」因為祂現在正步入祂的青春期，祂知道說話時怎樣把這種感受保持隱密，又怎樣巧妙地透露。

奎師那和巴拉茹阿瑪一起帶牛群出外放牧，一看到溫達文森林的美麗和壯麗時，奎師那的感情澎湃洶湧。「溫達文」是什麼意思？它表示溫達(Vrnda)——即茶拉茜(tulasi)——的森林。那裡有很多其他美妙的樹木和植物，但以茶拉茜樹為主。它又可以解釋為那個以牧牛姑娘溫達女神(Vrnda-devi)為王后的森林。她為什麼以溫達文之后著稱？因為她安排聖茹阿妲和奎師那之間情意綿綿的相會。溫達的另一個意思是「隊伍」，意謂一群群的牛、牧牛童和牧牛姑娘，而 avana 可以解釋為「滋養及保護的人」。因此溫達文又可指提供激勵因素的人，那些因素滋養及增加主哥文達(Sri Govinda)、牛群、牧牛童及牧牛姑娘的愛意情感。所賦予的意義繁多，但以這三個為主。

當奎師那講述這個詩節時，祂銘記著祂自己的逍遙時光，靈性情感之浪開始在祂心內翻滾。當祂和祂的朋友一起前行時，祂感到喜樂無邊，於是祂說：「我的好兄弟，帕緹威女神(Prthivi-devi，即地球)今天三生有幸，她身體上的毛髮，即青草、攀藤植物、蔓藤和樹木，都因狂喜迷醉而豎立。青草、攀藤植物和蔓藤得到你蓮花足的觸碰，還有你採摘水果和鮮花時你雙手觸及的樹木，今天都興高采烈。河流、山巒、鳥兒、鹿兒和其他所有動物得到你愛意盈盈的瞥視，今天都變得尤其幸運。但萬物之中最幸運的是牧牛姑娘，她們得到了甚至連幸運女神本人都渴望的——被你兩條強壯的臂膀環抱。」

自創造之始，帕緹威女神已一直服務至尊主(Bhagavan)。每當祂想呈現化身時，祂便會降臨在這個地球上，用祂的足印賜福大地。瓦茹哈(Varaha)用祂的鼻子頂住地球，那時帕緹威女神成為祂的妻子，祂們誕下一個兒子——拿茹卡魔(Narakasura)。地球恆常接觸至尊主的蛇薩(Sesa)形象，因為他用他的頭頂住她。自邈不可考之時以來，她一直得到這樣的好機會，但奎師那對巴拉茹阿瑪說：「今天，得到你雙足的觸碰，地球變得尤其幸運。為什麼？因為你現正處於童年和少年的交接期，你的蓮花足特別柔軟，祂們散發著那麼醉人的幽香。你像

迷醉的小象一樣在地球前進。地球以前得到過這樣的機會嗎？今天地球真是洪福齊天。」

在這裡，有人或會指出，當時奎師那觸及溫達文森林只有十年半，而主茹阿瑪祭鐸(Sri Ramacandra)在丹達卡然亞(Dandakaranya)的森林流連十四年。進入蘭卡之前，祂整個旅程也赤足走到南印度，那麼帕緹威女神那時不及她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krsna-lila)期間那麼幸運嗎？但茹阿瑪是被放逐到森林的，在祂流放期的最後一年，茹瓦拿拐走了悉妲(Sita)，祂到處徘徊，悲慟痛哭。因此帕緹威女神那時固然因祂雙足的觸碰變得幸運，但她必定也感到痛心欲絕。當奎師那以美麗絕倫的形象前來時，她真的變得幸運；祂的王冠上有一支孔雀毛，祂母親在早上為祂打扮時，祂會面露微笑，然後，在施達瑪(Sridama)、蘇巴拉(Subala)和其他朋友陪伴之下，祂會帶牛群出外放牧，與小牛一起歡騰躍動。就像母鹿的幼鹿淘氣地跳來跳去，祂也會和祂的所有朋友滿心歡喜地一同前行。祂們會親手採摘鮮花，串成花環，為彼此打扮，到達百花湖(Kusuma-sarovara)、茹阿妲聖湖(Radha-kunda)和夏瑪聖湖(Syama-kunda)等地，祂們會享受滿載極樂情感的逍遙時光。奎師那會小心翼翼地串一個花環，那不是給任何朋友(sakhas)做的，當祂想到祂會為誰戴上這個花環時便心花怒放，祂把它藏好。被奎師那本人美麗的手採摘及串成花環，誰能估計那些花兒的齊天洪福？當祂在晚上會為某個特定的奉獻者戴上那個花環時，祂會感到喜樂無邊。茹阿瑪的逍遙時光發生了這些事情嗎？茹阿瑪祭鐸的逍遙時光(rama-lila)恆常令人心碎，但相反，奎師那的逍遙時光蘊含眾多無憂無慮之樂。

就像我們也許會輕撫我們所愛的人及慈愛地掌摑另一人，至尊主同樣也以祂不同的化身各有不同地觸碰地球。茹阿瑪祭鐸觸碰了地球，主尼星哈(Nrsimhadeva)也觸碰了地球。主尼星哈顯現了，呈現出懾人的形象，由於極為忿怒，祂殺死了黑冉亞魔(Hiranyakasipu)。天堂和低等星系的所有居民都因恐懼而動彈不得，地球那時感受不到歡天喜地。但當奎師那以這麼美麗的形象觸碰地球時，她真的變得幸運。

河流，尤其是雅沐娜(Yamuna)，也變得幸運。雖然心意恆河(Manasi-ganga)現在的形象是個池塘，她那時都是一條河，她也變得幸運。祂會憐愛地瞥向河流，因為祂會在那裡與牧牛姑娘和朋友玩耍。當河流徐徐流動時，她們會發出悅耳的音韻，蜜蜂也會縈繞在盛開的蓮花之上。溫和的微風會帶著芳香，整個景象會美不勝收。透過賜予祂那愛意盈盈的瞥視，祂也把祂的仁慈甘露洒遍小山和高山，因為它們附近就是極為迷人的森林，那裡會有綠草如茵，祂會藉口帶牛群放牧，前往該處。與祂的朋友一起坐在大石上，祂們會互相打扮。這些森林，例如百花湖附近的森林，全都風光如畫，祂也會在那裡與牧牛姑娘享樂。

這個詩節描述四個祝福：得到奎師那愛意盈盈的瞥視，得到祂雙足的觸碰，得到祂雙手的觸碰，以及像牧牛姑娘那樣被祂雙臂環抱。當奎師那帶牛群出外放牧時，牧牛姑娘會從隱蔽處滿懷愛意地瞥看祂，然後祂便會濃情厚愛地瞥向她們，使她們沉醉於憶念祂的甜美。祂同樣也會瞥視不同的鳥兒和動物，它們也因而變得幸運。有時處於靈性情感而瘋狂的孔雀會接近祂，祂會用祂的手溫柔地輕撫它。有時祂會召喚鸚鵡，當它飛到祂手上時，祂會一邊溫柔地輕撫它，一邊教它說話，然後聽鸚鵡複述。小牛也會得到祂雙手的觸碰。非常幼小的小牛—或許只得幾天大—忘了它們母親的陪伴，當它們伴著奎師那到森林時，它們會一直蹦蹦跳。當它們走得越來越遠時，它們會感到疲倦，於是奎師那會把它們抱在懷裡，按摩它們的腿，祂又會濃情厚愛地對它們細語融融，甜美動人。告訴我吧—那些小牛多麼幸運？祂也會把祂的朋友抱在懷裡，輕撫他們，蘇巴拉和其它人也這樣得到祂雙手的觸碰。考慮到溫達文居民截然不同的情感，祂各有不同地觸碰他們。當奎師那帶牛群和祂的朋友去河裡喝水及嬉戲時，河流有一種情感，當祂與牧牛姑娘去那裡時，河流又有不同類型的情感。得到奎師那雙足的觸碰，河流因靈性狂喜極樂而高漲。樹木有朋友情感，它們得到祂雙手和雙足的觸碰。母牛的情感是做祂的母親，小牛則有朋友情感。蔓藤有女朋友的奉愛情感，當祂採摘它們的花朵時，就像祂正以祂的觸碰逗哄牧牛姑娘。牧牛姑娘也得到奎師那蓮花足的觸碰：

yat te sujata-caranamburuham stanesu
bhitah sanaih priya dadhimahi karkasesu
tenatavim atasi tad vyathate na kim svit
kurpadibhir bhramati dhir bhavad-ayusam nah

《聖典博伽瓦譚》10.31.19

[牧牛姑娘說:]親愛的啊，你的蓮花足如此柔軟，恐怕會傷及它們，於是我們溫柔地把它們放在我們的胸脯上。我們的生命僅只仰賴於你，因此我們憂心忡忡，擔心你在森林小徑漫步時，你幼嫩的雙足或會被卵石所傷。

牧牛姑娘與她們的心意在爭辯。她們的心意對她們說：「你為什麼要擔心奎師那？多此一舉。」

但從她們心底深處，從她們的靈魂，牧牛姑娘回答：「由於奎師那的雙足非常幼嫩，我們苦惱不堪，我們擔心它們會被荊棘和卵石所傷。我們希望他決不要感受到任何痛苦。」

「奎師那是瞎的嗎？他有眼睛，不是嗎？他走路時可以看見踏足之處。」

「心意啊，小牛走來走去，它們僅是走到安全和平坦之處嗎？它們走近山崗、河流和叢林，它們也有牛蹄保護它們，免受鋒利物體所傷。但如果奎師那去

這樣的地方，他的腳便會被熾熱的沙子灼傷或被荊棘和卵石刺戳。心意啊，你毫無智慧！」

「但在溫達文沒有這樣的荊棘和卵石。這裡的一切都是純粹至善(visuddha-sattva)的。它們似是普通的棘刺，但它們卻像是橡膠製成的。橡膠棘刺會扎你的腳嗎？當奎師那細嫩的腳踐踏它們時，它們輕觸他的雙腳。卵石比黃油更柔軟！藉由純粹至善的影響力，帕緹威女神用這些柔軟的金色卵石裝飾她的風景，奎師那絕不會感到任何痛苦。」

她們這樣與她們的心意爭辯。牧牛姑娘在娜莎之舞(rasa-lila)得到那雙蓮花足的觸碰，那甚至是幸運女神都夢寐以求的祝福，布茹阿瑪(Brahma)也總是冥想著那雙蓮花足：

ahus ca te nalina-nabha padaravindam
yogesvarair hrđi vicintyam agadha-bodhaih

《聖典博伽瓦譚》10.82.48

主布茹阿瑪、施瓦神(Siva)、庫瑪茹四兄弟(Kumaras)和蘇卡兌瓦·哥斯瓦米(Sukadeva Gosvami)這些偉大的智識之庫都恆常努力銘記奎師那的蓮花足，但那雙蓮花足好不容易才顯現在他們的冥想之中。嫉妒而生氣地回應奎師那的嘲笑，牧牛姑娘說：「你指示我們要冥想，但即使是最博學的奉獻者在冥想時也絕少覺悟到你！我們想你回來溫達文。那麼多人冥想著的那些雙蓮花足—我們渴望直接與它們嬉戲。不要說在冥想時留住它們在我們的腦海裡，我們甚至想把它們緊貼我們。冥想不會滿足我們，因此我們不會冥想！」

當她們打扮祂時，她們渴望得到祂雙足的觸碰，然後她們又會得到祂雙手的觸碰。最後她們會得到被祂兩條強壯臂膀緊擁的這個祝福。當她們展露妒怒(mana)而奎師那試圖安撫她們時，祂也會觸碰她們的雙腳。然後統統倒轉，拉釋米(Laksmi)也渴望這一切。

因此在這個詩節，當奎師那說：「我親愛的哥哥，今天地球光榮顯赫，」祂只是以巴拉兌瓦·帕佈的臨在為藉口，以便可以明確地描述奎師那自己的甜美、牧牛姑娘的甜美及溫達文的榮耀。溫達文為什麼光榮顯赫？因為在那個地方，小草和蔓藤得到奎師那雙足的觸碰，她的攀藤和樹木得到祂雙手的觸碰，她的河流、山巒、鳥兒和動物也得到祂濃情厚愛的瞥視。但最重要的是，由於奎師那本人所服務的牧牛姑娘的臨在，因此溫達文尤其光榮。

第二章

孔雀和著奎師那笛子的美妙旋律翩翩起舞

為奎師那祭鐸(Krsnacandra)和巴拉兌瓦準備好午餐之後，當祂們在那天帶牛群出外放牧時，雅淑妲(Yasoda)與南達爸爸(Nanda Baba)一起尾隨祂們走一大段路。最後，在那天與祂們告別之後，他們便回家。為奎師那下廚之後，斯麗瑪緹·茹阿迪卡(Srimati Radhika)與她的女朋友便返回亞瓦塔(Yavata)。茹阿迪卡的女朋友每個人都在她們自己所屬的獨特組別之中，例如中立(tatastha)、屬於茹阿迪卡自己那一組(svapaksa)和友好的(suhrda)，當她們坐在她附近時，她們全都開始冥想奎師那。她們深深著迷，當祂不時顯現在她們內在的視域時，她們便深陷於神聖分離的情感(viraha-rasa)。看到茹阿迪卡怎樣尤其專注於分離情感，忘卻所有外在顧慮時，女朋友便講述這個詩節，呼喚她，甚至更令她思憶奎師那的逍遙時光：

vrndavanam sakhi bhuvo vitanoti kirtim
yad devaki-suta-padambuja-labdha-laksmi
govinda-venum anu matta-mayura-nrtyam
preksyadri-sanv-avaratanya-samasta-sattvam

《聖典博伽瓦譚》10.21.10 和《Brhad-bhag.》2.7.108

好姊妹茹阿妲啊！溫達文比天堂星球無憂星更光榮，甚至比阿郁達亞(Ayodhya)和杜瓦爾卡城(Dvaraka-puri)更光榮，因為兌瓦葵(Devaki)之子的足印令她生色不少。孔雀僅在這溫達文伴著哥文達笛子的美妙旋律翩翩起舞。聽到笛聲，又看到孔雀跳舞，所有鳥兒、動物和其他生物體都目瞪口呆。

在這裡，「兌瓦葵」是指雅淑妲的別名，因此在這個詩節，兌瓦葵之子(Devaki-suta)意謂雅淑妲之子(Yasoda-nandana)奎師那，祂的足印美化著溫達文。當阿庫茹(Akrura)及稍後烏達瓦(Uddhava)前往南達村(Nandagrama)時，他們看見這些足印遍佈四周。看見這些足印，阿庫茹倒下頂拜，在地上打滾，又淚流滿面地說：「今天我如此幸運，得以覲見(darsana)奎師那的蓮花足！」

以笛子吹奏出極低沈的音調，哥文達步進哥瓦爾丹(Govardhana)附近的森林。所有孔雀立即走近祂，發出可卡(ke-ka)的聲音，它們看見祂像黑色的雨雲一樣。由於祂用笛子末端的洞吹奏出極低沈的音調，祂吹奏的笛聲似是雷霆，祂的黃巾則有如閃電。孔雀為之風靡，在奎師那周圍圍成圓圈，它們開始和著笛子的美妙音韻狂舞，感情澎湃。聽到笛聲，所有善良(sattva)——即「生物體」——都目瞪口呆，摒棄了它們慣常的活動程序；虎和熊等等動物甚至摒棄了它們的凶猛本性。善良又可以解釋為，靈性世界的一切是由純粹靈性能量組成的。那個國度毫

無善良、情欲(rajās)或愚昧(tamasa)等等世俗品質。無憂星有眾多物體，它們全都純粹至善。純粹至善尤以喜樂(hladini)及知識(samvit)能量的混合精萃見稱，見於無憂星上滿載自發愛意(ragatmika)的永恆奉獻者心內。若對那些奉獻者的情感之強烈渴望在生物體心中出現，他又遵循他們的步伐專注地履行靈修，那麼當他們的奉愛心反映在他內心時，那怕只是一丁點，都可以稱之為善良。善良有三種：純粹至善、善良和雜善(意謂混合，misra-sattva)。雜善存在於受條件限制的靈魂之內，善良存在於還沒有發展出奉愛的解脫靈魂之內，純粹至善則存在於聖地(dhama)及至尊主的永恆同遊之內。

此時，懷著一點妒怒，牧牛姑娘正在透露她們心內的情感：「溫達文的所有動物、鳥兒、昆蟲和萬物都變得幸運。奎師那正把他的觸碰個別地賜給溫達文的萬物。當他爬上山崗時，他的蓮花足遍踏漫山遍野，甚至樹木和花兒都得到他的觸碰。但我們卻不可能得到這個祝福，因此我們是溫達文最不幸的人。」

如前所述，溫達文也有荊棘，但在奎師那踏足其上之前，它們變得軟如黃油。體驗到祂蓮花足的觸碰，它們在神聖極樂之中溶化。牧牛姑娘妒怒地說：「由於我們的心還未在奎師那的純粹愛意之中同樣地溶化；因此如果我們能在溫達文成為荊棘或小草，我們的生命便會功德圓滿。我們有重重障礙。我們無法走到他跟前，觸碰他雙足，與他談話。在白天，我們無法為他扇涼或以任何方式服務他；我們面對諸多限制，但溫達文其他所有生物體卻沒有這樣的限制。如果我們成為溫達文的小草、荊棘、蔓藤、池塘或塵土，我們便能得到祂的觸碰；但以這個形體卻不可能。」在這裡，表達她們的妒怒時，她們正在描述溫達文之地的好運。她們繼續說至尊主也以瓦曼(Vamana)的形象、以千首形象及其他形象存在於天堂上。雖然祂都以這些形象存在，祂們卻是局部的形象；所有化身都不相等。擁有主更多品質、能量及極樂情感的那些化身高人一等。奎師那、茹阿瑪和尼星哈比其他化身擁有更多這林林種種，因此稱為首要化身(paravastha-avatars)。但在這三者之中，奎師那是所有化身之源(avatari)，也是所有極樂情感的基礎—raso vaisah。因此，由於祂在那裡嬉戲，因此溫達文是最光榮顯赫的地方。

在薩拿坦·哥斯瓦米對這個詩節的評注裡，他說奎師那用笛子吹奏動人的低音(mrdu-mandra)。動人的低音是什麼意思？當雨雲開始聚集時，天空立刻烏雲密佈，雷霆非常柔和緩慢地來襲。烏雲猛烈衝擊時產生響亮的雷聲，但它們最初產生非常柔和低沉的雷聲，稱為 mandra。奎師那用笛子吹奏類似的聲音，但卻帶著甜美(mrdu)。當孔雀看見昏暗的天色及聽到雷霆時，便會開始狂熱舞動，它天性如此。當奎師那進入森林時，祂看到什麼？蔓藤、花團錦簇和成熟水果令高山之王哥瓦爾丹(Giriraja Govardhana)燦爛奪目。微風正十分溫柔地輕拂，好像無法承受百花幽香的所有重量。看見這大自然的壯麗，奎師那萌生享樂欲望，祂極輕柔地吹笛子。聽到這低沉的音振，孔雀為之瘋狂，它們尾巴的羽毛完全開展，動

宕有致地狂舞。然後溫達文的所有動物、鳥兒和昆蟲都聚集在哥瓦爾丹的牧地觀賞表演。

孔雀忖度：「他吹奏著這樣美妙的旋律，我們和著音樂跳舞，感到欣喜若狂，但我們對他卻無以為報。」

專業演員演出至尊主的一些逍遙時光之後，他們把奎師那或茹阿瑪祭鐸的神像放在盤子上，走近觀眾請求捐獻。看到其它人把一些錢放在盤子上，人人都感到必須給點佈施。這個方法運用了一些脅迫或心理學。但當某人真心欣賞表演，自願渴望給予時，他們會伸手到口袋內，不論他們第一張拿出來的是什麼紙幣—不管那是兩盧比、五盧比或十盧比—他們都會立即給予。因此這其中一只孔雀在想：「我沒有什麼貴重物品獻給他—我的脖子上沒有金項鍊或任何名貴飾物。我僅是一頭動物，但我尾巴的羽毛非常珍貴！這個世界沒有什麼能比得上它們的美麗，每個人看到它們都興高采烈。它們的七種顏色令它們如此吸引，因此為什麼我不應該把一根羽毛獻給他，有什麼原因嗎？」因此它便留下了它的其中一根羽毛。

看見羽毛，奎師那想著：「這只孔雀很有愛心；它絕對欣賞我吹奏笛子，把它的一根珍貴羽毛獻給我。這個奉獻毫不造作。」拾起羽毛，把它放在祂頭上，祂想著：「就像笛子對我來說，非常珍貴，現在這根孔雀毛對我來說，也非常珍貴。走路、休息、造夢、站立或坐下，我都決不會拋棄它。無論我去巴佳的哪個地方，我絕不會拋棄笛子或這根孔雀毛。」這是孔雀毛成為奎師那最著名飾物的起源。

孔雀看見：「噢，我給他留下了那根羽毛，但他不是僅只把它放進口袋！他把它放在他頭上，即他身體各部分之中最有價值的！今天我的生命功德圓滿了。」

我們若渴望獻給我們的靈性導師、偉大奉獻者(Vaisnava)、或至尊主一份禮物，但當收到時，祂們卻說：「我要這個做什麼？我有數百萬件高檔貨。」我們便會傷心難過。但相反，祂們接受禮物，說：「噢，你給我帶來一件多美麗的精品！」那樣我們便感到非常高興。同樣，蘇達瑪·維帕爾(Sudama Vipra)給奎師那帶來一些質量低劣的生大米，為了榮耀他的供品，奎師那從他那裡搶來大米說：「噢，你帶了這麼好的小吃給我！」即使那是未煮熟而乾硬無味的，祂都立即咀嚼說：「茹蜜妮(Rukmini)和薩緹亞巴瑪(Satyabhama)從來都沒有給我這麼好的東西！」蘇達瑪·維帕爾聞言有什麼感想？「今天我心滿意足了。」

於是，孔雀看到自己給奎師那奉上這樣微不足道的禮物，但奎師那接受了，把它放在他頭上。然後奎師那懷著極深厚的純粹愛意吹奏笛子，以致祂和孔雀一起為之瘋狂。這個詩節的 anu matta 一詞泛指痴醉的孔雀，但它又可以指奎師

那。然後祂甚至懷著更多的純粹愛意來吹奏笛子，孔雀也變得更加瘋狂，奎師那也變得更瘋狂，祂們之間這樣互相競爭。某人若懷著純粹愛意獻上一些東西，他人又懷著純粹愛意欣然接受，那麼雙方便成為那純粹愛意的品嚐者，那正好就是這裡所發生的事情。

當奎師那這樣吹奏著笛子，舞蹈繼續進行時，所有善良，意謂所有鳥兒和動物都呆若木雞，凝視細聽。但不要認為它們像這個世界的鳥兒和動物；哥樓卡(Goloka)的鳥兒和動物全是純粹至善，它們之中毫無愚昧、情欲或物質善良。即使當生物體變得非常崇高時，或許就在解脫之前，他內裡仍然有絲毫的物質善良。但這個世界的大多數人都是愚昧的，即是說他們受到憎恨、嫉妒、憤怒和欺騙傾向等等低等屬性影響。然後是情欲，它的特點是強烈渴求享樂。因此即使當善良來臨時，起初它都會夾雜了愚昧和情欲。就哈瑞祭鐸大君(Mariscandra Maharaja)¹而論，他佈施了巨額財富，這是善良的(sattvic)，但它夾雜了情欲。刊拿(Karna)樂善好施，誠實無偽，為人設想，樂於助人，那全都是善良品質，但他卻受到憤怒、嫉妒和暴力傾向影響，因此混集了愚昧。巴茹塔大君(Bharata Maharaja)²愛護動物，這是善良的，但它仍然不是純粹至善(Suddha-sattva)。只有當生物體臻達完美形象(svarupa-siddhi)以後，並會急不及待地進入完美形體(vastu-siddhi)，才可以說他是處於純粹至善。至尊主和祂在無憂星的所有奉獻者，不管它們是孔雀還是猴子，什麼也好，都處於純粹至善。

為了觀看奎師那吹奏笛子及觀賞孔雀舞，很多其他的鳥兒成群結隊地聚集在哥瓦爾丹那些大樹的樹枝上。鹿兒也在下面的森林看著，但它們卻閉上雙眼，似在冥想。它們若閉上雙眼，又怎能觀看？透過 sascari，即是說它們內在體驗著它們所處的某種獨特的永恆奉愛情感(sthayi-bhava)。種類繁多的鳥兒和動物從哥瓦爾丹的牧地觀看，它們全都展示出聖人的品質。Govinda-venum anu matta-mayura-nrtyam—哥文達之名源自 go 和 indate 等字詞。go 意指牧牛童、牧牛姑娘、母牛和小牛。它也可以解釋為韋陀經、婆羅門(brahmana)、知識、感官和其他很多事物。Indate 意指 indra，表示主人。因此哥文達表示「以祂笛子吹奏的音符，增加巴佳每個人的狂喜極樂的那一位」。聽到這個神聖聲音，所有生物體都忘記他們的正常活動程序。日中此時，鳥兒一般都吱吱喳喳地發出不同的聲音，例如切-切和卡拉-茹瓦等等，但這所有活動全都停止，每個人甚至忘記他們自己的身體。這是 avaratanya 的意思。每個人都這樣木然呆立，只是聆聽和觀看，想著：「哀哉！只有在溫達文才看到此情此景！至尊主也存在於無憂星，但在那裡卻聽不到笛聲。在阿郁達亞和杜瓦爾卡不會看見孔雀這樣跳舞。只有在溫達文才看到此情此景，其他地方都沒有。」Vitanoti 意指溫達文比天堂星球，甚至無憂星更光榮。奎師那在那裡展現四種特別的品質：祂的非凡之美(rupa-madhuri)、祂甜美醉人的笛聲(venu-madhuri)、祂極為迷人的逍遙時光(lila-madhuri)，以及

祂在巴佳的同伴對祂那種特別甜美的純粹愛意(prema-madhuri)。由於哥文達在那裡吹奏笛子，因此宣示了溫達文的壯麗和光榮傲視同儕。

當奎師那吹奏笛子時，孔雀眼中的祂是怎樣的？祂的王冠插著孔雀毛，祂的右腳繞著祂的左腳，以祂的三曲姿勢站著。孔雀見狀，頓時倍感喜悅。奎師那戴著森林百花(gunja)串成的花環，長及膝蓋，當中也包括了卡丹巴(kadamba)花和茶拉茜花蕾。花環散發陣陣幽香，蜜蜂縈繞其上。祂的手腕上戴著手鐲，祂的肢體上畫了蜘蛛的圖案。南達之子(Nanda-nandana)這樣穿著祂的森林裝束，祂手裡拿著那支號稱祂親密好友的笛子。祂絕不會丟棄它；它與祂形影不離。有時為了激增逍遙時光之浪，也為了令牧牛姑娘快樂，祂走進森林並「入睡」。祂故意讓笛子在祂手裡搖搖欲墜—祂其實不是真的在睡覺。從隱蔽處看著祂，以為祂正在睡覺，牧牛姑娘說：「現在我們應該拿走那支笛子！」

然後茹阿迪卡對其他牧牛姑娘說：「誰準備好去做這件事？若他醒過來，他便會抓住你！」然後每個人都害怕。假作睡著了，奎師那肯定有些特別意圖。若有任何人可以拿走笛子，那就是茹阿迪卡。所有牧牛姑娘都提議她去做，她也同意。面露微笑，非常謹慎地留意著祂，她像貓一樣偷偷接近。監察著祂，她仔細審視祂是不是真的在睡覺；然後她抓住笛子，飛奔離開森林。然後琨達拉塔(Kundalata)來責罵奎師那：「你什麼都丟了，你還在睡覺？」坐起來東張西望，奎師那說：「唏！我的笛子哪裡去了？」祂非常苦惱地說：「誰拿走了它？你看見誰拿走了它嗎？」然後祂好像全不知情地接近牧牛姑娘，說：「你有沒有見過我的笛子？」如此一來，為了品嚐一些特別的極樂情感，祂故意讓笛子被拿走；否則祂絕不會丟棄它。《布茹阿瑪讚(Brahma-samhita)》說笛子是祂最親密的朋友。這支笛子的振動能融化一切，甚至是巍峨高山，它又能進入奉獻者的身體，偷取他們的心。若沒有笛子，那麼祂眾多逍遙時光及樂不可支的歡樂將會毫無意義；這就是笛子的重要之處。抵住祂的咀唇，它盡嚐雙唇的極樂情感，意亂情迷之下，激發了牧牛姑娘在《笛子之歌(Venu-gita)》說：「這根了無生氣的竹子在品嚐我們的財產—你雙唇的甘露！」

我們在這裡解釋的這個詩節用了兌瓦葵蘇塔(Devaki-suta，兌瓦葵之子)這個名字。有一次，兌瓦葵蘇塔，即杜瓦爾卡之王(Dvara-kadhisa)，前往天堂星球；巴佳王之子(Vrajendra-nandana)奎師那沒有去那裡。杜瓦爾卡之王為了得到帕瑞佳塔(parijata)花來安撫薩緹亞巴瑪的心而去那裡，祂接近因鐸，說：「好兄弟，你總是非常愛我；因此請給我一朵帕瑞佳塔花吧。」當因鐸甚至連一朵花也拒絕給祂時，奎師那連根拔起了整棵樹，和薩緹亞巴瑪一起坐在祂的坐騎—伽努達(Garuda)—背上，準備離開那裡。因鐸和半神人試圖阻止祂，戰勝他們之後，祂便返回杜瓦爾卡，把美麗的帕瑞佳塔樹栽種在薩緹亞巴瑪的花園。這就是兌瓦葵蘇塔，即杜瓦爾卡之王奎師那，祂把祂蓮花足的觸碰賜予天堂星球，但在那裡不會看到孔雀跳舞。祂在那裡不吹笛子；若要在祂手裡找到什麼東西，那便是

響螺和神碟。祂在那裡不吹笛子，也沒有展示四個只在溫達文才看到的獨特甜美面貌。因此巴佳比天堂星球、無憂星或杜瓦爾卡聲名更響。

拉釋米在無憂星得到拿茹央那(Narayana)蓮花足的觸碰。奎師那齊備六種富裕，拿茹央那是祂的擴展，但四種甜美卻不存在於無憂星。你在那裡不會看見孔雀和著笛子的美妙音韻翩翩起舞。因此當這個詩節用了兌瓦葵一字時，我們便能夠明白那是雅淑妲的別名，因為吹奏笛子的是溫達文的奎師那，即哥文達。當祂吹笛子時，眾生都忘記了他們正常的活動程序，默然靜立，一動不動，凝神細聽。牧牛姑娘怎樣聆聽笛子及目睹孔雀的舞蹈？安坐家裡，她們在冥想之中聽到及目睹一切。她們說：「看！孔雀飛降到牧地，和著奎師那笛子的美妙旋律跳舞，但我們可以去那裡嗎？我們也渴望與他一起載歌載舞，但我們卻有諸多制肘。我們的長輩監視著我們，因此這對我們來說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非常不幸。」

註一. 《聖典博伽瓦譚》的第九篇第七章講述了哈瑞斯祭鐸大君的故事。

註二. 《聖典博伽瓦譚》的第五篇第七至八章講述了巴茹塔大君的故事。

第三章

主哈瑞的最佳僕人

在下一個詩節，牧牛姑娘歌頌哥瓦爾丹山，他不單是溫達文的王冠，更是整個宇宙的王冠。

hantayam adrir abala hari-dasa-varyo
yad-rama-krsna-carana-sparasa-pramodah
manam tanoti saha-go-ganayos tayor yat
paniya-suyavasa-kandara-kandamulaih

《聖典博伽瓦譚》10.21.18 和《Brhad-bhag.》2.7.109

這座哥瓦爾丹山是那些稱為主哈瑞僕人(hari-dasa)之中最好的，因為他因奎師那與巴拉茹阿瑪蓮花足的觸碰歡欣鼓舞。為了他們的快樂，也為了他們的牧牛童朋友、牛群和小牛的快樂，哥瓦爾丹奉上他們的所有必需品，例如洞穴、水果、鮮花和水等等，萬分恭敬地崇拜著他們。

溫達文光榮顯赫，因為在那裡，奎師那在哥瓦爾丹的牧地吹奏著笛子，孔雀在翩翩起舞，所有鳥兒和動物都目瞪口呆，凝神細聽，留心觀賞。牧牛姑娘說 hantayam，這表明她們正在表達她們的傷感，但當中又滿載喜樂(ananda)。由於她們無法觀看奎師那及外在地參與慶典而大感失望，但當她們在冥想之中內在地體驗一切時，她們又感到有增無減的狂喜極樂。「我們單薄無力(abala)。為什麼？因為母鹿靠近奎師那時，它們的丈夫緊隨其後，在這個世界，它們沒有什麼禁制。但對於我們來說，每一個人都是障礙—我們的丈夫、婆婆、公公、兄弟和朋友。萬物之中最大的障礙是什麼？就是存在於我們自己心裡的制肘：我們害怕遭到社會貶黜。因此我們單薄無力。」

純愛奉愛(Prema-bhakti)是在指導之下的(anugatya)—沒有靈性導師的恩慈，便永遠無法得到純愛奉愛。

sri-guru-carana-padma kevala-bhakati-sadma
vando mui savadhana mate

靈性導師的蓮花足是庇蔭(sadma)，因為那神聖的(Sri)，對奎師那的純愛奉愛存在於那位靈性導師心裡。這是它的來源。若對靈性導師沒有奉愛心，不服務他，又不全面皈依給他，那麼奉愛便永不會來臨。除非得到他的恩慈，否則決不會體驗到奉愛，也決不會覲見到奎師那。因此牧牛姑娘在這裡說：「姊妹(Sakhi)，我們長久以來一直渴望與奎師那見面，但我們的腳卻無法去那裡，我們的眼睛無

法看見他，我們的手也無法觸及他。在我們無助的境況中，我們無法看到他。鳥兒、鹿兒和其他的每一個人人都得以獲得他的觸碰，為他服務，但我們卻不行。不過，高山之王就在附近，他是哈瑞最好的僕人(hari-dasa-varya)，他又是靈性導師。如果我們皈依他，如果我們到他那裡，給他奉上崇拜(puja)和服務他，那麼我們肯定會得到服務奎師那的好機會。」這是靈性導師的本質：

saksad-dharitvena samasta-sastrair
uktas tatha bhavyata eva sadbhih
kintu prabhor yah priya eva tasya
vande guroh sri-caranaravindam

八頌靈師(Sri Gurvastakam) 7

靈性導師是奎師那特別鍾愛的那位。祂鍾愛眾生，但服務及得到這種實際上能以純愛征服奎師那的靈性導師的恩慈，我們便能與祂見面；否則我們便無法與祂見面。所有履行哥瓦爾丹朝聖(parikrama)的奉獻者都應拜訪主哈瑞(Harideva)的廟宇。若沒有先覲見主哈瑞而履行整個哥瓦爾丹朝聖，那麼他將得不到他朝聖的全部福祉。因此牧牛姑娘說：「藉口在心意恆河沐浴，我們會先覲見主哈瑞，然後我們便會去高山之王哥瓦爾丹那裡，我們的心底夙願會在那裡完全實現。由於奎師那正在哥瓦爾丹上某個地方帶牛群放牧，與他的朋友嬉戲，因此我們將會完全得償所願。我們將可以在那裡看到他，得到他的觸碰，與他無憂無慮地交往——這是我們生命的主要目標。」

這都應該是我們生命的主要目標。與奎師那見面及得以服務奎師那——我們僅是為了這個目的而在實踐靈性修習。終極而言，奉愛的修習(sadhana)及目標(sadhya)完全相同。例如其中包括聆聽(Sravanam)——我們會聽什麼？就是至尊主的學問(bhagavat-tattva)，尤其是假象能量的性質(maya-tattva)，我們必須透徹理解：「我們現在所見的，還有由於我們的自私而依附的，都只會為我們帶來不幸。」直到我們皈依靈性導師足下，遵循他賦定的修習，否則我們都只是在聽從我們自己的心意給予我們的建議。當我們專心致意地托庇於靈性導師時，他會把我們從我們自己的獨立性之中拯救出來。然後我們應該完全騰空我們的心，從而接受靈性導師的訓示，聽命行事。我們必須令我們的心與靈性導師及偉大奉獻者一致，與我們聖維斯瓦納·查誇瓦提·塔庫爾(Srila Visvanatha Cakravarti Thakura)、聖巴提維諾德·塔庫爾(Srila Bhaktivinoda Thakura)及聖巴提斯丹塔·薩茹斯瓦提·帕佈帕(Srila Bhaktisiddhanta Sarasvati Prabhupada)等等歷代典範師(acaryas)一致。我們若讓我們的心與他們分開，那麼假象肯定會抓住我們。我們若不把我們的獨立性皈依給他們，那麼我們只會按照我們自己的欲望行事。我們應該僅只仰賴他們：「他們指示我的，我會唯命是從。我會用我所有的智慧執行他們的命令。」那麼我們便會成功；否則奉愛不會輕易到來，它是完全靈性並有它自己的獨立本質。

因此牧牛姑娘在這裡說：「以我們自己千千萬萬的努力，我們決不會克服到那些阻礙我們與奎師那見面的障礙，例如懼怕我們長輩，以及堅持四社會四靈性晉階體系(varnasrama-dharma)的規則。只有當我們得到高山之王的恩慈時，才會克服到這些障礙。」我們之中處於修習階段的那些人，決不應該離開那位實際上有資格讓人追隨的偉大奉獻者的聯誼。眾多令人分心之事或會來到，但我們決不應該離開他—這是頭號訓示。我們會按照他的願望行事，那麼我們肯定會在專注靈修的領域晉升。但我們若改為聽從我們心意的命令，我們便會墮進稱為茹薩塔拉(Rasatala)的地獄。我們的心意告訴我們哪種事情？「看，小心照顧你的身體。保持舒適，只為那種輕易臻達的快樂而努力。」遵循這些指示，我們便會陷於我們的享樂所造成的反應，嘗盡苦果。因此我們反而應該重視靈性導師、偉大奉獻者及經典的訓示。就像牧牛姑娘在這個詩節所說的，我們薄弱無力—我們與聖人聯誼時，我們毫無生命力。我們若住在廟裡，但我們卻從不與任何人說話，我們對靈性導師和其他偉大奉獻者兩者又毫無愛意，那麼會發生什麼事？我們會孤僻洩氣。我們應該愛意盈盈地與他們談話，問問題，留心傾聽解答，具備與他們全面愛心交流的情感。若沒有他們，我們便軟弱無力—我們沒有靈性力量。

pracinanam bhajanamatulam duskaram srnvato
me nairasyena jvalati hridayam bhakti-lesalasasya

《榮耀之花環(Stava-mala)》

歷代的偉大人物怎樣達到他們最珍而重之的目標？聖人卡斯亞帕(Kasyapa Rsi)和阿迪緹(Aditi)以他們的手倒立，不吃不喝，甚至不呼吸共六萬年。他們履行了這些嚴酷的苦行之後，拿茹央那便顯現及賜福他們。聖人卡斯亞帕說：「我們渴求一個像你一樣的兒子，我們渴求一個像你一樣的兒子，我們渴求一個像你一樣的兒子。」拿茹央那回答：「你哪會找到一個像我一樣的兒子？因此我自己會來做你的兒子。」由於他這樣請求了三次，因此拿茹央那分別誕生三次做他們的兒子。我們可以看見黑冉亞魔(Hiranyakasipu)只為得到物質事物，履行了什麼嚴酷的苦行。為了獲得他自己的星球，杜茹瓦大君(Dhruva Maharaja)履行了極為嚴酷的苦行。有人給薩拿坦·哥斯瓦米奉上一張被子，但恐怕它會讓他睡得更多，他說：「燒掉它！」但相反，我們在做什麼？我們整天興高采烈地吃、睡、開玩笑、歡笑、爭吵，在這所有活動之中，我們唸誦少許主哈瑞的聖名(harinama)。相對而言，我們可以輕易除掉我們的世俗依附，但我們若繼續這樣，那麼我們熱切渴求的那種稀有純愛便不會來臨。我們必須非常殷切，日思夜想：「我怎樣才會與奎師那見面？」

有一次，至尊主讓拿茹達(Narada)覲見祂，然後馬上消失，拿茹達便開始痛哭。祂為什麼消失？「你心裡的殷切不足夠；因此我來增加你那得以與我聯誼的殷切渴求。以你目前的形體，你無法恆常與我一起，但當你渴求與我一起的殷切

夠強烈時，你便會自動擺脫你現有的身體，屆時你將能永遠看見我。」但我們對靈修的專注沒有滿是殷切和強烈。我們的心要是沒有完全融化，我們絕不會與奎師那見面，因此只得一個希望：我們正站在你仁慈之洋的海濱，即使那海洋的一滴水落在我們身上，那麼我們的生命便會充滿意義。我們唯一的希望是我們遲早也會與祂見面。

因此我們若有幸得與真正的偉大奉獻者為伴，我們應該與他一起，採取他的行事方式，希望有一天我們會直接得到奎師那的恩慈。牧牛姑娘正在說：「我們軟弱無力，因為我們的腳無法帶我們到奎師那那裡。」數以千計的人會看見我們，說：『你去哪兒？』他們或會對我們的父母說：『你的女兒去哪兒？她成為了你家族的恥辱！』」在現代，當家庭成員開始從事專注的靈修時也是這樣。若兒子或女兒喝酒吸煙，去看電影，與異性維持非法的聯誼，那麼家庭成員卻滿不在乎。但若某人離棄一切而專注於靈修，他們卻說他或她成為了家族的恥辱。聖人若聽到此事，他會說什麼？「由於他開始專注地從事靈修，因此他成為了家族明燈。」那個人的祖先聞言，不管他們是在祖先星球(Pitrloka)還是其他地方，都會開始跳舞：「現在，一個奉獻者顯現了在我們的家族！」

牧牛姑娘在說 hari-dasa-varyo 一哥瓦爾丹是主哈瑞的最佳僕人。奎師那把祂的所有好品質灌注在他身上的那個人，稱為至尊主的奉獻者，那個人就是主哈瑞的僕人。三個人物稱為主哈瑞的僕人：猶弟斯提茹大君(Yudhisthira Maharaja)、烏達瓦(Uddhava)及高山之王哥瓦爾丹。猶弟斯提茹大君與奎師那有三種關係：處於父母情懷(vatsalya-bhava)、朋友情懷(sakhya-bhava)及僕人情懷(dasya-bhava)。他按照必要性而以這三種情感服務奎師那。他愛奎師那如同他愛阿尊拿(Arjuna)和薩哈兌瓦(Sahadeva)那樣，視之為弟弟。他作為奎師那的朋友與祂開玩笑，言笑晏晏。又考慮到他擁有的一切—他的王國、財富、妻子、孩子—都是為了服務奎師那的，他充當祂的僕人。奎師那離開了哈斯提拿普(Hastinapura)之後，猶弟斯提茹大君感到他的王國再沒有任何價值，但當奎師那在那裡時，他感到他的所有財產都是為了服務奎師那的。每當奎師那想離開那裡前往杜瓦爾卡時，猶弟斯提茹大君都會接近琨蒂，說：「親愛的母親，祂不會聽我的，但祂會聽你的。請和祂談一下吧。」祂會對杜茹帕蒂說：「祂不會聽我的，故此你就讓你雙眼流幾滴淚吧。祂不會聽我的，因為我不會哭，但只要稍為流幾滴淚，你便會俘虜祂」。然後因為她便開始哭，於是琨蒂也哭，奎師那便不會離開。他有時會這樣巧施小計來服務奎師那。即使拿茹達等等品味極樂情感的偉大奉獻者，都向猶弟斯提茹大君祈禱：「你是主哈瑞的僕人。在祂的王后陪伴之下，奎師那來到你的宮殿，很多聖人也前來。聖人渴望體驗奎師那的光榮而來，但我不是為了那個原因而來。我來是為了覲見你；你的純粹愛意如此崇高，它甚至征服奎師那。」

烏達瓦是奎師那的宰相、朋友和僕人，當他把奎師那的信息傳送給牧牛姑娘時，他甚至履行親密好友(priya-narma sakha)的職務。猶弟斯提茹大君是完全的

(purna)，烏達瓦更完全的(purnater)，而最完全的(purnatam)就是高山之王哥瓦爾丹。無論奎師那渴望享受哪種極樂情感，高山之王哥瓦爾丹都準備好服務祂。處於中性(santa-rasa)、僕人、朋友、父母、愛侶(madhurya-rasa)及純粹愛侶情懷(sumadhurya-rasa)，哥瓦爾丹為奎師那作出合適安排，因此在云云主哈瑞僕人之中是最好的，人所共知。知道了這點，牧牛姑娘在這裡說：「我們會去高山之王那裡，向他奉上崇拜和服務他，那麼我們便會得以看到奎師那帶牛群出外放牧。」

在他對這個詩節的評注裡，薩拿坦·哥斯瓦米解釋，牧牛姑娘在想：「關係到忍受防礙我們與奎師那見面的所有障礙時，我們軟弱無力。我們坐在我們家裡，如果有任何別的干擾到來，我們都能夠保持耐性；但至於與奎師那見面，我們便按捺不住。但如果我們要放棄我們的耐心，會發生什麼事？對我們來說，一切都會被毀。我們知道奎師那帶牛群出外放牧，但我們去那裡並不恰當。如果我們要去，那麼我們的婆婆、公公和所有村民都會批評我們。因此我們保持著我們的耐心。如果我們希望得以與奎師那為伴，那麼我們被社會羞辱的恐懼，我們對我們長輩的恐懼和我們對逾越我們天職的恐懼必定長存不去。因此我們薄弱無力，我們無法放棄我們的耐性；我們沒有力量這樣做。我們不能去那裡。」

這個世界也有這些考慮因素存在。若要離棄家庭、妻子、孩子和工作，專注地從事靈修，便會害怕社會的反應。我們專注於對奎師那的靈修(krsna-bhajana)時，我們的無能為力也是個障礙。我們非常懶惰，我們也總是想著我們的身體舒適。尤其是那些對社會及對他們那阻礙他們的家庭責任繁重的居士。

誕生後不久，蘇卡兌瓦·哥斯瓦米(Sukadeva Gosvami)離開了他的家，進入叢林。留下他的父親維亞薩兌瓦(Vyasadeva)哭叫：「我的愛兒！我的愛兒！」但蘇卡兌瓦沒有回答他。誰回應他？只有森林的回響；他的呼喚甚至沒有傳到他兒子的耳際。若我們對專注於奎師那靈修的殷切渴望應該要像蘇卡兌瓦那樣，那麼我們的所有無力感都會遠去，不是今天，那就是明天或第二天。當我們真的渴望克服我們專注於靈修的所有障礙時，我們會從哪裡得到力量這樣做？牧牛姑娘正在說：「我們會為此前往高山之王哥瓦爾丹，因為他是主哈瑞最好的僕人。為什麼？因為他不單服務奎師那，而是 manam tanoti saha-go-ganayos tayor yat—奎師那有那麼多同伴，他一併服務他們所有人。他提供純淨芳香的水給牛群和朋友飲用，給奎師那濯足。」

提供這一切必需品，高山之王哥瓦爾丹不單會藉此向奎師那致敬，更會向祂的同伴致敬。很多人投入於服務靈性導師，但只有少數人向靈性導師的僕人致敬；但履行尊重靈性導師之僕的服務時，靈性導師甚至更加高興。同樣，很多奉獻者正在服務奎師那，但若某人服務奎師那的奉獻者和取悅他們，那麼奎師那自動也會滿意。哥瓦爾丹不僅提供純水，還有美麗柔軟的青草。吃這青草，牛群身體強壯並供應大量牛奶滿足奎師那。哥瓦爾丹不單為朋友供水，還有各種水果：香蕉、檸檬、石榴、椰子和特別芳香的棕櫚(tala)，僅是看見水果，他們便心花怒放。

當朋友看管牛群感到疲勞時，哥瓦爾丹也為他們提供洞穴。在炎熱的日子，洞穴會清涼怡人，在寒冷的日子，它們則令人溫暖，這些洞穴內有些森林，裡面有些寶石製成的鏡子，能讓人看見自己的映像。在那裡，打扮自己和他人的所有材料俯拾皆是，如此一來，它也成為奎師那和牧牛姑娘的約會地點。附近是徵稅路(Dana-ghati)和徵稅湖(Dana-nivartana-kunda)等等地方，奎師那和茹阿迪卡與她的女朋友在那裡互相徵稅。於是牧牛姑娘正在祈禱：「高山之王哥瓦爾丹啊，你是奎師那所有逍遙時光的見證人；請賜我們一席之地，讓我們也能從那裡目睹他的逍遙時光。」

聽到牧牛姑娘的這些說話，修習者的渴望便會增加，他會想：「我可以去高山之王哥瓦爾丹，我的心奔流著牧牛姑娘的這些情感，這樣的日子何時會屬於我？我也想目睹奎師那在白天的逍遙時光。」這個願望是我們生命的目的和目標，也是專注的靈修之巔峰。

第四章

浮雲、河流和樹木服務奎師那

某人若敵視至尊主，那麼他們必會受盡痛苦，傷心欲絕。他們必會投生物質世界數百萬次，在任何一生都決不會得到快樂。生物體(jiva)是至尊主的部分；他的固有形體是作為至尊主的僕人。摒棄了這種理解，生物體反對至尊主，忖度：「我是這個世界的享樂者」、「我是萬物之主」和「萬物是為了供我享樂而創造的」。這是叛逆生物體的錯覺。當奎師那從牧牛姑娘的視線消失時，她們處於神聖瘋狂之中，四出尋找祂。實際上祂從未遠離她們；但反而是我們令我們自己與祂分離。若我們尋找至尊主時，我們具有與牧牛姑娘相同的殷切，那麼我們便能與祂見面。但是沒有這樣的殷切，我們就絕不會見到祂。

牧牛姑娘具有極其強烈的殷切，想與奎師那見面，即使我們心內出現一丁點的那種強烈殷切，那便可以說，我們專注於循序漸進的靈性修習(sadhana-bhajana)時，真的在尋找奎師那。但這種殷切會從何而來？奎師那及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兩者都採用了受條件限制靈魂能輕易接近的形象。為了引領生物體朝向祂自己，奎師那變成了谷石(salagrama-sila)，祂摯愛的那位變成了茶拉茜。奎師那也以高山之王哥瓦爾丹的形象進入這個世界，祂摯愛的那位則以雅沐娜的形象而來。我們可以看出至尊主多麼慈悲：以致祂作出安排，讓每個人都能臻達祂。每個人都可接近哥瓦爾丹，他完全有能力賜予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據說他令所有接近他的人得償所願，他這樣為他們安排了一個極佳的陷阱。任何人若渴求兒子、財富、讓他們的兒女成婚、更好的工作或其他一切，他們都可以前往哥瓦爾丹，乞求他，他便會賜予那些東西。如此一來，他起初抓住他們的手指頭，慢慢抓住眾人，然後他抓住整只手指，繼而是手掌，最後他便攫住一切。

你們那些在印度坐過火車遠行的人見過它們怎樣非常擁擠，怎樣坐無虛席。於是在上火車之後，人們先走近長椅子，然後把他們的手放在上面，再稍微張開他們的手，再開始挪動，直到他們把自己擠進座位為止。同樣，高山之王、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把受條件限制的靈魂逐漸帶向奉愛。

與奎師那分離後，牧牛姑娘在想：「奎師那是我們的一切，那麼我們怎樣才會與他見面？我們必須得到偉大奉獻者的恩慈，誰是最好的偉大奉獻者？猶弟斯提茹、烏達瓦和高山之王哥瓦爾丹；其中以高山之王最好。前往猶弟斯提茹或烏達瓦那裡是不會成功的；他們無法給我們心中所想。只有高山之王能夠給予。」若我們真的這樣感到至尊主是我們唯一必需的，我們便會有這樣的殷切。然後我們的殷切便會引導我們請教偉大奉獻者：「我們怎樣才能與奎師那見面？我們怎樣才能克服我們的所有絕望之事？」我們就在這個境況下，認清我們必需要有靈性導師。要得到任何物質目標，靈性導師並不必要，但在靈性事情方面，接近靈

性導師是不可或缺的。高山之王會施恩，雅沐娜女神(Yamuna-devi)會施恩，溫達文聖地(Vrndavana-dhama)會施恩，我們也應該向他們全部人祈禱。

在這裡，與奎師那分離之時，牧牛姑娘正透過分離情感(vipralambha-bhava)之眼，在所有溫達文居民身上看見純粹愛意，卻看不見她們自己的。這是高階(uttama-adhikari)奉獻者之兆。奉獻者有三種程度。第一是初階(kanistha-adhikari)奉獻者，他的徵兆是，即使他給神像奉上崇拜，又認同聖地的水及為神像沐浴的水是神聖的，他卻察覺不到至尊主存在於其他生物體心內。他認為身體是自我，不尊重至尊主的奉獻者。他不相信靈性導師無所不知；他認為靈性導師的知識也許比他更淵博，但靈性導師肯定不是無所不知。因此他覺得不是真的必須接受靈性導師的建議。他專注地實踐靈性修習，卻得不到夢寐以求的物質事物時，他或會生厭，甚至放棄專注於他的靈修。

據說中階(madhyama-adhikari)奉獻者的徵兆是，他愛至尊主，他與其他奉獻者友誼永固，他對那些有信心的人慈悲為懷，他對那些反對至尊主的人毫不在意。他渴望施恩給每一個人，但不可能愛每一個人；那是不當的。不能向蛇或老虎顯示愛意—它們只會攻擊你。因此他根據人們的資格，適當地對待他們。

高階奉獻者看見他的主人存在於眾生心裡，相信他們對至尊主的感覺全都像他一樣。帕拉達大君(Prahlada Maharaja)在眾生心裡看到他的膜拜神明，甚至連樹木都像他一樣，對至尊主有同一樣的中性及僕人情懷的情感。同樣，牧牛姑娘有時在高山之王之中、有時在溫達文的鹿兒之中，有時甚至在浮雲之中，看見她們自己的情感。她們也看見，就像奎師那愛她們那樣，祂也同樣地愛溫達文的其它居民。因此高階奉獻者看見世界任何一個角落的生物體都專注地從事靈修，對奎師那的情感與他不相伯仲。

mama vartmanuvartante
manusyah partha sarvasah

《Bhag.-gita》4.11

每個人都全面遵循我的路徑，帕塔(Prtha)之子啊。

至高奉獻者真正看見每個人都在服務至尊主—不要認為這句話誇大其詞。牧牛姑娘實際上看見：「就像我們愛奎師那一樣，溫達文的所有樹木、蔓藤、鳥兒，山巒和河流都完全具有意識知覺，正在服務奎師那。」藉口到心意恆河(Manasi-ganga)沐浴及覲見主哈瑞(Harideva)，她們正計畫前往哥瓦爾丹，因為奎師那正帶著牛群在那附近出外放牧，那麼她們便肯定會看到祂。如此一來，閉上眼睛唸誦主哈瑞的聖名(harinama)，高階奉獻者也同樣地冥想奎師那的逍遙時光，特別是祂永恆的八重日常逍遙(astakala-lila)。冥想越來越多，最終他的冥想對象向他顯現，他便全神貫注於那道洪流之中：「我在哥瓦爾丹，我在做我的服

務。」當他所見的景象開始消散時，他開始悲嘆：「哎呀！哎呀！」而在這裡，時光流逝，牧牛姑娘坐在她們家裡交談時，她們對前一種情感的沉醉開始減退，一個女朋友對茹阿迪卡說：

drstvatape vraja-pasun saha rama-gopaih
sascarayantam anu venum udirayantam
prema-pravrddha uditah kusumavalibhiih
sakhyur vyadhat sva-vapusambuda atapatram

《聖典博伽瓦譚》10.21.16 和《Brhad-bhag.》2.7.110

看見奎師那和巴拉茹阿瑪在午後的陽光中吹奏他們的笛子，帶著母牛和小牛出外放牧，浮雲滿載神聖之愛，一邊像傘子那樣給它們的朋友聖奎師那遮擋驕陽，一邊又洒下花雨般的絲絲細雨。

現在時值下午，在巴拉兌瓦和牧牛童伴隨之下帶牛群出外放牧，奎師那走進了森林。渴望吃新鮮的嫩草，牛群不停放牧，直到它們抵達哥瓦爾丹的岩石。午後驕陽中的岩石非常灼熱，它們腳下的沙子和泥土也十分灼燙。想到牛群和祂的朋友正因此感到痛苦，奎師那便吹奏笛子，使浮雲馬上聚攏，開始施洒柔和雨露。

在印度有很多歌曲(ragas)以產生不同效果著稱。從前有位名為哈瑞達薩君(Haridasaji)的靈性導師，他是個歌唱家，他有兩位門徒，名為拜朱巴瓦茹(Baijubavara)和坦拿珊(Tanasena)。坦拿珊是御用歌手，他的措施是，若有人來德里唱歌，他們必須在朝廷上挑戰他—若他們失敗，他們將必須面對國王的處罰。拜朱巴瓦茹聽說此事，便前往德里，開始純熟地唱誦不同的歌曲，有一大群人聚集一起聽他歌唱。這個消息傳到國王那裡，他說：「這個斗膽在這裡唱歌的人是誰？這對坦拿珊是個奇恥大辱！」於是他召見拜朱巴瓦茹，對他說：「你必須有適當的資格，否則你不准在德里唱歌。」

拜朱巴瓦茹說：「好吧，我們會比賽。比賽會在哪裡舉行？」

「會在朝廷的議會舉行。」

「那麼誰會決定勝負？誰會決定誰的歌聲最甜美動人？」

「我在這裡的所有王妃會決定。」

「不，我信不過她們。我希望叢林的動物來決定，那麼我便會接受。那些王后肯定全都會偏袒。因此我們應該去叢林，看看誰的歌聲最能取悅動物。」

「好吧，就這樣吧。」

整個議會都前往叢林，坦拿珊先唱歌。然後拜朱巴瓦茹唱歌，成群結隊的鹿兒立即聚集在那裡。這些鹿如此陶醉於他的歌聲，以致他伸出手，把花環戴在其中一頭鹿的脖子上。然後當他一停止唱歌時，所有鹿都飛奔離開。拜朱巴瓦茹說：「如果坦拿珊是個比我好的歌手，那麼他應該以他的歌聲呼召這所有鹿回來，當它們再次全神貫注時，他應該伸手取回花環。」坦拿珊站著開始唱歌，他竭力高歌，以致汗流浹背，但鹿兒卻仍然沒有前來，他無法取回花環。然後拜朱巴瓦茹再唱歌，這一次甚至有更多鹿來了，立即再次沉醉於他的歌聲。他伸出一只手取回花環，然後當他停止歌唱時，所有鹿又再跑開。以前有些歌手和音樂家就像這樣，他們能夠呼風喚雨，不用任何火柴或其他物品而徒手點火。因此我們簡直無法想像奎師那吹奏笛子所能夠產生的效果。

進入森林之後，奎師那優美地吹奏笛子，足以迷住每一個人，浮雲見狀：「我們的朋友來了！我們應該向我們的朋友表示敬意。」祂們之間為什麼有著友誼？因為祂們的深藍色(Syama)是一樣的。午後的太陽令腳下的岩石和土壤非常灼熱，當奎師那以笛子吹奏這首特別的曲子時，無論朋友和牛群站在哪裡，他們都目瞪口呆，只是凝神細聽，浮雲也開始聚攏。但它們不僅是為了奎師那而來：凡是牧牛童、牛群或小牛站立的地方，浮雲都想提供服務，它們像傘子那樣以它們自己的身體遮住太陽。由於它們提供這種服務，這增加了它們的純粹愛意，快樂之淚盈於眼眶。這些眼淚採用了清涼雨露的形式，像供奉鮮花一樣從天空輕輕飄下。

牧牛姑娘正在說：「這些浮雲如此幸運！我們無法與它們看齊；我們甚至無法為奎師那作出一丁點服務。沒有人像我們那樣不幸。」修習者也應該覺得這樣——「每個人都在服務奎師那，我卻不是。」修習者若覺得這樣，那麼他的靈性修習肯定會有進步。否則，若他看見其它人的過失，那麼那一切過失反而會來到他那裡。因此我們決不應該看其他奉獻者的過失，但應該恆常努力辨識他們的好品質。

接著來到這個詩節：

nadyas tada tad upadharya mukunda-gitam
avarta-laksita-manobhava-bhagna-vegah
alingana-sthagitam-urmi-bhujair murarer
grhnanti pada-yugalam kamalopaharah

《聖典博伽瓦譚》10.21.15 和《Bṛhad-bhag.》2.7.111

姊妹啊，以雅沐娜為首的溫達文河流聽到奎師那笛子的振動時，她們的水流完全停止，她們的水開始旋轉，好像她們被欲望征服一樣。她們以她們波浪形式的臂膀，伸手觸碰並把蓮花供奉給他的蓮花足。

這些詩節描述高階奉獻者的情感，但這些情感也許甚至不會到臨所有高階奉獻者那裡；它們唯獨是牧牛姑娘的情感。因此《博伽瓦譚》為什麼傳授了這些情感？這些詩節是為了那些與牧牛姑娘有同一類渴望的修習者的福祉而包含其中。越是銘記這些詩節，有一天，在幾生之內，牧牛姑娘渴望與奎師那見面的這種美麗情感便會進入他們心內。當牧牛姑娘坐在她們家裡時，她們心內浮現一種情感，然後當它減少時，另一種又立即出現。這稱為情感起伏(bhava-sabalya)，即徹底品嚐了一種情感，繼而又出現另一種。這個詩節的含意是，當牧牛姑娘望向雅沐娜時，她們說：「姊妹啊，聽到穆昆達(Mukunda)的笛曲，河流以她的數千臂膀帶著禮物似的所有蓮花，作為花祭獻於奎師那足下。河流的波浪已經停止流動，形成了一個漩渦。這個漩渦是河流對奎師那之愛(manobhava)的徵兆。」

雅沐娜、心意恆河及巴佳其他河流的丈夫是誰？就是海洋，因為她們全都流向他。但這些河流不輕易流向她們的丈夫。這些河流之中最好的是至尊主最鍾愛的那位：卡林迪(Kalindi)，她源自卡林達(Kalinda)山。卡林迪就是得到奎師那的觸碰或因牧牛姑娘的眼線(anjana)，她的水呈現出奎師那的黑色的那一位。她的心被奎師那的笛聲偷走了，她的情感之浪就像她的手，這些手拿著蓮花作為禮物—kamalopaharah，她把蓮花供奉在奎師那的蓮花足下。Kamalopaharah又可解釋為拉釋米，表示壯麗。什麼是河流的壯麗？就是蓮花；於是這也可表示把那份壯麗供奉在奎師那的蓮花足下。據說波浪是卡林迪長長的臂膀，不單是這其中兩只臂膀，而是數千波浪圍繞著奎師那的蓮花足。為什麼？為了緊抓住祂雙足，使祂將無法離開那裡。如此一來，奉上她的所有壯麗—蓮花—作為禮物之後，她把奎師那的雙足浸在她的水中，就像緊握住祂們，從而把祂們留置於心。

牧牛姑娘正在說：「我們怎樣才可以前去，這樣緊抓住奎師那雙足？我們非常害怕遭到社會貶抑，因此我們不能去。我們無法放棄我們目前的境況去見奎師那。但這條河正在對我們表明：『你無法做我所做的嗎？受到奎師那的笛子吸引，你無法離棄一切—就像我停止流向我的丈夫，海洋—把你所有的壯麗都放在他雙足嗎？你沒有那麼多的勇氣嗎？你非常害怕遭到社會貶抑嗎？』但我們無法做得到，因此這個世界如果有任何倒楣的人，那就是我們。投生在這些情況之中，我們無法與奎師那見面，與他談話或服務他，因為我們總是忙於我們的家庭事務。但這條河放棄了一切，甚至是它的滾滾洪流，擁抱奎師那雙足。」

我們也是一樣；我們無法專注地投入於循序的靈性修習。就像河流把蓮花禮物獻於奎師那的雙足，我們也應該把我們的心同樣地獻給靈性導師及偉大奉獻者。我們也許擁有一切—靈性導師及偉大奉獻者的聯誼—但迄今我們沒有這樣的殷切，讓我們可以藉此把我們心意的傾向從物質享樂移開，專一地朝著奎師那。這是河流攜帶的信息，以及透過牧牛姑娘在這裡傳授的訓示。

之後來到這個詩節：

vana-latas tarava atmani visnum
vyanjayantya iva puspa-phaladhyah
pranata-bhara-vitapa madhu-dharah
prema-hrsta-tanavo vavrshuh sma

《聖典博伽瓦譚》10.35.9 和《Bṛhad-bhag.》2.7.112

看看溫達文的蔓藤和樹木的樹枝怎樣因它們的重量而低垂！它們都定是已把主奎師那緊擁於心，因為它們滴下蜂蜜流形式的愛之淚，它們的水果和花朵的出現能證明它們的狂喜極樂。

之前的詩節全都摘自《聖典博伽瓦譚》的笛子之歌[第十篇第二十一章]，但這個詩節摘自青春愛侶之歌(Yugala-gita)[第十篇第三十五章]。青春愛侶之歌是什麼意思？牧牛姑娘互訴心曲，唱頌她們與奎師那的分離。笛子之歌有更多初始吸引力(purva-raga)，但此時，與奎師那見過面之後，她們正在講述她們那分離情感的忐忑狀況。具有牧牛姑娘在這裡表達的這種殷切的人，將能與奎師那及祂的摯愛見面。

靈性啟蒙體系唯獨由奎師那安排。在這裡某人或會問：「世界上有那麼多生物體，那麼他們全都處於愛侶情懷嗎？寧巴卡(Nimbarka)、茹瑪努佳(Ramanuja)和維斯努斯瓦米(Visnusvami)師徒傳系(sampradayas)的許多奉獻者都在專注地履行靈修，而其它人例如回教徒等等完全不履行靈修。為什麼他們全部人都沒有朝向愛侶情懷？」答案就是，至尊主極為仁慈，以致這個世界的所有體系都在祂手裡；按照一個人獨特的活動，從而賜予某種成果。每個生物體肯定都有一種特別的固有情感。描述過五種主要情感：中性、僕人、朋友、父母和愛侶，每個生物體都類屬這其中一種。但自邈不可考之時以來，他一直都生死輪迴，有時臻達較高的星球體系，然後又再回到這裡，到處徘徊。

那些更幸運的人誕生於薩提亞年代(Satya-yuga)，當時大多數的人都透過中性情懷崇拜至尊主，就像庫瑪茹四兄弟和崇拜主拿茹央那(Nara-Narayana rsis)的聖人一樣。其後，主茹阿瑪祭鐸到臨，強調僕人情懷的光榮，為了傳揚這個典範，哈努曼(Hanuman)在茹阿瑪隱跡以後依然留在這個世界。然後奎師那在杜瓦爾帕年代(Dvarapa-yuga)末到臨，賜予純粹愛意，以至蔓藤。祂履行這樣的逍遙時光，以致僅是聆聽和唱頌這些逍遙時光，尤其是透過《聖典博伽瓦譚》作為媒介，生物體便能受到吸引，逐漸臻達那種靈性情感。但有些與奎師那同時代的生物體卻無法理解祂的逍遙時光。斯蘇帕拉(Sisupala)、康薩(Kamsa)、杜薩珊(Duhsasana)及佳茹山達(Jarasandha)批評這種情感：「噢，這個非特別種姓的男孩顯現了在巴佳，甚至沒有人確定他真正的母親和父親是誰，現在他在杜瓦爾卡當了國王，將會統治我們？」

《博伽瓦譚》記載了奎師那是至尊人格首神(Svayam Bhagavan)，所有靈性情感都包括在祂之內，但祂在巴佳展現的靈性情感，卻不在其他地方展現。但當時，在巴佳之外，只有少數人真的接受那種情感，只是為此批評祂。有鑑於此，奎師那激勵蘇卡兌瓦·哥斯瓦米(Sukadeva Gosvami)：「請你展現《聖典博伽瓦譚》艷陽吧。其他人無能為力；你是逍遙時光鸚鵡(lila-suka)，即我們逍遙時光的精湛講述者。」然後，藉口帕瑞悉大君被蛇鳥所咬，受到詛咒快要死去，蘇卡兌瓦·哥斯瓦米便展現了《博伽瓦譚》；但當時極少人真正有資格獲得它。其後山卡師(Sankaracarya)到臨，之後是瑪達瓦(Madhva)，繼而是茹瑪努佳及其他典範師到臨，賜予僕人情懷，或許一丁點朋友情懷。最後，采坦亞·瑪哈帕佈(Caitanya Mahaprabhu)與祂的永恆同遊到臨，透過《聖典博伽瓦譚》驗證了特別的巴佳靈性情感(vraja-bhava)，把純粹愛意賜給全世界。與名為巴佳王之子的至尊主化身見面，正是《博伽瓦譚》這些詩節所描述的理想。

極為忐忑不安，渴望與奎師那見面，牧牛姑娘甚至忘了她們自己的身體。她們渴求哪個奎師那？朋友奎師那(Sakha-Krsna)，即她們極為鍾愛的奎師那。任何人若同樣忐忑不安，渴望得到奎師那做他們自己的朋友、兒子或摯愛，並前往高階奉獻者那裡，從他那裡聆聽奎師那的題旨(krsna-katha)，那麼他便能輕易獲得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否則沒有方法獲得純愛；采坦亞·瑪哈帕佈本人到臨，指示路徑。誰陪伴著祂？施瓦茹帕·達摩達茹(Svarupa Damodara)、茹阿亞·茹阿瑪南達(Raya Ramananda)、茹帕(Rupa)、薩拿坦(Sanatana)及茹阿古納·達薩·哥斯瓦米(Raghunatha dasa Gosvamis)。祂夜夜與施瓦茹帕·達摩達茹及茹阿亞·茹阿瑪南達品嚐靈性題旨，藉此把祂所有恩慈賜給他們，但祂在帕爾亞嘎(Prayaga)和瓦茹納西(Varanasi)把祂的能量(Sakti)直接灌注於茹帕和薩拿坦心內。這種靈性情感透過他們展現在世界上，每個人都在奉愛情懷之洋載浮載沉。在瑪哈帕佈顯現之前，這些事情不為人知；甚至誰都意想不到。每當瑪哈帕佈看到森林，便視之為溫達文，祂看到一片水，便視之為卡林迪，祂看見任何高地，便視之為哥瓦爾丹。這是高階奉獻者的情感。

於是，在這個詩節，牧牛姑娘正在說：「哀哉！奎師那吹著笛子繼續上路，溫達文的所有樹木、蔓藤和高山似乎都在向他透露一片丹心。蔓藤有極大的花朵，樹木有極大的水果，一看到奎師那，它們似是開始在狂喜極樂之中開懷大笑。它們內裡的純粹愛意以它們的熟透水果和盛放嬌花的形式，外在地表露無遺。當奎師那經過時，那些樹木和蔓藤都彎腰俯首，高度通常都在祂的頭的那些水果和花朵作為花祭(puspanjali)獻於祂的雙足。為了表達它們對祂的純粹愛意，長流不息的蜂蜜流綿延不盡。但我們卻如此不幸；我們無法與奎師那見面。這些蔓藤和樹木心裡對奎師那有那麼多的純粹愛意，並以所有水果、鮮花和蜂蜜流的形式展現，那似是它們淚如泉湧。但我們能夠拿任何水果和鮮花給奎師那嗎？人們會說什麼？由於我們恐怕受到社會貶抑，因此我們無法前去。但如果我們來生或許採納樹木和蔓藤的形體，那麼我們也會能夠服務奎師那。」

第五章

分離中的快樂

溫達文的樹木和蔓藤表面看似平平無奇，但一看到奎師那，它們便沉醉於靈性情感之中。它們興高采烈地頂拜(pranama)奎師那的蓮花足，獻上它們的水果和鮮花，又以蜂蜜流的形式流下愛的淚水。即使是這個世界的植物和樹木都有感覺；它們像我們一樣有意識知覺。它們無法用文字表達它們的感情，但它們也能抒發情感。尤其是溫達文的樹木和蔓藤全都純粹至善，意謂它們比我們處於混合善良形態的人更勝一籌。那麼它們哪會有什麼不明白？它們能夠明白和體驗一切。因此，它們在狂喜極樂之中獻上它們的水果和鮮花，藉此頂拜奎師那。

薩拿坦·哥斯瓦米在他的評注裡說，這些樹木和蔓藤比浮雲更具意識知覺。牧牛姑娘覺得溫達文其他的居民全都在服務奎師那，但她們自己卻不是。她們看見甚至連浮雲都在祂頭上形成一把傘來遮擋太陽，在祂之上施洒清涼雨露，藉此服務祂。於是樹木和蔓藤甚至比浮雲更具意識知覺，我們可以看見它們聽到奎師那笛子的音振及看到祂時的狀態！至於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南若譚·達薩·塔庫爾(Narottama dasa Thakura)著述：

pasu pakhi jhure, pasana vidare,
suni' jara guna-gatha

目睹瑪哈帕佈的逍遙時光，鳥兒、動物和昆蟲都會溶化在神聖愛意之中。當瑪哈帕佈在阿拉拉納(Alalanatha)時，一聽到祂的哭聲，當地的石頭都溶化了，在那裡，在祂倒地不醒人事的地方，祂的足印和印記清晰可辨。當主茹阿瑪祭鐸和巴茹塔在祺陀可塔(Citrakota)見面，感受到兩兄弟互相之間的愛時，當地的石頭都溶化了。當奎師那在美景森林(Kamyavana)的足印山(Caranapahari)吹笛子時，石頭溶化了，祂在那裡留下五十個或以上的足印。這些足印肯定是祂的一不是其他人造成的。於是甚至連石頭、浮雲、樹木和動物都能夠在情感之中溶化，但我們卻還沒有在情感之中溶化。我們還沒有發展出「我肯定會專注地從事奎師那的靈修」之強烈熱望。

在我們於上一章開始描述的那個詩節裡，我們看到意謂「森林裡的蔓藤和樹木」的「vana-latas tarava」這一句，但為什麼在描述樹木前，先是描述蔓藤？首先描述樹木似乎會是正確的，因為它們是首要的，沒有它們，蔓藤便會無所攀附。但蔓藤與牧牛姑娘同一性別，她們的情感也相似。「這些蔓藤就像我們一樣是女性，男人沒有我們那麼感情豐富。」牧牛姑娘這樣想，她們先在這個詩節提及lata一字，然後是tarava。她們說atmani visnum，意謂「遍存萬有的那個祂」，

意指對奉獻者視如己出的(bhakta-vatsalya)至尊主。Vyanjayantya 解釋為「以特別的方式，向這位南達之子(Nanda-kisora)、雅淑妲之子、奎師那祭鐸(Krsnacandra)或牧牛姑娘的摯愛(Gopi-kanta)透露。」這些蔓藤心裡藏有一批寶藏，但一聽到奎師那的笛聲，她們便立即以水果和鮮花的形式吐露心聲。向奎師那的雙足叩拜，她們獻上她們的心之寶，作為頂拜。

頂拜某人有兩種方式。信心極少的人只會以他的雙手冷淡地敬拜一次，然後離去。但信心堅定的人會俯首，懷著厚愛和謙遜一再頂拜。他會濃情厚愛地望向他的主人，渴求他的祝福。樹木懷著莫大純愛這樣頂拜奎師那。奎師那來了，她們頂拜，由於她們心裡的純粹愛意那麼多，以致於甚至在奎師那離開以後，她們都繼續俯首叩拜。

陷於與奎師那分離的傷心之洋之中，牧牛姑娘怎樣度日？在雅淑妲家為奎師那下廚之後，看到奎師那帶牛群到森林放牧，牧牛姑娘便返回她們的家，而那些屬於茹阿迪卡那組的女朋友(svapaksa)則留在茹阿迪卡身邊。當某人快樂時，他們覺得時光飛逝；那麼與奎師那分離時，牧牛姑娘會怎樣度日？這裡說她們投入於歌唱—唱頌我們正在閱讀的這些詩節—但她們是在快樂還是傷心之中度日？她們描述奎師那的逍遙時光，藉此一一銘記，又互相透露她們內心的感受，但她們是感到快樂還是傷心？聽到祂逍遙時光的描述，她們便全神貫注，感到她們真的看見祂，但當由此而來的興奮減少時，她們便陷於絕望的深淵。

對牧牛姑娘而言，快樂和傷心成為一片汪洋。《永恆的主采坦亞經》記載，「visamrta ekatra milana—毒藥和甘露成為一體。」我無法用某個方式解釋這點，使你會明白這點，又甚至讓我自己完全理解。因為我們目前正站在假象的平台上，沉迷於物質享受，因此我們無法理解這點。那麼我們現在為什麼聆聽它？它似是一層蠟。若你到處放滿蠟燭，那麼一丁點蠟便滴落你手上，形成一層薄膜。同樣，若修習者閱讀、聆聽及談論這些題目，那肯定會去掉某些事情：一點點靈性情感的感覺便會來到。然後，越是實踐靈性修習，一段時間之後，這種感覺便會固若金湯，勢不可擋。

牧牛姑娘正在這裡互相聆聽和描述奎師那的逍遙時光，當思念出現時，她們便以情感之眼看著奎師那。她們似是飽受著分離之苦，但她們內裡欣喜若狂。

evam vraja-striyo rajan
krsna-lilanugayatih
remire hahsu tac-cittas
tan-manaska mahodayah

《聖典博伽瓦譚》10.35.26

國王啊，在日間，巴佳女子不斷唱頌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樂在其中，她們的心完全沉醉於祂。

巴佳女子把她們的心獻給奎師那。我們在牧牛姑娘之歌[《聖典博伽瓦譚》第十篇第三十一章]及笛子之歌看到，牧牛姑娘全神貫注於靈性狂喜：即使與祂分離，她們都透過冥想祂的逍遙時光，繼續保持快樂。然而在另一處寫到，由於極為難過，她們唱頌祂的逍遙時光度日。她們只托庇於一件事—唱頌奎師那的逍遙時光—否則她們會無法度日。那麼牧牛姑娘唱頌祂的逍遙時光時，她們是快樂還是傷心？這樣協調這點：若我們看見一個人真的與奎師那分離而痛哭哀號，就像主采坦亞·瑪哈帕佈那樣，我們心裡會泛起什麼感覺？我們會不會想：「我決不想這樣！」？相反，我們會想，即使一丁點的那種靈性情感進入我們心內，我們的生命將會徹底功德圓滿。就像它看起來的那樣獨特，我們實際上渴望這樣哭泣。品味極樂情感的奉獻者最愛閱讀的，就是《博伽瓦譚》描述牧牛姑娘哭泣的那些詩節。在大黃蜂之歌(Bhramara-gita)[《聖典博伽瓦譚》第十篇第四十七章]，牧牛姑娘處於分離情感對著一只大黃蜂說話，她們正在表達她們的痛苦。這是傷心事，但奉獻者卻甘之如飴。

笛子之歌、牧牛姑娘之歌、青春愛侶之歌及《博伽瓦譚》的其他章節，全都完全集中於與奎師那分離的題目。奉獻者覺得這一切饒富品味，縱使他們正在哭泣；他們也喜歡哭泣。因此在這裡快樂是包含在哭泣之中，這個詩節把牧牛姑娘描述為 mahodayah—體驗著盛大的喜慶。在白天唱頌奎師那的逍遙時光，她們興高采烈。在夜裡與奎師那見面，她們心滿意足，在日間冥想時，當祂在森林徘徊時她們的心意飛奔尾隨，亦步亦趨。這就是專注於靈修的含意。奉獻者若全神貫注於冥想奎師那的逍遙時光，那麼那種冥想就是專注的靈修。「我怎樣才會與奎師那見面？已過了千生萬世，我還沒有找到祂。」

雖然純粹愛意外表看似悲傷，在她們的冥想之中卻是無法計量的快樂。當奎師那離開溫達文，前往瑪圖茹或杜瓦爾卡時，牧牛姑娘正在南達村(Nandagrama)或烏達瓦湖(Uddhava-kyari)淒泣，她們為什麼不會放棄她們對奎師那的冥想？她們能夠放棄嗎？蘇亞·達薩(Surya dasa)著述，牧牛姑娘把奎師那的足下塵土洒遍她們的莎麗布(saris)及肢體上，為奎師那所流的眼淚從她們的眼睛滴下來，與塵土混合時，她們蓬頭垢面；但她們任何一個會換掉她們的莎麗布嗎？因此這種冥想其實充滿快樂，不過，是的，它外表似是傷心。《永恆的主采坦亞經》記載，一個人與奎師那見面時所感到的快樂，遠超於數百萬個物質宇宙居民所感到的全部快樂，而溫達文居民所感到的悲哀又遠超於最厲害劇毒所引起的痛苦。因此薩拿坦·哥斯瓦米、基瓦·哥斯瓦米與維斯瓦納·查誇瓦提·塔庫爾在他們的評注著述，在這種分離境界之中，快樂和悲哀都一樣。

薩拿坦·哥斯瓦米在他對這個詩節的解釋的結尾說，奎師那這樣是至高狂喜極樂(paramananda)的化身：祂是極樂情感的化身，祂是能量擁有者，祂遍存萬有，祂知道眾生的心意和心靈，祂也是所有極樂情感的基礎。祂既是極樂情感本身，

又是極樂情感的品嚐者。祂上演那些確立祂為極樂化身的逍遙時光。奎師那與祂的逍遙時光之間沒有差別，就像奎師那與祂的聖名之間沒有差別一樣。由於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慈悲為懷，當祂們看到我們心裡具備靈性情感時，祂們便會對我們顯現。任憑我們自己多麼努力，逍遙時光都不會出現，但當祂們對我們大發慈悲時，在那一刻，祂們便會自行出現。

正如奎師那獨立至極，祂的逍遙時光也極為獨立。逍遙時光會知道接受者有沒有資格。若逍遙時光看見某人的禱文虛懷若谷，那麼不管他的資格或會如何，祂們都會出現。逍遙時光可能顯現在庫瑪茹四兄弟那樣合資格的人心裡，或是某個已有前科的人心裡，例如比瓦曼嘎拉。逍遙時光顯現在他心裡，奎師那親自來協助他徒步前往巴佳，又傾聽他的甜美歌聲。因此薩拿坦·哥斯瓦米正在說，就像奎師那是至尊靈性極樂的化身，祂的逍遙時光亦然。若僅是聆聽奎師那逍遙時光的敘述，那就不必修習棄絕或任何同類的東西。

jsane prayasam udapasya namanta eva
jivanti san-mukharitam bhavadiya-vartam
sthane sthitah sruti-gatam tanu-van-manobhir
ye prayaso jita jito py asi tais tri-lokyam

《聖典博伽瓦譚》10.14.3

在這個世界，任何人都無法征服至尊主。但某人若滿懷信心地聆聽主哈瑞的題旨，即使他仍留守他那穩固的社會崗位時，那麼色欲之疾及所有不要得的劣根性(anarthas)都會從他心底消失，他也會征服那位無與匹敵的至尊主——這是逍遙時光題旨的能量。但由於這些逍遙時光題旨(lila-katha)是至高靈性極樂的化身，那麼牧牛姑娘哪會感到必須與奎師那見面？她們不就會藉此心滿意足嗎？她們不會滿意。為什麼？薩拿坦·哥斯瓦米的意見是，雖然奎師那與祂的逍遙時光題旨是一體，但僅是投入於逍遙時光題旨，牧牛姑娘是不會滿足的。她們的純粹愛意極高，無論如何都永遠無法禁制，只是投入於逍遙時光題旨而沒有與奎師那見面，她們絕不會完全快樂，完全滿足或獲得全部品味。她們渴望直接進入那些逍遙時光，其中奎師那會向她們表達類似的情感，就像祂在娜莎之舞那樣。

主哈瑞題旨本身不會滿足牧牛姑娘，但修習者應該恆常繼續聆聽主哈瑞題旨，理解牧牛姑娘投入於主哈瑞題旨時所體驗的傷心，只不過是她們那難以形容之樂的展現。根據記載，當逍遙時光題旨進入修習者的耳朵時，祂們進入他的心，奪走所有不祥，使他的心完全純粹。然後祂們把他帶到某個地方，讓他可以與朋友和女朋友一起在此細意品嚐服務茹阿妲和奎師那這段生命；如此一來，奎師那和祂的逍遙時光題旨敘述慈悲至極。

接著到了這個詩節：

ete 'linas tava yaso 'khila-loka-tirtham
gayanta adi-purusanupatham bhajante
prayo ami muni-gana bhavadiya-mukhya
gudham vane pi na jahaty anaghatma-daivam

《聖典博伽瓦譚》10.15.6 和《Brhad-bhag.》2.7.113

[主奎師那對巴拉茹阿瑪說：]原初人物(Adi-purusa)啊！雖然你一直隱藏著你的富裕，在溫達文這裡作為一個少年履行逍遙時光，但聖人仍然認得你，他們是你奉獻者之翹楚。即使片刻也不想與你分離，他們呈現了蜜蜂的形象，作為這個世界的淨化者，不斷唱頌你的光榮來崇拜你。

奎師那與巴拉兌瓦·帕佈帶牛隻出外放牧，講述這個詩節時，奎師那其實是以巴拉兌瓦的臨在為藉口來讚揚祂自己。祂在這裡稱讚巴拉兌瓦是整個存在的原初人物(Adi-purusa)，但那其實是奎師那本人。祂正在這裡描述巴拉兌瓦的眾多光榮，但那實際上是祂自己的光榮。祂說：「在這個森林裡，蜜蜂的嗡嗡聲其實是唸誦韋陀曼陀(mantras)。蜜蜂其實是牟尼(munis)，但當他們以蜜蜂的形象尾隨你時，他們以詩歌和禱文讚美著你。你戴著由多種不同的鮮花和茶拉茜花蕾串成的五彩花環(vaijayanti-mala)。這些花蕾蘊含甘露，因此這些蜜蜂有時坐在花蕾上，有時則在花環的另一朵花之上，它們有時又縈繞著你，獻上禱文。它們其實是那些履行苦行數千年後，臻達了完美的牟尼。作為牟尼，他們能夠洞悉你其實是原初人物，即使你一直隱藏於你的那個形象，作為一個處於童年和青春期交接期的少年。因此他們無法放棄與你為伴，緊隨著你獻上禱文。」

他們禱文的本質是什麼？可以獻給奎師那的詩歌和禱文種類繁多，各有不同，但其中哪種才是至高無上？《韋陀經》有無數曼陀，它們的化身祈禱：「雖然我們是《韋陀經》的曼陀，為了獲得及沉醉於你與牧牛姑娘分享的靈性情感之中，迄今我們都一直在履行苦行。請大發慈悲，讓那種情感出現在我們心裡吧。」可以獻給奎師那的禱文種類繁多，但若某人祈求巴佳情感，那麼祂就更高興。尤其是某人若祈求牧牛姑娘的情感，那最會令祂高興。

祖父比斯瑪祈求：「主啊，你出於友誼駕駛著阿尊拿的戰車，你的血正從我的箭造成的傷口流出來。這時我記起你在溫達文，就像你柔軟的身體也許被棘刺扎傷，鮮血直冒。看到你身處這種情況，那種情感正來到我這裡。」在巴佳，當奎師那與祂的朋友玩耍時，祂的皮膚也許被扎傷，但比斯瑪真正惦記的，正是奎師那與牧牛姑娘們情意綿綿的逍遙時光之中，祂的皮膚被她們刮傷。描述那種靈性情感時，薩拿坦·哥斯瓦米在他的評論這裡，引用了比斯瑪的這個詩節，賦予了一個極為優美的解釋。這種禱文至高無上。若我們祈求：「主啊，雅淑姐斥責了你，你正在哭。我一再頂拜處於這個情況中的你。」那樣奎師那便會高興。但更勝一籌的是，我們若祈求：「主啊，你充分品味極樂情感。在溫達文，當牧牛姑娘疲倦時，你按摩她們的腳，又慰藉她們。我一再頂拜你。」那就會言盡於此，

不需多說。由於非常高興，奎師那會把自己賜給獻上這種禱文的人。比起布茹阿瑪的禱文，那些懷著這種崇高情感祈禱的人更能討好奎師那。

這裡稱奎師那逍遙時光的描述為 akhila-loka-tirtham—它們是全世界的拯救者和淨化者。在聖地一再沐浴或能得到淨化，但從崇高的奉獻者那裡聆聽主哈瑞題旨會永遠淨化，令人有資格淨化他人。這個逍遙時光題旨充當靈性導師，是每個人的淨化者，不管以其他考慮因素而言，人們有沒有資格。它是至尊主光榮知識的賜予者，正是它帶領我們跨越物質存在之洋。唱頌至尊主的逍遙時光會淨化自己和全世界。

聖地受到嚴重污染，甚至開始渴望罪人不會在它們的水裡沐浴，但若某人從拿茹達那裡聆聽主哈瑞題旨，拿茹達會受到污染嗎？不論誰問他問題及聽他解答，都會得到淨化。他恆常都唱頌著至尊主逍遙時光的光榮，有時他自己甚至創造一些逍遙時光，例如當他與烏達瓦為伴前往杜瓦爾卡，以及安排建造納瓦-溫達文(Nava-vrndavana)。他激發很多不同類型的逍遙時光，然後他唱頌這一切。沒有人比拿茹達更熟知逍遙時光題旨的光榮。任何人聆聽及誦讀這些描述，尤其是在《聖典博伽瓦譚》所見的逍遙時光描述，那麼奎師那肯定會在祂的同遊陪同下，出現在那個人心裡。

第六章

牧牛姑娘渴望成為鳥兒和鹿兒

講述過《Sri Brhad-bhagavatamrta》的故事之後，薩拿坦·哥斯瓦米正在給我們一些瓊漿玉液，一些特別為了那些大病初癒，但仍體弱無力者的瓊漿玉液。食用這種藥一段時間，身體便會再次強壯起來，意指將能在靈性修習方面穩步上揚，純愛奉愛也會變得堅定。他先治好我們的病，但僅是治病並不足夠，因為人仍然薄弱無力。信心大增並轉變成堅定的決心之後，自此將會面對眾多有礙靈性進步的障礙。這些瓊漿玉液特別是為了那些處於這個階段的人。若有條不紊地聆聽這些最後的詩節，然後深入冥想，他對至尊主的愛肯定會增加。但若聽到這些詩節後卻不冥想，那麼在唸誦主哈瑞的聖名時，他的心意肯定會專注於冥想物質享受。唸誦時，他的心意會飄搖不定，他開始遵循奉愛之途之前，生命中點點滴滴的記憶統統都會在他心裡覺醒。對物質對象的各種熱愛(sankalpa)和嫌惡(vikalpa)都會出現在他心意之中，他不會獲得這瓊漿玉液的全部好處。但若某人唸誦聖名時冥想著這些詩節，那麼他的奉愛肯定會增加。這就是增進奉愛的方法。

當我們做夢時，我們清醒時日思夜想的，以及我們反復冥想的那些事情便歷歷在目。有時我們的夢裡出現完全無關的事情；那全是雜亂無章的，甚至毫無真實連貫性的。我們的心意若不受控，那麼我們唸誦主哈瑞的聖名時也會一樣。我們所有人每天都聆聽一定時間的主哈瑞題旨，但現在想想你餘下的所有時間在做什麼。若我們在剩下的那些時間完全冥想至尊主，那麼心意便會無時無刻都一直全神貫注於祂。

我們心意的焦點會由我們清醒時所想的來決定。若心意在那幾個小時思索著感官享受，例如我們為了吃喝所作出的安排，以及我們會怎樣解決我們的所有世俗問題——那麼我們怎會能夠穩定地想著至尊主？我們每天也許只聆聽一個小時的主哈瑞題旨，唸誦時我們的心意會保持穩定嗎？它肯定會全神貫注於我們在清醒期間大多數時間都朝思暮想的，甚至在睡覺時我們都會念念不忘那些同樣的東西。但若一直身處聖人聯誼之中，他清醒時的所有時間都讓他的心意貫注於聆聽主哈瑞的題旨、閱讀經典、服務至尊主、又不擔心任何別的問題，那麼他的心意便會保持穩定。因此想提升心意的修習者唸誦主哈瑞的聖名時，應該冥想這些詩節描述的逍遙時光。我們應該為此努力，驅除種種體驗感官享樂及搜集好品質財產的想法，假以時日，我們的心意便會保持穩定，冥想至尊主的逍遙時光。

有見及此，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逍遙時光無上仁慈和寬大。當瑪哈帕佈在南印度時，祂與茹阿亞·茹阿瑪南達見面，這個世界的頂尖奉獻者都極度欣賞祂們的談話(Ramananda-samvada)。若你閱讀那段對話，你便會明白箇中原因。當中，祂們以每個詩節揭露著最深奧的祕密，閱讀那段對話時你的心會那麼

著迷，以致會愛不釋手。因此在唸誦主哈瑞的聖名時，我們應該冥想經典的這類敘述。但若我們唸誦主哈瑞的聖名時漫不經心，我們就不會獲益。我們應該先努力達至堅定，然後品味便會來臨。之後深切的依附便會來臨，我們應該努力將依附轉變成靈性情感。我們聆聽著薩拿坦·哥斯瓦米著述的逍遙時光題旨裡，賦有授予各級奉獻者的訓示。那些在信心階段的人對這些詩節的理解會有其獨特之處，那些堅定不移的人的理解也會不同。那些在依附階段的人對詩節會有獨特的理解，那些處於靈性情感的人又會有另一種理解。

互訴心曲時，牧牛姑娘說當溫達文的所有植物、蔓藤和樹木都在微風中抖顫時，它們似是體驗著狂喜之兆，又說它們的枝葉低垂，僅是為了當奎師那走過時，向祂獻上一切。修習者也應該努力把祂的一切所有獻給奎師那，當祂這樣做時，就可以說祂真的投入於靈性修習。然後牧牛姑娘記起蜜蜂會怎樣停在奎師那的森林花環上，難捨難離，它們有時又會縈繞祂，獻上禱文。

牧牛姑娘接著描述鳥兒怎樣更加崇高，它們怎樣回應奎師那笛子發出的甜美音韻。當中包括孔雀、鸚鵡、鴿子和生活在地上的噪鵲，但她們先描述逐水而居的鳥兒：

sarasi sarasa-hamsa-vihangas
caru-gita-hrta-cetasa etya
harim upasata te yata-citta
hanta milita-drso dharta-maunah

《聖典博伽瓦譚》10.35.11 和《Brhad-bhag.》2.7.114

[牧牛姑娘說：]奎師那偷走天鵝、鶴和其他水鳥的心，以致它們接近他，坐下來，雙目緊閉地崇拜他，又全心全意貫注於他，實在非常驚人。

在青春愛侶之歌的這個詩節，牧牛姑娘在說：「別理會那些蜜蜂吧，這些逐水而居的鳥兒比它們更加聰明。」當奎師那到達森林時，發生了什麼驚人奇事？Hanta 表示「使人驚奇」，牧牛姑娘驚訝不已，現在看著這些鳥兒大感驚訝。「當池塘上的鶴和天鵝細聽奎師那以他的笛子吹奏的動人歌曲時，它們完全心醉神迷！透過它們的耳朵，它們把奎師那緊擁於心。一般而言，當它們看見某人時，它們便立即逃走；但它們反而迅速走近，崇拜奎師那。」Upasata 表示同時以心意、身體和言語崇拜。只要生物體受到條件限制，他便無法以心意、身體和言語履行真正的崇拜。他只能盡力渴求崇拜，因為那是指接近至尊主，在祂的親身臨在之中。當我們崇拜神像時，那稱為 upasata，但那真的是同時以心意、身體和言語崇拜嗎？神像在哪裡，我們又在哪裡？我們是受條件限制的靈魂，祂是遍存萬有的，即永恆、全知、極樂的具體化形象。因此我們無法真的靠近祂，但當我們的心夠純粹，而且獲得靈性形象時，那麼我們便能靠近祂，那就可以稱為同時以心意、身體和言語崇拜。但只要我們是充斥著不要得劣根性的受條件限制靈魂時，我們便無法真正地給祂供奉崇拜。

因此這些鳥兒從遠處接近奎師那，它們的心意完全受控(yata-citta)，但在我們目前的狀態，我們的心不受控制。冥想有控制感官(yama)、控制心意(niyama)、身體姿勢(asana)、控制呼吸(pranayama)、從感官察知收攝心神(pratyahara)、穩定心意(dharana)、冥想(dhyana)，而最後是神定(samadhi)等等階段，達到這個階段時，他的冥想便可以稱為真正同時以心意、身體和言語崇拜。因此當那些鳥兒聽到奎師那吹奏笛子，看見祂那優美的形象時，它們變得完全自控。這是聖人的一個徵兆，這個詩節又描述到另外兩個：milita-drso—它們閉上雙眼，以及 dhrta-maunah—它們沉默不語。它們通常總是吱吱喳喳，但它們卻沈默不語。

言語是眾多過失的原因。某人若虛偽或無益地說話，他的心意便會受到污染，因而忐忑不安。但言語若受控制，那麼他決不會冒犯任何奉獻者。爭執和爭吵—這一切的原因是不受控的言語。因此在《訓誨的甘露(Upadesamrta)》裡，傳授給我們的所有訓示的第一個就是 vaco-vegam—我們的說話必須受控。因此這裡說 dhrta-maunah—水鳥的舌頭通常發出嘈雜之音，它們也立刻變得沈默。某人若渴望投入於專注的靈修，那麼他們便應該實踐沈默，這是指除了奎師那的聖名或奎師那的題旨以外，便緘口不語。那就真的是專注於循序漸進的靈性修習。以及 mili-ta-drso—那些鳥兒閉上雙眼。它們看了奎師那一眼，然後立即閉上雙眼：那是什麼意思？透過它們的雙眼，它們把奎師那緊擁於心，然後它們便不想看任何世俗之物。以及 yata-citta—雙眼閉上，沈默不語，它們的心變得完全受控。東張西望，口無遮攔，心意便會躁動不休。因此比瓦曼嘎拉挑出了他的雙眼，除了講述奎師那題旨之外，便沈默不語；但在不傷及我們的眼睛或舌頭的情況下，我們只是應該控制它們，那麼我們的心意便會自動受控。

牧牛姑娘在這裡說「這是非常驚人的事情！這些通常日日夜夜都吱吱喳喳的鳥兒，今天鴉雀無聲，它們又閉上雙眼，把奎師那緊擁於心。現在它們的心意已經自動受控，它們在這個世界再沒有未了之願。」若某人渴望專注地投入於靈修，那麼他們一定要這樣。這個訓示是授予各級奉獻者的，按照個人的程度，將能這樣做。然而在青春愛侶之歌裡，我們看見：「哀哉，姊妹啊！我們無法這樣做！我們的心意日以繼夜都忐忑不安。我們無法閉上眼睛，我們也一直滔滔不絕；我們無法保持沈默。天鵝和鶴可以靠近奎師那，得以直接觀看祂，但我們卻無法得到這樣的好機會。它們肯定比我們高檔。」這是牧牛姑娘的高階視域：即使她們一直張開雙眼，只因為她們總是在尋找奎師那，即使她們無法保持沈默，也只因為她們總是在談論奎師那，她們一直認為其他的每個人都比她們自己幸運，於是她們時時刻刻都接受萬物和每個人的訓示。

薩拿坦·哥斯瓦米也給現正討論的這個詩節賦予另一種含意。這些鳥兒受到奎師那的笛聲吸引而接近祂，但這樣它們也無法保持沈默。它們非常輕柔地唸誦：「奎師那、奎師那、奎師那。」雖然它們閉上雙眼，但它們的心意卻無法受

控，因為狂喜極樂之浪正在它們心內洶湧澎湃。當奎師那在夜裡吹奏笛子吸引牧牛姑娘時，她們默默站在祂面前。她們其中一些人也許甚至閉上了雙眼，但那表示她們的心意平和安寧嗎？恰恰相反，無數種類繁多的靈性情感正在她們心裡翻騰！任何人若靠近奎師那，他們將能夠保持沈默嗎？他們會一直唸誦奎師那的題旨或奎師那的聖名—他們將能夠一直閉上眼睛嗎？他們會到處張望，尋找那迷人的笛聲從何而來。他們的心會保持穩定嗎？在神聖狂喜極樂之中，他們的心意肯定會更加躁動不安！

prayo batamba vihaga munayo vane 'smin
krsneksitam tad-uditam kala-venu-gitam
aruhya ye druma-bhujan rucira-pravalan
srnvanti milita-drso vigatanya-vacah

《聖典博伽瓦譚》10.21.14 和《Brhad-bhag.》2.7.115

朋友啊，溫達文的鳥兒其實是聖人。它們佔據了長滿新嫩綠葉的枝頭，它們從該處可以輕易觀見到聖奎師那。坐在那裡聆聽他笛子的動人音震，它們閉上雙眼，沉醉於神聖極樂之中。

奎師那和巴拉兌瓦打扮得像個正要進入會場表演的舞者。祂們以森林鮮花為飾物，又像幼鹿一樣蹦蹦跳。這個詩節說 vigatanya-vacah—鳥兒沉默不語—這符合上一個詩節所提及的。奎師那極為動人地吹奏笛子，所有孔雀立刻聚集一起。它們正坐在山頂上的卡丹巴樹上，但它們立刻飛降到牧地這裡，靠近奎師那。然後，當奎師那吹奏笛子而孔雀在翩翩起舞時，眾多不同種類的鳥兒靠近觀看。那時候，透過靈性情感之眼觀看，牧牛姑娘說了這個詩節。她們非常驚訝地說 prayo batamba。amba 一字泛指「母親」，但那表示她們在跟雅淑姐說話嗎？當她們在母親雅淑姐面前時，這一切情感會在她們心內出現嗎？不，那種靈性情感會受到遏抑。父母情懷及愛侶情懷彼此完全對立，兩者無法並存。因此在這裡，amba 表示她們正與另一個女朋友談話。「姊妹啊，這個森林的鳥兒其實是牟尼，因為一聽到奎師那吹奏笛子時的悅耳音韻時，它們閉上了雙眼，只是沈默不語。它們飛降到牧地的樹木，坐在樹枝上，這樣它們便毫無障礙地觀看奎師那，在那裡，奎師那也能濃情厚愛地瞥視它們。」

Druma-bhujan 意謂「樹枝」，又可指《韋陀經》之「樹」。韋陀樹有數千枝長樹枝，業報工作者(karmis)、思辨家(jsanis)、瑜伽師(yogis)和苦修者(tapasvis)按照他們的分類，安坐在某些特定的樹枝上。兀鷲坐在光禿禿的枝頭，噪鵲則坐在芒果芽正在枯萎的地方。吃著這些嫩芽和葉子，它唱著「庫胡，庫胡」。孔雀大多坐在卡丹巴樹頂，它們的外觀美麗絕倫，也是非常優秀的舞者。在韋陀的多根樹枝上也坐著各種各樣的牟尼。聖人帕坦佳里(Patanjali Rsi)坐在其中的一個枝頭，在另一個之上是聖人佳米尼(Jaimini Rsi)，而另一個之上是聖人哥塔瑪(Gautama Rsi)。但溫達文的鳥兒與他們不同，坐在饒富深意的韋陀樹的哪個枝

頭？就是無核果子—《宇宙古史(Puranas)》及所有經典的熟透水果—所在的那個枝頭。那個熟透水果是《聖典博伽瓦譚》，坐在這個枝頭上，他們可以品嚐《博伽瓦譚》，覲見奎師那，奎師那也可以濃情厚愛地瞥視他們。

因此牧牛姑娘在說：「某些牟尼成為了溫達文的鳥兒，每當聽到奎師那笛子的美妙音韻時，這些牟尼都沉默不語，心意受控地默然靜坐。就看看他們多麼幸運，我們卻多麼不幸。作為鳥兒，他們能夠聆聽奎師那笛子的美妙音韻，接近他而心花怒放，但我們卻無法聆聽他的笛子或靠近他。如果我們能成為噪鵲、鸚鵡或其他別的鳥兒，聆聽奎師那在哥瓦爾丹吹奏笛子，觀看孔雀跳舞，那麼我們的生命便會充滿意義。」

接著是這個詩節：

dhanyah sma mudha-gatayo pi harinya eta
ya nanda-nandanam upatta-vicitra-vesam
akarnya venu-ranitam saha-krsna-sarah
pujam dadhur viracitam pranayavalokaih

《聖典博伽瓦譚》10.21.11 和《Brhad-bhag.》2.7.116

這些無知的鹿也很幸運，因為它們在丈夫陪伴之下，木然呆立，細聽奎師那笛子的音振。它們似是正以它們愛意盈盈的瞥視，向衣著華麗的南達之子供奉崇拜。

牧牛姑娘的冥想已經轉向，她們的內在視域又再移向另一群生物體。她們把蜜蜂歸類為比她們自己更加幸運，天鵝和鶴比蜜蜂優勝，住在陸地上的鳥兒比水鳥更加幸運，鹿又比鳥兒更勝一籌。「萬物之中最幸運的就是這些鹿，因為它們不僅立即接近奎師那，它們不僅以它們熱切的眼睛得到他愛意盈盈的瞥視—而且他們的眼神交流更洋溢著最深厚的愛。」Mudha-gatayo：人們直呼鹿為傻瓜。因為小鹿容易掉進陷阱，因此它們被視為愚蠢的物種。以一些簡單的誘餌便能輕易捕獲它們。我們聽說過有時獵人讓某人非常動人地吹奏笛子，鹿受到吸引，走近而掉進陷阱。但牧牛姑娘說：「我們完全不認為鹿是傻瓜！聽到奎師那的笛聲，看見他華麗的衣服，它們便走近他。」Upatta-vicitra-vesam 意謂奎師那以森林百花及芒果葉等等香葉打扮。祂多處都點綴著紅粉，祂雙頰上又畫上了蜘蛛圖案，而在哥瓦爾丹的山體上，祂看起來比數百萬件飾物更加美輪美奐。Saha-krsna-sarah 意指母鹿在到處尋找奎師那，它們的丈夫也緊隨其後，保護它們。Pujam dadhur viracitam pranayavalokaih 表明它們愛意盈盈地凝視奎師那的俊美臉龐，好像它們正以它們的斜睨瞥視給祂供奉崇拜。看見此情此景，以及奎師那又怎樣濃情厚愛地瞥視它們—看到祂們之間多麼相親相愛，牧牛姑娘說：「它們獲得如此良機，但我們何來這樣的機會？我們能接近奎師那，用我們的眼睛給他供奉崇拜嗎？我們沒有那麼幸運。如果離開了我們的這些身體之後，我們可以變成母鹿，那麼我們便可以獲得這樣的機會，我們的生命便會意義非凡。」

第七章

巴佳的動物目瞪口呆

gavas ca krsna-mukha-nirgata-venu-gita
piyusam uttabhita-karna-putaih pibantyah
savah snuta-stana-payah-kavalah sma tasthur
govindam atmani drsasru-kalah sprsantyah

《聖典博伽瓦譚》10.21.13 和《Brhad-bhag.》2.7.117

為了喝聖奎師那蓮花嘴流出來的，甘露盈盈的笛曲音振，母牛豎起了耳朵。它們正在咀嚼的青草就留在嘴裡，牛奶開始從它們的乳房往下滴。小牛立刻停止喝母親的母乳，當它們把奎師那緊擁於心時，愛的淚水開始流下它們的臉龐。

在日間，牧牛姑娘在家中談論奎師那。但我們卻不同；一早醒來，我們只是開始思索怎樣解決我們的所有世俗問題。除了寥寥可數的人之外，沒有人有信心或閒暇唸誦主哈瑞的聖名，即使某人有點信心和時間，但我們卻沒有恰如其分地唸誦。修習者應該學習牧牛姑娘的生活，她們一早醒來便開始冥想奎師那，表示她們開始因與奎師那分離而飽受煎熬。然後她們給自己沐浴梳妝—為了誰？只是為了奎師那而已。她們的話題是：「我們怎樣才可以與奎師那見面？我們怎樣才能服務他？」然後她們前往南達村見祂，為祂下廚。當奎師那在日間前往森林時，她們返回她們的家，當天餘下的時間都在談論祂。每組的其中一個牧牛姑娘會說話，眾多其他的牧牛姑娘則會聆聽，這些組別成千上萬。按照她們的獨特本性，她們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高唱奎師那的逍遙時光。

我們手持唸珠坐著唸誦，但我們的心意到處飄移。然後另一個奉獻者來到，坐在我們附近，我們開始與他談天說地。我們放棄我們主哈瑞聖名的唸誦，他也擱置了唸誦。但牧牛姑娘不是這樣；一個牧牛姑娘對另一個說：「哀哉！笛聲從奎師那的蓮花口傳送。它越過了整個宇宙，穿過無瑕星(Siddhaloka)，無憂星、阿郁達、瑪圖茹及杜瓦爾卡，現在進入了溫達文。放牧時，牛群聽到這種令人痴迷的振動，立刻豎起它們的耳朵。奎師那笛子的美妙旋律仿似天上甘露，牛群似是透過耳朵喝著那甘露。它們債刻之前吃進嘴裡的那些青草就只留在嘴裡！它們沒有咽下，青草也沒來從它們的嘴巴掉下來。牛群只是木然呆立，凝神細聽。」

「喝著母乳的小牛聽到奎師那的笛聲時，它們吸吮出來的牛奶仍然留在它們嘴裡！通常立即咽下牛奶，但當時牛奶只留在小牛嘴裡，然後逐漸開始從它們的嘴角流下來。不要說僅是這些母牛和小牛，所有巴佳居民都全神貫注於奎師那笛子的音韻。但我們沒有那麼幸運。這些母牛和小牛也流著純愛之淚，有時甚至白

雲也為奎師那流下純愛之淚。但我們那麼冷酷無情，以致我們沒有立刻離開我們的家，前往奎師那正在吹奏笛子的地方，變得同樣著迷，這是我們莫大的不幸。由於我們害怕遭受社會唾罵，因此我們百般忍耐，裹足不前，顧及太多障礙。但若有一天笛聲真的進入我們的心，我們的忍耐便會立刻遠飛，我們會立即奔向奎師那。如果我們現在能放棄這些身體，生為小牛，那會非常好！那麼每當我們聽到奎師那的笛聲時，我們都會立刻去那裡！我們會受他徹底保護，注視著他時，我們會忘記其他一切。」

牧牛姑娘這樣傾訴。看看她們那狀況的性質，她們的感情吧。為了得見奎師那，為了聆聽祂笛子的美妙音韻，修習者心裡應該有這些分離情感，那樣他才會專注地從事真正的靈修。靈修若是確立於充分的偉大奉獻者哲學知識之上，他又擺脫果報活動、非人格知識的培養、懶惰、瘋狂、批評其他奉獻者及作出冒犯等等不要得的劣根性，那麼至尊主與他便相距不遠。至尊主恆常在我們後面，近在咫尺。超靈(Paramatma)和靈魂(atma)恆常形影不離；祂們密不可分。奎師那和我們的靈魂一起在我們之內，但目前我們看不見他，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信心。

人若從遠處大聲呼喊，任何朋友或親戚會聽而不聞，冷眼旁觀嗎？即使是令母親陷於困境的兒子，甚至達至試圖弑母的境地，當他在痛苦之中呼喊時，他的母親會袖手旁觀嗎？哪有任何父母有可能會忽視他們子女的請求嗎？或許他們只是沒有聽到他們的子女而已—但奎師那恆常都在附近，若我們對祂大聲呼喊，祂會不傾聽嗎？祂比僅僅俗世的父母仁慈得多。祂無處不在；祂恆常都在我們心裡，觸手可及。若我們真誠地呼喚祂，祂有可能會不傾聽我們嗎？我們若對祂高聲呼喊，奎師那會不傾聽我們嗎？目前我們沒有足夠的信心，但當我們滿懷莫大信心，從心底深處祈禱，淚如泉湧：「牧牛姑娘的主人啊，請聆聽我懇切的禱文吧！」祂會不傾聽嗎？祂肯定會聆聽；否則祂將必須改名。當我們有這種靈性情感時，我們從事的才真正可以稱為專注的靈修。

vrndaso vraja-vrsa mrga-gavo
venu-vadya-hrta-cetasa arat
danta-dasta-kavala dhrta-karna
nidrita likhita-citram ivasan

《聖典博伽瓦譚》10.35.5 和《Bṛhad-bhag.》2.7.118

聽到聖奎師那笛子的振動，溫達文的公牛、母牛和鹿都走近他。無法咽下它們吃進嘴裡的青草，它們雙耳豎起，默然站立，似是畫中的動物一樣。

上一個詩節摘自笛子之歌，這個詩節則摘自青春愛侶之歌。「姊妹啊，聽到奎師那的笛聲，看見他迷人的形象時，巴佳的母牛、公牛和鹿都目瞪口呆，忘記一切。它們突然停止吃草，它們正在咀嚼的青草僅是留在嘴裡。它們揚起尾巴，豎起耳朵，試圖辨認聲音從哪個方向而來。當它們意識到笛聲來自何方時，它們便慢慢前進，直到它們靠近奎師那。就像笛子的音振進入了它們的耳朵，偷走了

它們的心，又再退出了它們的身體。因此它們可以做什麼？它們必須追隨那個聲音，直到它們靠近奎師那，因為它們的心不再在它們之內，它們像是畫裡靜態的動物一樣。奎師那的笛曲偷走了它們的心，感到自己一無所有，它們好像懇求施捨那樣走近祂。」

Dhrta-karna—這些動物的耳朵通常都垂下來，但當聽到奎師那笛子的音樂時，它們都豎起耳朵。最初它們都在聆聽，但後來卻反過來，轉動它們的耳朵離開從那個聲音，讓笛聲無法進入。為什麼？它們想著：「我們不會准許這聲音進入我們的心，因為那樣它便會偷走我們的心，又會偷走我們的生命！我們也許會死，因此我們不會准許這個音振進入！」奎師那的外觀和祂笛子的音振同時就像甘露和毒素—visamrta ekatra-milana。無法辨認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是甘露還是毒素，就像把冰塊放在我們手裡時，感到它似在燃燒一樣。我們無法斷定我們的手是燒燙或是冰凍。同樣，接觸到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我們無法辨別我們是感到喜悅還是悲哀。糖精有點苦味，但當你把它與水混合，它便變得甘甜。若你吸吮醋栗，最初它似是酸的，但當你吮到果汁時，它便變得甘甜。就像這樣，對奎師那的純愛外在看似苦不堪言，有時內在甚至也可能有點傷感，但它真的是最大的快樂。

於是這些牛群閉上它們的耳朵，把耳朵張開一點時，笛子的音振便進入，牛群擔憂性命不保。它們不知道要接受笛聲還是拒絕。同樣，有些人說：「我的朋友，根本完全不需要這種對主的奉愛。那些滿懷奉愛的人其實毫無快樂可言。即使在靈性修習階段，他們都在哭泣。他們想：『離家專注地從事靈修，我弄哭了我的所有家庭成員，我不能再與他們同住。』看看經典的作家所寫的：

nayanam galad-asru-dharaya
vadanam gadgada-ruddhaya gira
pulkair nicitam vapuh kada
tava nama-grahane bhavisyati

《八訓規(Siksastaka)》六

主啊，我的雙眼何時才會淚如泉湧？我何時才會聲音哽塞？當我唸誦你的聖名時，我身體的毛髮何時才會在狂喜極樂之中直豎？」

「她們祈求有天她們決不會停止哭泣，她們渴望恆常在奎師那的純愛之中哀號。事實上，她們在靈修階段時渴望哭泣，這其實不足為奇，因為孩子不哭叫，他的母親就不會餵他母乳。好的，於是她們正在靈修階段哭泣—但看看，然後，在她們的完美階段！烏達瓦和阿庫茹是完美靈魂，我們聽過當他們看見地上奎師那的足印時，他們開始嚎啕大哭，甚至倒下，開始在地上打滾！牧牛姑娘終日以淚洗面，直至她們在庫茹之野(Kuruksetra)與奎師那久別重逢為止。當祂們再次分開時，她們甚至哭得更厲害！雖然她們是完美靈魂！因此這奉愛全都是不必要的騷亂而已。」

但對於說這種話的人，我們說 yayatma suprasidati(《聖典博伽瓦譚》1.2.6)：奉愛以靈性喜樂令靈魂徹底滿足。沒有專注地投入於靈修，誰都無法快樂。攪動清水絕不會產生酥油。即使全宇宙的人都說攪動清會產生酥油，這會發生嗎？決不會。沒有專注地投入於主哈瑞的靈修，誰都無法得到快樂或跨越這個物質存在之洋。這點無可辯駁，就像太陽肯定會在西方落下的事實一樣。《韋陀經》、《羅摩衍那(Ramayana)》及所有《宇宙古史》都確認了這點，不容爭辯。

與奎師那見面和與祂分離，同時就像甘露和毒素，它們的特性無法區分彼此。它們成為完全相同之物。因此這些巴佳的動物神暈顛倒，擔憂性命難保，與此同時，牧牛姑娘在說：「在巴佳，我們最不幸。其他每個人都看到奎師那，滿心歡喜，但我們卻必須留在我們的家這裡。」

第八章

牧牛姑娘歌頌普林迪女孩

在白天，牧牛姑娘一起坐在她們家裡，互訴心聲。其中一個說：「離開這個身體之後，我渴望投生為小鹿，那麼我便會輕易得見奎師那。」另一個說：「我渴望成為母牛或小牛。誰阻止它們接近奎師那呢？聽到奎師那笛子的音振，我會接近他而神暈顛倒，就像母牛和小牛一樣。我會無拘無束地觀看他。」如此一來，一些牧牛姑娘渴望成為浮雲，其他人則渴望成為蜜蜂、鳥兒或河流。現在，在笛子之歌結尾的這個詩節，她們會開始談論那些處於人類形象的：

urnah pulindya urugaya-padabja-raga
sri-kunkumena dayita-stana-manditena
tad-darsana-smara-rujas trna-rusitena
limpantya anana-kucesu jahus tad-adhim

《聖典博伽瓦譚》10.21.17 和《Brhad-bhag.》2.7.119

姊妹啊，我們認為收集雜草和木頭的普林迪女孩非常幸運，因為把青草上的紅礦粉散落在她們的臉上和身上，看見那些紅礦粉而在她們心頭湧現的欲望便得以止息。實際上，那些紅礦粉來自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胸部，與聖奎師那享受逍遙時光時，它便揩抹到在他的蓮花足上。然後，當他們在森林徘徊時，紅礦粉便從他的蓮花足掉到青草上。

巴佳以前有個名為普林迪的部族，他們會興建小茅屋，只會在該處小住，然後便繼續遷移。他們的婦女會收集和售賣木頭或乾枯植物來維持生計，他們又會為人們挑水。他們也是藝術家，因此他們會遠行到人們的家，售賣他們的工藝品。牧牛姑娘在說：「哀哉！迄今我們描述過的所有生物體肯定都福星高照，但這個普林迪部族女孩十分幸運(purnah)。為什麼？在早上到達哥瓦爾丹的山谷收集木頭時，她注意到青草上與露珠混合的紅礦粉。看見此情此景，欲望開始在她心內燃燒。」

由於想起之前發生在她身上的一件事，她心內湧現與奎師那見面的強烈渴望。前天，奎師那和祂的朋友與牧牛姑娘在哥瓦爾丹的森林裡擲骰子。分成兩組：奎師那那組和斯麗瑪緹·茹阿迪卡那組，主要的遊戲者就是奎師那和斯麗瑪緹。蘇巴拉、馬杜曼介拉(Madhumangala)和其它人在奎師那那組，拉麗妲、維薩卡及其他女朋友則在茹阿迪卡那組。奎師那押注了一些東西，並輸掉了。那時，茹阿迪卡說：「你現在會押注什麼？你應該押注你的笛子。」

奎師那回答：「我會押注我的笛子，但你會押注什麼呢？你應該押注一件同樣珍貴的物品。我視我的笛子如同生命，但如果你押注一些價值相等的物品，我便會押注我的笛子。」

茹阿迪卡說：「那麼請你說，我應該押注什麼。」

奎師那說：「好吧—你應該押注你的其中一個女朋友。」

茹阿迪卡興高采烈地同意這點，並向她的其中一個女朋友耳語：「附近的村莊裡有個普林迪部族女孩。去叫她吧。」她們把女孩帶到那裡，那個可憐的女孩加入那個聚會，感到非常害羞。她感到羞愧，因為她出身低微，於是她極不願意地坐在後面。奎師那看見她，說：「我不會為她押注我的笛子！這算是什麼意思？」然後所有牧牛姑娘開始大笑鼓掌。那時候，這個普林迪女孩看到奎師那的俊美。之前描述到所有鳥兒和動物怎樣看見奎師那而著了迷，但這個女孩自視為茹阿迪卡的女僕，因此看見奎師那時，她甚至更加著迷。

於是在第二天早上，當這個土著女孩收集木頭和植物時，她看見青草上的紅礦粉，她自動知道它從何而來—茹阿妲的胸部。溫達文的鳥兒、鹿或土著居民都是等閒之輩嗎？例如，當奎師那帶著牛群出外放牧時，他們怎知道祂正走向他們那方？他們全都認得祂那醉人的芳香。牧牛姑娘自會認得這種芳香，這不足為奇，但甚至連鳥兒和動物對它也非常熟悉。當普林迪女孩看見這紅礦粉時，她心裡便湧現這種與奎師那見面的強烈渴望，她無法阻止。

在日間，當奎師那離開南達府(Nanda-bhavana)，帶牛群到森林放牧時，巴佳所有男男女女，大大小小都沿路聚集，要看祂一眼。他們全都沿路佇立，奎師那則吹著祂的笛子徐徐步近。當時還有一些處於中性情懷的年輕少女來看祂。中性情懷有多種，例如一般的(samanya)和未發展的(svaccha)。土著女孩是未發展的，表示她心裡情苗暗種，但她的永恆內在情感(sthayi-rati)卻還未出現。栽種了種子之後，便開始長出蔓藤。那時候，它的葉子已經開始展現，卻沒有完全成長，望著葉子，你無法察知它是哪種植物。但當葉子長成之後，你便能斷定它是那種植物。情感也是一樣，普林迪女孩的情感被描述為未發展的。每當她看見奎師那與祂的奉獻者以獨特的情感交流時，她都渴望與祂共享那同一種情感。

例如，當她看見母親雅淑妲養育奎師那，背誦曼陀為祂消災解難，用她莎麗布的衣角輕拭祂的臉龐時，她便心醉神迷。她只是目不轉睛地注視著祂，想著：「我希望就像她那樣，成為他的母親。」這是未發展的情感。然後，一會兒後，她看見奎師那吹奏祂的笛子，歡天喜地的與祂的朋友奔跑、嬉戲和吃東西，那時她又為之神往，想著：「我想成為朋友，那麼我便能這樣與他奔跑嬉戲。」隨後她看見奎師那以祂的三曲姿勢站著，吹奏笛子及注視著牧牛姑娘。祂在晃動，祂

的王冠傾向一旁，祂的黃披肩正在滑下。她見狀心想：「我想成為茹阿妲的朋友，以類似的情感服務祂。」這稱為未發展的情懷。

因此，與蔓藤、蜜蜂、白雲和鹿相比，這個普林迪女孩是全體之中最好的。由於目睹奎師那上演祂的逍遙時光，尤其是僅在前天看見奎師那，她逐漸開始渴望加入茹阿妲僕人的陣營，好能像她們那樣服務祂。因此當她看見青草頂端的紅礦粉時，她心裡便湧現出與奎師那見面的強烈渴望(smara-rujas)。若與奎師那見面的殷切渴望甚至在鳥兒和動物心裡出現，那麼它會出現在她心裡，這甚至更加理所當然。修習者心裡若發展出這樣的殷切渴望，那就可以說他真的從事專注的靈修。但目前我們沒有這樣的殷切渴望要與祂見面；相反我們堅決要獲得物質享受，誓不甘休。迄今我們對奉愛還沒有真正的熱切，但我們盡力獲得這種熱切，因為那就是根，靈性專注的生命。

普林迪女孩看著紅礦粉，開始分析它：「這些紅礦粉從何而來？它來自奎師那的雙足還是牧牛姑娘的雙足？紅礦粉不是塗在奎師那之上；只有牧牛姑娘才把紅礦粉塗在她們身上，那麼它怎會在這裡出現？這點難以理解。不知怎的我知道它只可以來自奎師那的雙足，它怎會沾到奎師那的雙足之上？噢，我明白了！當奎師那到處漫遊時，恐怕他的雙足會被卵石和棘刺所傷，牧牛姑娘有時會把他的雙足放在她們的胸部。因此這些紅礦粉一定是奎師那與牧牛姑娘約會後回家時，從奎師那雙足掉下來的。」明白到當時的情況，她立刻為之迷醉，把這其中一些紅礦粉塗在她頭上，把它塗遍全身，她的色欲便得到慰藉。

《博伽瓦譚》說，色欲像疾病那樣存在於受條件限制的靈魂心中。當受條件限制的靈魂拒絕接受至尊主，把他的視線投向假象時，這色欲之火便在他體內燃燒。受條件限制的靈魂受異性、財富及他人的稱讚吸引。有些人離棄物質生活，住在廟裡，專注地投入於靈修，甚至對唸誦主哈瑞的聖名及聆聽主哈瑞的題旨得到一點品味，然後便低墮，繼而離開。為什麼？他們受到假象吸引，他們不是嗎？他們固然深受吸引；他們對主若有這樣穩固的熱愛，他們起初就不會進入物質世界。假象的吸引力非常，非常強大，這方面有卡拉·奎師那達薩(Kala Krsnadasa)的例子，他是個二八年華的少年。尼提安南達·帕佈、茹阿亞·茹阿瑪南達和施瓦茹·達摩達茹，他們每個人都對主采坦亞·瑪哈帕佈說：「主啊，請不要單獨去南印度。我會陪你。」

瑪哈帕佈回答：「如果我帶你們任何一個，那麼其他人便會說：『你帶著他，卻不帶我去？』然後我將難辭其咎，因此我會獨自離開。」

「好吧，那樣我們會派某個你不熟悉的人：這個純樸誠實的婆羅門之子。留他在你身邊吧，因為我們無法理解你的心意怎樣變化。有時你忘記一切，甚至是你的身體所需。你需要襠布和水壺，因此誰會攜帶這些東西？有時你把它們扔在某處，繼續前行，有時當你大聲呼喊：『我的生命之主在哪裡？』時，你在地上

打滾，即使你的衣衫不整，你也不會注意到！你只是哭個不停，繼續前行。你會需要某人給你打水化緣，因此請帶著這個卡拉·奎師那達薩吧。」

瑪哈帕佈同意，卡拉·奎師那達薩一直陪著祂，直至祂們抵達刊亞庫瑪瑞(Kanyakumari)，當地有一群名為巴塔塔瑞斯(Bhattatharis)的吉普賽人，他們會帶著他們的牛、驢和家當到處遊牧。他們的勾當是誘騙青年男女加入他們—怎樣？他們會向男孩展示一個女孩，向女孩展示一個男孩。他們一旦誘騙了某人，便會立即繼續前行，村民不會知道他們的兒子或女兒去了哪兒。他們會這樣給無知的男孩和女孩設下陷阱，而在瑪哈帕佈的住處附近，有一大群這些吉普賽人。有一天，瑪哈帕佈出外化緣，留下卡拉·奎師那達薩坐在一棵樹下。這其中一個吉普賽人走近他，與他交談了一段時間之後，說：「你就像是久別重逢的兒子一樣！看看—我們會讓你與這個女孩成婚，你會與她非常快樂地同住。你會在我們的部落內成為國王。」可憐的男孩受騙，決定去和他們一起。

瑪哈帕佈回來看不見他時，祂忖度：「那個男孩去了哪裡？噢，那些吉普賽人定是帶走了他！」瑪哈帕佈走進他們那伙人那裡，找到了卡拉·奎師那達薩，抓住他的小辮子：說「你這個無賴！你離開我，來到這裡？」祂必須強行拖曳卡拉·奎師那達薩，他甚至不想離開那裡！於是，看看，即使正與至尊主本人在聯誼，假象也能怎樣吸引他。更何況是我們？這假象非常危險，要逃離她的多個陷阱極為困難。即使某人能夠拋棄一切—以至他們的妻子和家庭—他們仍可能無法離棄虛榮之欲。就像虛榮之欲在我們的血脈裡流動。但若我們從靈性導師、偉大奉獻者和至尊主那裡得到一些特別的恩慈，那麼我們將可以摒棄那個欲望；否則我們將無法輕易離棄它。我們應該自行努力離棄它，但我們也必須得到祂們的恩慈，兩者兼備。

vikriditam vraja-vadhubhir idam ca visnoh
sraddhanvito nusrnuyad atha varnayed yah

《聖典博伽瓦譚》10.33.39

若滿懷信心地聆聽《聖典博伽瓦譚》描述娜莎之舞的五個章節—奎師那與牧牛姑娘的超然逍遙時光—那麼色欲心病便會毀滅。但必須懷著從靈性導師及偉大奉獻者那裡得到的真正信心聆聽。若喜愛閱讀小說，並認為奎師那和牧牛姑娘之間的這些逍遙時光僅是小說，那麼它便不會有預期的效果。普林迪女孩心裡以前也有這種色欲，但藉由奎師那的喜樂能量—牧牛姑娘—偉大靈性情感的恩慈，可以毀掉所有不要得的劣根性。因此那紅礦粉是牧牛姑娘的，揩抹了在奎師那的雙足上，現在它沾到那灌注了一些強大能量的青草上。接觸到牧牛姑娘及奎師那兩者，它變得如此強大。

足下塵土能有多少能量？有一次，主茹阿瑪祭鐸在森林散步，祂遇見聖人哥塔瑪，聖人曾咀咒他的妻子阿哈亞(Ahalya)變成石頭。當茹阿瑪用祂的腳觸碰那

塊石頭時，她立即呈現她那絕色女神的原形。她繞拜祂，對祂獻上禱文，然後向祂告辭，與她的丈夫一起離開。因此牧牛姑娘的這些紅礦粉與奎師那雙足塵土混合時會有大能。這個普林迪女孩心裡的是色欲之疾，但一接觸到這些紅礦粉便令她的心極為純粹，注滿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她變得與那些牧牛姑娘感同身受，她遵循她們，開始服務奎師那。因此牧牛姑娘在這個詩節說：「對一個土著女孩來說，她多麼幸運！甚至比母鹿有過之而無不及。它們哪會明白這紅礦粉？但她卻理解到這紅礦粉殊不普通；觸碰它，聖茹阿妲及奎師那情意綿綿的逍遙時光便會在心裡浮現。」

修習者若聆聽這些描述，給他自己塗上這些描述之紅礦粉—即使是真正聆聽的類似品(abhasa)—那麼他的心也會極度淨化，他的所有物質欲望將會被毀。牧牛姑娘在這裡其實正在歌頌她們自己的榮耀，但她們不是那樣想。這是誰的紅礦粉？她們自己的；但在這裡，藉由瑜伽瑪亞的影響，她們忘記了此事，歌頌著那個土著少女的榮耀。

認為自己極為墮落的人就是奉獻者。若我們在想：「我是個進步奉獻者，比其它人更好；我能授予梵語詩節的多種含意來吸引人們，我擁有那麼多奉愛，那麼多人都尊敬我。」那麼我們還未成為奉獻者。即使只有一丁點奉愛進入了某人的心，那麼他心中肯定會有謙遜。心中若沒有謙遜，我們便能理解當中沒有奉愛。成為更佳奉獻者的人，就是更謙遜的那位。當謙遜以完整形式存在時，奉愛也會以完整的形式存在心中。心中沒有謙遜，那甚至連絲毫奉愛都不會有。中階奉獻者比初階奉獻者更加謙遜，中階奉獻者則比高階奉獻者更加謙遜。然後，哥樓卡-巴佳的居民比一般等級的高階奉獻者更加謙遜，而在巴佳居民之中，看得出牧牛姑娘更加謙遜，而在她們之中，以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最謙遜。她是謙遜之的頂峰。不論她察看到任何人心存奉愛，那怕只是絲毫，她都認為那個人值得她尊敬。她向那個人獻上禱文，想著：「我應該努力變成他們那樣。」

這是高階奉獻者的視域：「噢，康薩三生有幸！為了殺死康薩，至尊主以這麼吸引的形象來到！祂不會殺死康薩的靈魂，卻會把他從他的身體釋放出來，藉此向他施恩。與此同時，祂把滿載無窮淨化力量的逍遙時光賜給這個世界。不是為了康薩，奎師那就不會出現，祂的榮耀也會不為人知。只是因為懼怕康薩，便把奎師那帶到哥庫拉。然後，祂只為殺死康薩而返回瑪圖茹，然後祂由於康薩而前往杜瓦爾卡。為什麼？佳茹山達的女兒嫁了給康薩，於是當康薩被殺時，她們去向她們的父親哭訴：『奎師那為了某些原因殺了你的女婿！』佳茹山達率領一支軍隊攻擊了奎師那十七次，於是奎師那想：『這裡每天都激戰連連，因此我們應該離開這裡。』於是祂便前往杜瓦爾卡。全都是因為康薩。康薩不是普通人，因此拿茹達那樣的純粹奉獻者會定期去見他。」

中階奉獻者也許有點憎恨康薩，但高階奉獻者卻不會。牧牛姑娘同樣也認為普林迪女孩比她們自己優勝，正在歌頌她：「如果我們可以誕生為普林迪女孩，

那麼我們的母親、父親和兄弟便不會禁止我們在日間觀看奎師那。我們可以每天去森林收集木頭，但因為我們屬於更高階的家庭，所以現在，這對我們來說是不可可能的。」修習者若要進入奉愛，他必須有這種謙遜；當他具備時，他便能真正稱為修習者。

在我們現正討論的詩節裡，它為什麼說聖紅礦粉？這可以解釋為帶著某些獨特光彩的紅礦粉，它又可以解釋為紅色的，就像奎師那的蓮花足。奎師那膚色深藍，但祂的手掌和腳底卻是深紅色的。這些紅礦粉色澤相同，當它觸及奎師那的蓮花足時，它呈現出獨特光彩和一些獨特的力量。若為奎師那準備食物和供奉給祂，祂的力量便會進入其中—奎師那全部的力量都在偉大祭餘裡。被奎師那的嘴觸碰過之後，祭餘便變得永恆、全知、極樂，就像祂一樣。於是在牧牛姑娘使用這些紅礦粉之前，它不是神聖的，但觸及奎師那的蓮花足後，那些蓮花足的所有力量及光彩都進入其內，紅礦粉變得美麗絕倫。那些紅礦粉最初來自哪裡？Dayita-stana-manditena—來自茹阿迪卡，因此又可以說，它因她的觸碰而變得神聖。

在早上看見青草上的那些紅礦粉，smara-rujas—普林迪女孩心中萌生色欲。但當她把那紅礦粉塗在身上時，她的色欲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溫達文的所有生物體—昆蟲、鳥兒、動物和人—總是蠢蠢欲動要觀看奎師那；當他們看見祂時，他們對祂的熱切是增加—還是減少？它肯定增加，但當他們得到奎師那的觸碰時，屆時他們也許會變得安寧一點。因此這些神聖的紅礦粉與奎師那本人無異無別；一看見它，普林迪女孩的殷切渴望增加了，但把它塗遍全身時，她卻完全心滿意足，又再心境平和。

講述這個詩節時，牧牛姑娘認為普林迪女孩完全得償所願(purnah)，甚至比巴佳的鳥兒和動物更甚。她不如牧牛姑娘那樣天姿國色，沒有資格與奎師那一起參與情意綿綿的逍遙時光，但認為普林迪女孩比她們自己更幸運時，牧牛姑娘展示著一種分離之兆，那是至高靈性情感的高階。這是當她們認為不夠格的人，又甚至是了無生氣之物比她們自己優勝時，甚至解釋她們為什麼有這樣的感覺。笛子是死物，但由於它總是留駐在奎師那的唇上，與祂永不分離，即使它是男性，牧牛姑娘也覺得它比她們更幸運。她們對笛子的情感就像它是奎師那的妾侍。

於是在這裡，牧牛姑娘對普林迪女孩泛起了這種高階至高靈性情感之情。其他奉獻者不可能有這種高妙情感，因此在杜瓦爾卡那樣的地方，這種情感不為人知。這種優美情感僅見於巴佳。即使這個女孩與奎師那毫無關係，看到她注意到奎師那蓮花足上的紅礦粉散落在青草上，她怎樣開始顫抖，開始淚如泉湧時，牧牛姑娘渴望體驗她的情感。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說：「這樣的情感決不來到我們心內！」茹阿迪卡自己在這裡歌頌普林迪女孩的光榮，她不是思索著巴佳牧牛姑娘真正崇高的境界。她不是想著那點。它到底是誰的紅礦粉？她的，但她卻認為土著少女更幸運！這是至高靈性情感之兆。「她那麼幸運。若我來世可以誕生

為普林迪部族的女孩，那就不會有人禁止我觀看奎師那，我也會可以體驗這種動人情感。」

第九章

奎師那喜歡和祂的朋友嬉戲

比起我們一直都在討論的普林迪女孩更優勝的，就是朋友，蘇卡兌瓦·哥斯瓦米論及他們說：

yadi duram gatah krsno
vana-sobha-ksanaya tam
aham purvam aham purvam
iti samsprasya remire

《聖典博伽瓦譚》10.12.6 和 《Brhad-bhag.》2.7.120

在白天，與祂的朋友嬉戲和跳來跳去時，若奎師那渴望觀賞森林的壯麗，便會去遠一點的地方，然後朋友便會飛快地跑到祂那裡，說：「我會先碰到他！我會先碰到他！」他們這樣享受生命。他們會擁抱奎師那，奎師那也會擁抱他們。祂們會互稱「朋友，朋友！」，祂們又會互相扛在肩上。他們在室內和室外都會這樣無拘無束地與奎師那嬉戲，這些年輕牧牛童勝過普林迪女孩。

清晨時分，奎師那仍會在睡覺，蘇巴拉、馬杜曼介拉和其它人會前來，跳上祂的床喚醒他。母親雅淑妲不會願意喚醒祂，因為一般都不應該喚醒熟睡的孩子。若祂睡得太久，那麼或許她會唱一支悅耳的歌曲，在祂臉上輕輕洒點水來喚醒祂。但朋友會乾脆撲向祂，然後他們在那天便會陪祂到森林。吃喝時，不論在室內或室外，來來去去，他們恆常都與奎師那為伴。牧牛姑娘見狀說：「這些朋友多麼幸運！日日夜夜，在任何地方，他們恆常都與奎師那在嬉戲！如果我們可以變成朋友，那麼我們便會恆常歡天喜地！我們可以長伴左右。有時母親雅淑妲餵奎師那時也同時餵他們，然後祂們便一起嬉戲，從早到晚。這樣，祂們恆常都稱心滿意。」

唱頌著年輕牧牛童的榮耀，牧牛姑娘便沉醉於靈性情感。這是純粹愛意的本質，特別是至高靈性情感的本質。即使在其它人身上識別出絲毫的純粹愛意，牧牛姑娘都認為他們比她們自己更充實。當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在普瑞被祂的奉獻者簇擁時，一只狗走近祂。它正發出哀鳴的聲音，雙眼開始掉淚。瑪哈帕佈正在吃椰子，並把祂的一些祭餘賜給那只狗，第二天，到處也找不到那只狗時，每個人都明白它去了無憂星。因此誰會不渴求成為那只狗，能夠接近瑪哈帕佈，得到祂的一些祭餘？然後在狂喜極樂之中在地上打滾，放棄他的物質身體，成為至尊主在無憂星的永恆同遊—誰會不渴求這樣的祝福？尤其是那些擁有純粹愛意的人會趨之若鶩。同樣，看見某人得到奎師那的仁慈和情感時—不管他們有沒有資格

得到它—茹阿迪卡都心醉神迷，忖度：「他們比我更幸運；我希望我的運氣可以像他們那樣。」

在無數朋友陪伴之下，奎師那在日間帶小牛出外放牧。當小牛大了一點時，它們停止喝母牛的奶，奎師那帶大約九十萬頭這些小牛出外放牧。與此同時，施達瑪前來，他有多少頭小牛？他的所有小牛都加入行列之中。然後，馬杜曼介拉、蘇巴拉、斯托卡奎師那(Stokakrsna)、阿尊拿、無數其他的朋友及無數小牛加入祂們。在這行列中有不同的隊伍，就像靈唱隊伍前進時一樣。一隊拿著一塊寫上「凱薩瓦君·高迪亞廟(Kesavaji Gaudiya Matha)」的橫幅，另一隊拿著寫上展示另一間廟宇的橫幅「茹帕-薩拿坦·高迪亞廟(Rupa-Sanatana Gaudiya Matha)」，而另一隊拿著展示著另一間廟宇名字的橫幅。同樣，朋友正一起前行，但在不同的隊伍之中。有時那些渴望在日間分開的就這樣做，但在下午結束時，當奎師那以祂的笛子吹奏獨特旋律表示是時候回來時，他們又再聚集一起。然後，一回來後，當每個牧牛童帶同他的小牛回去他自己父親的房子時，他們又再各走各路。

與他們的數百萬小牛一起前行時，朋友吹奏他們的笛子和號角、唱歌和玩各種各樣的遊戲。在這個詩節，它說 remire，這源自意謂享樂的 ramana 一字。與祂的朋友享樂時，奎師那走進森林，祂們在那裡用各色各樣的鮮花、葉子及孔雀毛互相打扮。奎師那立刻被打扮成舞者之王，祂也為其它男孩打扮。然後祂們開始嬉戲；怎樣開始？施達瑪偷走馬杜曼介拉一個深愛的甜奶球，把它交給另一個男孩，然後把它傳來傳去多次，以致於沒有人知道它去了哪裡。馬杜曼介拉走近每個人，問他們：「你見過我的甜奶球嗎？」他們若有甜奶球在手，便一直將它藏起來。一個牧牛童偷走另一人的笛子、號角或棍子，當物主追趕他時，他便把它扔掉，然後另一個牧牛童拾起它，拿著它跑掉了。祂們這樣在他們迷人的孩童逍遙之中嬉戲。

那些男孩全都在開懷大笑而奎師那面露微笑，但若奎師那沒有微笑，那麼一切都白費了。一切只為奎師那的快樂而進行。那時候，這些小孩子忘了他們的家園、家庭，以至他們自己的身體所需——一切。一個男孩在吹奏笛子，另一個在引腔高歌，有如出谷黃鶯，另一個在模仿猴子，另一個則在模仿青蛙的叫聲。為了增加他們的殷切渴望，奎師那有時躲起來，那麼朋友便無法留在原地，他們開始尋找祂。若他們其中一個瞥見祂，那麼他們全部人便立刻飛奔到那裡。他們一一擁抱奎師那，開懷大笑，奎師那也向他們報以擁抱。

奎師那有時會去遠一點的地方觀賞森林的壯麗，失去了與祂嬉戲時所體驗到的狂喜極樂時，朋友便愁眉苦臉。薩拿坦·哥斯瓦米在他的評注說，帶母牛和小牛出外放牧時，奎師那每天與朋友嬉戲九小時。因此，牧牛姑娘何時才得到機會，與祂一起那麼久？那時候，藉由瑜伽瑪亞的安排，奎師那呈現兩個形象。祂以一個形象繼續與牧牛童嬉戲，又以另一個形象在百花湖或茹阿坦聖湖與牧牛姑

娘享樂。祂或者編一些藉口，告訴朋友：「我要去百花湖喝水。」而在瑜伽瑪亞的影響之下，祂好像一秒即返。牧牛童不知道過了多少時間，就像上演娜莎之舞時，布茹阿瑪的一整夜悄然流逝。在娜莎之舞期間，奎師那或牧牛姑娘的任何一個家庭成員知道此事嗎？他們認為那只是一個為時八小時的尋常夜晚。於是，不管是呈現兩個形象或維持一個形象，奎師那有時也會在日間與牧牛姑娘享樂。

接著來到這個詩節：

ittham satam brahma-sukhanubhutya
dasyam gatanam para-daivatena
mayasritanam nara-darakena
sardham vijahruh krta-punya-punjah

《聖典博伽瓦譚》10.12.11 和《Brhad-bhag.》2.7.121
極其幸運的牧牛童與主奎師那這樣多方享樂，思辨家視主奎師那為梵光，祂的僕人視之為至堪崇拜的神像，普羅大眾則視之為普通的男孩。(又或者，mayasrita 一字也能意味著那些獲得祂無上恩慈的人，由於沒有富裕心緒，僅是視之為南達之子。)

奎師那之前殺死了阿嘎魔(Aghasura)，在日間帶牛群出外放牧時，朋友在把玩惡魔的骨和皮。惡魔的身體沒有傳出臭味，所有朋友都想：「它怎會乾燥成這樣？」由於奎師那在殺死阿嘎魔之後，呈現了那些牧牛童的形象達一年之久，他們以為自從惡魔被殺以來，只是過了一天而已。布茹阿瑪把他們藏在山洞內，處於玄秘的神定狀態達一年之久，但當奎師那瞥視他們時，他們便甦醒過來，擴展出來的牧牛童形象便返回祂的原形之中。當奎師那殺死阿嘎魔時，惡魔靈魂的光燦進入了奎師那的蓮花足。布茹阿瑪和很多瑜伽師都在觀看此事，心想：「這是誰？祂似是個普通的年輕男孩，那麼這怎樣可能？」

這個詩節說 satam，意謂恆常穩處於冥想之中的聖人。對他們而言，奎師那是沉醉於非人格梵所獲的喜樂化身，對自視為祂僕人的奉獻者而言，祂是至尊主(para-daivatena)。當奎師那進入康薩的摔跤場時，誰視之為至尊主？維施努的崇拜者視之為他們那堪受崇拜的神，但牧牛姑娘和其他巴佳居民對祂另有看法。一些視之為友，一些視如己出，一些又視之為情人。Mayasritanam nara-darakena—那些受假象影響的人把祂視為尋常少年。牧牛童與祂在嬉戲，因為 krta-punya-punjah，透過他們「累積的虔誠活動」，他們能這樣與祂享樂。

punya 一字有三種含意。第一，它可以解釋為傳統的虔誠活動，但履行這類傳統虔誠活動沒有使人有資格與奎師那見面。其次，它可以意謂善行，累積善行使人得到聖人聯誼，然後他們也許能夠接受靈性導師的庇蔭，繼而發展奉愛。當奉愛完美時，純粹愛意便來臨，具有這種純粹愛意時，他便能與奎師那見面。透

過哈瑞斯祭鐸大君(Maharaja Hariscandra)、聖人達迪慈(Dadhici Rsi)或斯比大君(Maharaja Sibi)³等等行善者，可以與至尊主見面嗎？不能。實踐循序修習的奉愛不會覲見到至尊主，即使是擁有滿懷靈性情感的奉愛，也不會覲見到祂。具備純愛奉愛時，才能與奎師那見面。不要以為各種奉愛都一模一樣。培養實踐循序修習的奉愛會讓人逐漸提升，藉由滿載靈性情感的奉愛，也許可以覲見到奎師那，但只有純愛奉愛才能征服祂。若沒有巴佳的靈性情感，即使具備純愛奉愛，甚至不一定會成為奎師那的朋友，與祂同住。這些朋友具有這種別具巴佳靈性情感的純愛奉愛，那就是 *krta-punya-punjah* 的意思。

薩拿坦·哥斯瓦米描述朋友怎樣親密無間地嬉戲。有時他們會與奎師那赤身露體地奔跑玩耍。他們會從彼此的碟子進食，把食物放進彼此的嘴裡，他們也不怕他們的長輩或任何人訓斥。講述這個詩節時，蘇卡兌瓦·哥斯瓦米歡天喜地，雖然他無法長時間只是一直維持這個題目。他是茹阿迪卡的鸚鵡，事物之中若不包含她的名字，那就沒什麼能讓他完全沉醉於喜樂之中。但在這裡，他處於朋友情懷之中著了迷，他內心的靈性情感化成了他的說話，口若懸河。在這個詩節，他用了表示「聖人」的 *satam* 一字，在這裡，它指那些視奎師那為沉醉於非人格梵所獲得的喜樂化身。它指那些點綴著二十六種奉獻者品質的人，以及庫瑪茹四兄弟等等思辨奉獻者。但是茹帕和薩拿坦·哥斯瓦米若以他們自己的定義親自描述聖人，他們所指的便會是那些具有巴佳靈性情感的人，而在他們之中那些具有牧牛姑娘情感的人，其中具有茹阿迪卡女僕的情感的那一位。

有一次，杜瓦薩·牟尼(Durvasa Muni)來到，看見奎師那與祂的朋友正在嬉戲。那些男孩把塵土放在奎師那頭上，奎師那追趕著他們，也把塵土扔在他們之上。祂們有時互相擁抱，有時唱歌，有時又像小孩子那樣口角。杜瓦薩心想：「這是什麼？梵化身的那個祂在南達家誕生了？」望向奎師那那方，他心醉神迷，木然呆立。奎師那從遠處看見他，立刻停止嬉戲，走近他，說：「爸爸，我打敗了蘇巴拉！」然後蘇巴拉走過來，說：「我打敗了刊海亞！」另一個男孩走過來，說：「我打敗了奎師那！」然後奎師那說：「爸爸，我打敗了他！」杜瓦薩只能默默凝望奎師那，然後他坐下來。他無法確定誰打敗誰，無法給他們裁決。然後，奎師那坐在他懷裡，抓住他的鬍子，說：「爸爸，你不說話嗎？你又聾又啞嗎？」然後，感到按捺不住，奎師那微笑著飛奔離開那裡，再開始玩耍。

杜瓦薩不僅是遠行一、兩天之後便進入巴佳；他一直徘徊了數百萬年，看過無數宇宙、無數布茹阿瑪和山卡茹之後，他才進入巴佳。他驚訝不已，心想：「在這裡與這些男孩玩耍的，是與梵融合之樂(*brahmananda*)的化身嗎？」他從遠處頂拜，以免騷擾奎師那的逍遙時光，然後他便離開那裡。在這個詩節，*ittham satam brahma-sukhanubhutya* 這一句所指的就是奎師那的這個景象。

然後下一句談到視奎師那為他們至堪崇拜之神(para-devata)的奉獻者。然後第三句說，mayasritanam nara-darakena，意謂那些受假象影響的人視奎師那為普通的小孩。但這裡傳授了多一種意思：若這是指那些陷於物質假象的靈魂，那麼順序就會不一致。先是描述聖人對奎師那的看法，然後是奉獻者對祂的看法，因此這裡 mayasritanam 必定是指那些受瑜伽瑪亞影響的人。薩拿坦·哥斯瓦米引用這個詩節：

katyayani maha-maye
maha-yoginy adhisvari
nanda-gopa-sutam devi
patim me kuru te namah

《聖典博伽瓦譚》10.22.4

卡提亞央妮(Katyayani)啊，瑜伽瑪亞能量的擁有者啊！請賜福我們，讓奎師那成為我們的丈夫吧。

因此在我們正在討論的詩節裡，nara 意指那些托庇於瑜伽瑪亞的人視南達大君之子為普通的小孩。他們沒有以敬畏之情看待祂，而是以甜美情感。他們恆常在人形逍遙(nara-lila)裡與祂嬉戲，決不視祂為至尊主。若奎師那試圖告訴他們祂是至尊主，牧牛姑娘會開始鼓掌，說：「什麼，你是至尊主？你只是謊話鬼和騙子，你肚子餓時，你打破你母親的酸奶缸！」因此在這裡，mayasritanam 必定是指那些誦讀這個完美曼陀，向卡提亞央妮奉上崇拜，得到奎師那為她們情人的牧牛姑娘。否則詩節的順序將是錯誤的。而在 nara-darakena 這些詞語，dara 一字又能解釋為「妻子」，如此一來，它又指牧牛姑娘，她們恆常看到奎師那是個青春少年，像個新婚的新郎一樣打扮得漂漂亮亮，又像個舞王那樣顯得極具吸引力。這個詩節在說，朋友整天與牧牛姑娘的這個摯愛情人玩耍，那麼必須認為他們多麼幸運？

註三. 哈瑞斯祭鐸大君的故事見於《聖典博伽瓦譚》第九篇第七章。聖人達迪慈的描述見於《聖典博伽瓦譚》第六篇第六至七章，斯比大君的描述則見於《聖典博伽瓦譚》(1.12.20)的主旨。

第十章

朋友情懷的光榮

yat-pada-pamsur bahu-janma-krcchrato
dhrtatmabhir yogibhir apy alabhyah
sa eva yadrg visayah svayam sthitah
kim varnyate distam aho vrajaukasam

《聖典博伽瓦譚》10.12.12 和《Brhad-bhag.》2.7.122

偉大瑜伽師生生世世履行嚴酷苦行，但即使他們千辛萬苦完全控制了心意，仍然甚至連主奎師那蓮花足的一點微塵也無法獲得。那麼我怎可能描述巴佳居民的好運，他們每天都得以直接覲見祂？

瑜伽師千生萬世修習持戒(yama)、精進(niyama)、體位(asana)、調息(pranayama)、冥想(dhyana)、專注(dharana)、攝心(pratyahara)和神定(samadhi)等等，卻甚至連奎師那蓮花足的一點微塵都無法觸及。他們履行這些嚴酷苦行，卻無法臻達祂，這又指布茹阿瑪。布茹阿瑪極為長壽，他有時甚至去見奎師那，但當他接近奎師那時，他有沒有得到祂的足下塵土？當布茹阿瑪來到溫達文時，奎師那沉醉於與祂的朋友嬉戲。布茹阿瑪到達時，奎師那瞥向他，然後卻飛快地回去玩耍。布茹阿瑪只能獻上禱文，沒有直接得到祂蓮花足的塵土。因此，何況是普通的瑜伽師？但那個巴佳王之子，雖然祂是至尊主本人，卻站在巴佳居民面前，甚至與他們玩耍。當奎師那帶牛群出外放牧時，即使是那些比祂年輕的孩子都會渴望陪伴祂；他們肯定不會只是留在他們家中！這些孩子的母親會告訴奎師那：「今天照顧我的兒子吧。」奎師那會帶同那些小男孩與祂一起。不單與他們玩耍，走了一段路之後，奎師那更會問他們其中一人：「你累嗎？」然後祂會慈愛地把他抱在懷內，開始按摩他的腳。

蘇卡兌瓦·哥斯瓦米在這個詩節說：「哀哉！帶牛群出外放牧時，奎師那有時甚至會按摩它們的腳！祂親手打扮年青的牧牛童，他們也為祂打扮！祂們一同遊戲，當奎師那獲勝時，祂心花怒放，面露微笑。祂們一同進食，互相開玩笑—誰能描述巴佳居民的好運氣？pada-pamsur，即奎師那蓮花足的塵土，甚至連瑜伽師冥想時也趨之若驚，當祂跳來跳去時，當祂的朋友按摩祂的蓮花足時，當祂爬上卡丹巴樹時，塵土從祂的蓮花足掉下來，散落一地。雅淑妲抹去奎師那臉上的塵土，在祂雙眼塗上新的眼線(anjana)。當祂與牧牛姑娘跳舞時，祂親手抹去她們蓮花臉的塵土，放在祂頭上。告訴我，那塵土多麼光榮？誰能描述它？」

在他的《Brhad-bhagavatamrta》引用了這些詩節，靈性狂喜在薩拿坦·哥斯瓦米的心高漲，就像他正在攪拌奶油，品嚐它的精華。然後另一種感覺襲來，他便引用這個詩節：

kvacit pallava-talpesu
niyuddha-srama-karsitah
vrksa-mulasrayah sete
gopotsangopabarhanah

《聖典博伽瓦譚》10.15.16 和《Brhad-bhag.》2.7.123

因摔跤和嬉戲感到疲倦，奎師那伸展雙腿，一位朋友的心因為對祂的愛和情感而融化，把奎師那的蓮花足抱在懷裡。數以百萬個朋友整理數以百萬張由鮮花做成的床，令祂身心舒暢。然後，甚至連奎師那自己也不知道，祂藉由瑜伽瑪亞擴展成百萬個形象，接受他們每一個人的服務。否則，若數百萬個朋友全都馬上前來按摩祂的蓮花足，那便會有競爭和大混亂。因此瑜伽瑪亞非常巧妙地安排一切，以致不會有任何衝突。在一棵樹的清涼樹蔭下，朋友用他們自己的大腿作為奎師那的枕頭，溫柔地哄祂入睡。

pada-samvahanam cakruh
kecit tasya mahatmanah
apare hata-papmano
vyajanaih samavijayan

《聖典博伽瓦譚》10.15.17 和《Brhad-bhag.》2.7.124

那時候，一個極其幸運的朋友會按摩祂的蓮花足，另一個則會以葉子做成的扇子輕拂祂的身體。

由於他們會濃情厚愛地按摩奎師那的雙腿，因此這裡稱朋友為偉大靈魂 (mahatmas)。朋友數以百萬計，全都崇高尊貴。一些會為祂扇涼，卻不是用毛拂；而是用鮮花和孔雀毛做成的扇子，他們會濃情厚愛地為祂扇涼。他們獻上他們自己的大腿給祂的頭作為枕頭，藉此服務奎師那—可以在任何別的地方看見這樣的好運嗎？視祂為普通的小孩，他們對奎師那的情感在人形逍遙之中極為自然。看到奎師那怎樣竭盡全力地與他們摔跤，帶牛群出外放牧，朋友濃情厚愛地服務祂，消除祂的疲勞。當奎師那駕著阿尊拿的戰車，比斯瑪尖銳的箭刺傷了祂時，戰場上有任何人因此真的感到痛苦嗎？但朋友是這樣嗎？即使是為了拭去奎師那眉頭上的一滴汗，他們都準備好放棄他們的生命。

因為朋友投入於為奎師那按摩雙腿，故此把他們描述為偉大靈魂。Mahatma 意謂「一個偉大靈魂」，何時會成為偉大靈魂？當他得到奎師那的服務時—否則不然。這裡 mahatmanah 一字也可以是奎師那的形容詞，祂滿載六種富

裕，雖然祂自我滿足(atmarama)，又無欲無求(aptakama)，但祂仍想接受他人的服務。由於祂決不真的筋疲力盡，因此祂不需要朋友為祂整理的花床。若與眾多惡魔打鬥，以及舉起哥瓦爾丹山七天之後，祂都沒有筋疲力盡，那麼與小孩子玩耍怎能使祂筋疲力盡呢？想著：「他們懷著這樣誠摯的願望服務我，以致他們向我飛奔而來嗎？」然後—雖然祂是至尊梵及無欲無求的—祂仍然深受感動，躺在他們整理的床上，進入夢鄉。因此祂被稱為偉大靈魂。偉大靈魂又可解釋為「榮耀」，奎師那的榮耀是祂具備的六種富裕。

雖然當祂在這種人形逍遙扮演普通的年輕男孩時，似乎不會展現這些光榮，但祂透過擴展成數百萬個形象接受每個朋友的服務，甚至沒有一個朋友知道此事，藉此展現這些富裕。若奎師那要向他們展示「我是所有富裕的擁有者，能夠呈現無窮無盡的形象。」那樣他們便會深感驚訝，全都開始獻上禱文，那麼奎師那將沒有服務可以接受。因此祂是偉大靈魂。

就像某人佈施數百萬盧比，卻毫不在意。這就是佈施的光榮，但某人若給予一些東西，然後對其它人說：「你明白我佈施了多少嗎？」那就毫不光榮。蘇達瑪不認為他給奎師那的東西很重要，他的妻子也沒有這樣想，整個世界也沒有人會認為那是什麼重要物品；但那供品卻最光榮。⁴ 同樣，朋友正獻出他們的一切，他們的純粹愛意，由於透過展現祂的富裕，奎師那把服務祂的機會賜給每個人，因此祂是偉大靈魂。祂在娜莎之舞賜給所有牧牛姑娘機會，而在迷惑布茹阿瑪的逍遙時光，祂擴展成眾多形象，把成為祂母親的機會賜給所有母牛和牧牛姑娘，在兩段逍遙時光之中，誰也不知道其中底蘊。因此在這個詩節，滿載榮耀的(mahatmanah)這個形容詞更適合談及奎師那。

有無數群朋友，他們全都有各自的領袖，就像有各種各樣的牧牛姑娘，朋友也有五種：朋友(sakha)、私密朋友(priya sakha)、親密朋友(prestha-sakha)、最親密朋友(para-prestha sakha)和手足好友(priya-narma sakha)。他們有數千個派別，但他們的服務從來沒有任何衝突。當總理來到這裡時，很多國會議員說：「我會為總理戴上花環！」於是便有混亂。但朋友數以百萬計，又從來沒有任何衝突，因為奎師那的神聖力量令人驚嘆。每個朋友都認為：「今天我最幸運；奎師那僅是給了我這個好機會，因為他非常愛我！」瑜伽瑪亞安排一切，讓奎師那或朋友兩者都不知道正在發生的事，不然奎師那將無法品嚐朋友情懷。但這樣祂便可以繼續和那些男孩玩耍，品嚐極樂情感。

在這個詩節，hata-papmano 一詞不是表示「無罪」，因為朋友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沒有罪。它表示他們深受感動及濃情厚愛地服務奎師那。有時我們懷著愛服務，但通常都是因為我們感到那是我們的職責而服務。但若服務是出於純愛而做，那麼至尊主便真的會渴求我們的服務。因此 hata-papmano 的意思是，朋友的服務全無職責之念，他們用葉子和孔雀毛做成的扇子輕拂奎師那，消除祂的疲勞。但它又可以有多一種含意：透過聆聽這些朋友等等偉大奉獻者的生平描述，

所有罪孽都會消除，內在形象是朋友的那些人，他們心內會出現對這類服務的強烈渴望。

以他作為拉文嘎·曼佳麗(Lavanga-manjari)的內在身份看見這一切，薩拿坦·哥斯瓦米沉醉於朋友情懷，想著：「我也渴望成為朋友，那樣親密地服務奎師那。」然後他引用下一個詩節：

anye tad-anurupani
manojsani mahatmanah
gayanti sma maha-raja
sneha-kinna-dhiyah sanaih

《聖典博伽瓦譚》10.15.18 和《Brhad-bhag.》2.7.125

我親愛的大君，其他朋友會唱頌適合於休息時間的動人歌曲，所有牧牛童的心都因對奎師那的愛而融化。

其他的一些男孩便開始唱頌動人的歌曲，奎師那覺得回味無窮。他們唱頌奎師那的童年逍遙歌曲一極樂情感(Manojna)那麼豐富，以致奎師那的心洋溢了喜樂之情。在這裡，大君(maharaja)一字是指帕瑞悉大君，他極為品味極樂情感，正是蘇卡兌瓦·哥斯瓦米講述這種優美命題的原因。

若薩拿坦·哥斯瓦米沒有來到這個世界，那就不會傳授這些詩節如此純樸、動人、甜美的解釋。即使是施瑞達茹·斯瓦米，即《博伽瓦譚》的著名評論家，也沒有傳授薩拿坦·哥斯瓦米那樣的解釋；他的解釋主要關於規範守則的奉愛，以顯示我們的哲學和一元論(Advaitavada)之間的差別。主采坦亞·瑪哈帕佈重視施瑞達茹·斯瓦米的評論；薩拿坦·哥斯瓦米用它作為基礎，在他自己對第十篇的評注，確立了瑪哈帕佈優美超然的奉愛情感。然後基瓦·哥斯瓦米以他的《Vaisnava-tosani》評注，進一步闡釋那個解釋；視那兩本評注為祭餘，維斯瓦納·查誇瓦提·塔庫爾汲取其中的情感，創作他自己的評注。為《博伽瓦譚》而寫的評注共有數百本，但都不及他的那麼優美。

牧牛童的心因濃情厚愛而融化，唱頌動人的歌曲令奎師那快樂。看到奎師那那疲累乏力，朋友用他們自己的大腿充當枕頭，把奎師那的頭放在那裡。奎師那決不真的感到疲倦，但看見他們渴望服務祂時，祂便變得疲勞。當奎師那這樣躺著時，一些人正在按摩祂的腿，其它人在輕撫祂的背，其它人在輕撫祂的頭，看著祂的臉龐，祂似乎舒適地休息著，疲勞漸減。

Sneha-kinna-dhiyah 表示他們熱淚盈眶，深受感動，牧牛童這樣低聲歌唱，哄奎師那入睡。他們唯獨唱頌與奎師那童年逍遙有關的歌曲，那會令奎師那最快樂。薩拿坦·哥斯瓦米在他的評論說，這些男孩的聲音有如噪鵲的鳥語一樣動人。畢竟，他們都是奎師那的永恆同遊，那麼他們的歌唱造詣會比祂遜色嗎？馬杜曼

介拉和蘇巴拉能夠像奎師那一樣優美地高歌，就像瑪哈帕佈的同遊也能非常悅耳地高歌。他們輕柔而動人地唱歌，令奎師那更快樂，他們唱頌適合於下午時光的旋律。

有一次，在拿茹達學習歌唱技巧之前，他前往天堂星宿，開始唱歌。歌詞優美動人，但走了調，旋律也不對。天堂上有個名為蘇茹(Sura)的旋律之神，一聽到拿茹達唱歌走調時，他的身體竟然變得畸形。當地的每個人聽到拿茹達的歌聲都感到錐心劇痛。然後，某人接近他，說：「我的朋友，你的歌聲令蘇茹和這裡的所有動人歌手都變得醜陋畸形，因此你應該立即前往布茹阿瑪那裡，學習歌藝。」

於是拿茹達前往布茹阿瑪那裡，布茹阿瑪對他說：「你應該接近薩茹斯瓦媿(Sarasvati)，從她那裡學習。」薩茹斯瓦媿教他怎樣唱誦正確的旋律，當他返回天堂星宿再次引腔高歌時，當地的所有居民都回復原狀。然後拿茹達便成為優美奉愛歌曲界最偉大的傳教士。靈唱時若是沒有在適當時間唱頌正確旋律，那會是不祥的。早上我們唱頌某個獨特的旋律，我們晚上唱頌的也不相同。我們若不按時唱頌合適的旋律，那麼蘇茹，即旋律之神，便會痛不欲生。我們在此被迫聆聽的人會感到痛苦，他也會感到痛苦。

朋友全都是歌唱家，知道所有合適的歌曲和旋律。同樣，拉麗妲、維薩卡、通嘎威迪亞(Tungavidya)和所有女朋友都擅長唱歌和其他的所有藝術。朋友的歌藝就像奎師那一樣熟練，不下於祂，他們天賦異稟，能夠慢慢上升音階，然後又再下降，創造美妙絕倫的旋律。這種專長無法僅在一生便獲得；若某人獨具天賦，那麼我們便能理解，那是來自前生的。

當朋友以柔和聲波做出種種美妙之音時，奎師那正在閉目養神及聆聽。那時候，奎師那比數百萬個海洋更莊嚴，朋友為了令祂快樂，輕聲唱歌，歌聲洋溢了奉愛，令祂回味無窮。他們唱頌的歌曲描述祂那淘氣活動的光榮、母親雅淑妲的光榮及牧牛姑娘對祂的愛的光榮。如此一來，他們的心滿載極樂情感，他們在下午對奎師那低聲歌唱；滿心歡喜地越加聆聽，奎師那閉上雙眼，因純粹愛意而激動難捺。

當我們把食品供奉給奎師那時，我們本著什麼情感？我們唸誦曼陀，但其中懷著必要的情感嗎，還是沒有？我們的情感應該要像雅淑妲媽媽的情感：她濃情厚愛地讓奎師那坐下，滿足祂，開始餵祂，說：「吃一點這個，它非常美味...這裡，吃一點這個，它最美味。」那麼，告訴我，她餵祂時懷著多少純粹愛意？我們應該努力以這些情感把食品供奉給奎師那，在那時候以巴提維諾德·塔庫爾的感情靈唱。當我們供奉時，我們唱頌他所寫的歌曲—Bhaja bhakata-vatsala 和 Yasomati-nandana—但我們通常只記住歌曲，卻沒有考慮其中的感情。那些歌曲之中有眾多優美的情感，朋友就是這樣服務奎師那—濃情厚愛地按摩祂，情感充

沛地對祂唱歌。他們的心立刻溶化，當奎師那聆聽時，祂的心也溶化。因此，由於蘇卡兌瓦·哥斯瓦米非常品味極樂情感，他說 sneha-kinna-dhiya—奎師那被純粹愛意征服，無助乏力。即使某人想奎師那起來，移到另一個地方，只要一開始歌唱，祂便不可以；由於著了迷，祂只能留在原位，深受感動，淚流滿面。看見奎師那這樣，蘇卡兌瓦·斯瓦米在這個詩節用偉大靈魂一詞描述祂。

薩拿坦·哥斯瓦米在這裡再傳授多一種意思：偉大靈魂也能解釋為 lampata-sekhara，即花心漢之王。當奎師那看似熟睡時，祂其實在聆聽朋友唱頌祂那滿載淘氣胡鬧的逍遙之歌。祂取去牧牛姑娘的衣服，爬上一棵樹，讓可憐的女孩在水裡顫抖，乞回她們的衣服。祂說：「你們全都作了冒犯，因此你必須來我面前，懇求寬恕。」牧牛童以優美輕軟的聲線唱頌這樣的逍遙之歌，奎師那的喜樂情感立刻增加。

奎師那極度品味極樂情感，祂是全知者(sarvajsa)。即使在他們實際歌唱之前，祂都知道他們接著會唱什麼，但當祂聽到時，祂仍然因為純粹愛意而激動不已，開始淚如泉湧。他們的歌聲比起他們按摩祂，更令祂歡天喜地。他們的歌聲正是真正讓祂舒適地休息的東西—由此我們能夠明白，靈唱是最好的服務。雖然所有牧牛童都在按摩祂，此舉肯定增加了祂的純粹愛意，但當他們的服務包括了靈唱時，那是 bhagavat-priya，即奎師那最珍而重之的服務，看看祂的狀態變得那麼奇妙！祂的純粹愛意增加了，直到祂完全被征服。

這個詩節出現瑪哈茹傑(maharaja)一詞。它是什麼意思？Mahan-rupena-rajate—閃耀著一些獨特壯麗光彩的那個他。世俗享樂之欲在他的心意裡暗啞無亮，但他的思想卻恆常閃爍著對至尊主奉愛(bhagavad-bhakti)的想法，便稱之為瑪哈茹傑。在這裡，它可以指帕瑞悉大君，它也可以解釋為奎師那和朋友這些最迷人的逍遙時光就是瑪哈茹傑，即最好的逍遙時光。奎師那與朋友嬉戲時祂的光榮表露無遺，聆聽和唱頌這些逍遙時光的描述，那麼他也變得全然光榮，也可以稱之為瑪哈茹傑。

聆聽蘇卡兌瓦·哥斯瓦米描述朋友怎樣令奎師那身心鬆馳，奎師那的心怎樣立刻在情感之中溶化，祂又怎樣變得受制，以致祂甚至無法移動，帕瑞悉大君說：「哀哉！誰能想像他們的好運？」這個描述對祂影響甚深，以致祂開始淚流滿面，深受感動。因此蘇卡兌瓦·哥斯瓦米在這個詩節稱祂為瑪哈茹傑：奉愛完整地進入了祂的心，純粹愛意開始在那裡奔流。看到他完全有資格聆聽幸運牧牛童超然的光榮，蘇卡兌瓦·哥斯瓦米便稱祂為瑪哈茹傑。

瑪哈茹傑一詞又可以指那些逍遙時光是全部之中最好的。透過他們的歌聲，牧牛童令奎師那想起牧牛姑娘。奎師那十分高興，眉開眼笑，然後朋友也開始微笑，心想：「他欣賞著我們唱著的歌。」瑪哈茹傑又可以是描述牧牛童的形容詞，他們的心恆常都洋溢著純樸自然的朋友情懷。他們為奎師那作親密服務時

激動難捺，因此他們會體驗到歷久彌新之愛，有時甚至是至高靈性情感。處於她的父母情懷之中，母親雅淑姐有時也許會體驗歷久彌新之愛，但她從未體驗到至高靈性情感。但至高靈性情感有時卻來到蘇巴拉、施達瑪、馬杜曼介拉、阿尊拿及其他親密朋友那裡。他們純樸的心閃耀著極樂情感的財富，他們低聲歌唱，那些歌曲增加奎師那和他們自己兩者喜氣洋洋的狂喜極樂。

第十一章

南達和雅淑姐對奎師那的愛

接著，薩拿坦·哥斯瓦米心裡開始出現父母情懷的情感，他開始引用描述那種情感的詩節：

nandah kim akarod brahmana
sreya eva mahodayam
yasoda va maha-bhaga
papau yasyah stanam harih

《聖典博伽瓦譚》10.8.46 和《Brhad-bhag.》2.7.126

[聖帕瑞悉大君問：]我親愛的婆羅門，南達履行了哪種極為吉祥的靈修，極度幸運的雅淑姐經歷了哪種苦行，使主哈瑞喝她的母乳？

有一次，奎師那吃了一點泥土之後，母親雅淑姐迫他張開他的嘴，當他這樣做時，她在嘴裡看見整個創造。看見有眾多山卡茹和維施努的多個宇宙，她心想：「這是什麼？」當奎師那對阿尊拿揭露他的宇宙形象(visva-rupa)時，阿尊拿忖度「他是至尊主！」，並雙手合十，開始獻上禱文，但雅淑姐沒有這樣做。她顫抖著，心想：「我是鬼魂附身嗎？有人對我的孩子施了魔法嗎？這是半神人的迷幻能量，還是什麼？我的孩子發生了什麼事？」她驚訝地揉揉眼睛，她再看看，然後它完全消失了。她心想：「這迷幻能量是誰的？這怎樣發生的？」她沒有認為「他是至尊主！」她繼續把他看成小孩子。

驚慌失措，她把奎師那帶到家庭祭師那裡，告訴他：「我在我孩子的嘴裡看見一些驚人異象！一定是有人向他施了魔法！請消除他的這個詛咒！」家庭祭師說：「不要怕，我們會馬上令他平安無事。你帶一些黃金、一些布和一些牛糞來，也帶一些牛來佈施給婆羅門吧。」她把這一切帶來之後，祭師便唸誦合適的曼陀，母親雅淑姐的心意便安定下來。

帕瑞悉大君在這個詩節，說：「南達爸爸視奎師那為他的兒子，非常愛他；他把奎師那放在他肩上，說：『我的愛子，我的愛子！』因此他是個大慈大悲者(mahodaya)。但母親雅淑姐比他更偉大，她是最幸運的(maha-bhaga)！雖然哈瑞偷走全宇宙裡每一個人的心，又是萬物的滋養者，但她把他抱在懷內，餵他母乳！他們前生履行過什麼吉祥活動，能夠得到這樣的祝福？」

現在，薩拿坦·哥斯瓦米會開始描述雅淑姐和南達爸爸的好運，好讓他們的服務心緒會在我們心裡開始出現。聽到這些逍遙時光的描述，心裡的所有污染都會消除，對奎師那自發愛意的情感會永久確立其中。我們若在白天聽到這類描

述，再在晚上冥想它們，那就稱為冥想(smarana)，最後神定(samadhi)會由此而來，因此還有比這更重大的靈性修習嗎？當帕瑞悉大君從蘇卡兌瓦·哥斯瓦米那裡聆聽《博伽瓦譚》時，他只是繼續聆聽，幾乎完全一言不發。因此這種靈性修習也是目標，即終極成果。聆聽主哈瑞的題旨，心靈便會完全淨化，修習任何其他規範奉愛的分支，進展不會那麼神速。

宇宙形象是至尊主偉大神聖富裕(aisvarya)的一面，但看見宇宙形象時，雅淑姐心裡甚至沒有出現絲毫敬畏之情。相反，她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只是有增無減，僅是繼續視祂為小孩子，她用牛糞和牛尿給祂洗澡，祈求吉祥。至尊主是吉祥的化身，但她竟然唸誦一些曼陀，又佈施給婆羅門，為祂趨吉避凶！薩拿坦·哥斯瓦米在他的評論這裡說，若聽到雅淑姐盡力為奎師那趨吉避凶的這些描述，那麼那相同的吉祥很快便會來到那個人那裡。若修習者滿懷愛意地聆聽及深切冥想這些描述，那麼他對敬畏之情的傾向便會受阻，他將能感到純粹的父母情懷。因此瑜伽瑪亞覆蓋了敬畏之情的任何痕跡，雅淑姐便能品嚐甜美之情(處於這種情感之中，奉獻者決不視奎師那為至尊主本人，反而僅是他們的密友、兒子或情人)。帕瑞悉大君萬分驚訝，說：「哀哉！雅淑姐甚至比南達更幸運！南達肯定福星高照—那是真的；但雅淑姐更甚，因為她實際上能捆住奎師那，南達卻只能在後來為祂鬆綁。」

帕瑞悉大君在這個詩節稱蘇卡兌瓦·哥斯瓦米為婆羅門，而薩拿坦·哥斯瓦米在他的評注說，蘇卡兌瓦·哥斯瓦米是至尊梵(Parabrahma)的直接化身。通常都不會這樣稱呼奉獻者，但他卻這樣做，因為在這裡梵表示正在講述這麼高水準的主哈瑞題旨，增加他人純粹愛意的那位。生物體是至尊梵的所屬部分，但當他托庇於至尊梵時，他便體驗到純粹愛意是整體的一部分。由於蘇卡兌瓦·哥斯瓦米增加那種純粹愛意，因此這裡稱他為至尊梵的直接化身。

帕瑞悉大君正在問：「南達和雅淑姐履行了哪種吉祥活動，才得到奎師那做他們的兒子？」帕拉達大君履行了什麼活動，才得到對至尊主的這種奉愛？在尼星哈顯現日(Nrsimha Caturdasi)無意之中斷食和徹夜不眠，他在來生，當他仍然在他母親腹中時，他從拿茹達那裡聽到至尊主的學問達六萬年之久，他出生後，便成為偉大奉獻者帕拉達大君。持續不斷地與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為伴，便會潛移默化。對我們來說也是一樣：我們若以斷食和整日聆聽主哈瑞的題旨，藉此奉行奎師那顯現日、高茹阿顯現日或尼星哈顯現日，懷著滿腔熱忱和大愛服務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即使不是六萬年或甚至是六十年，但只是六十個月或甚至是六十天—那麼那就是靈性修習。

在茹帕和薩拿坦等等所有偉大奉獻者的生平之中，可以看見這種充滿熱忱的精神。但由於驚訝不已，又感到不可能在這個世界履行這種將會賜福他們，讓他們得到奎師那為兒子的活動，於是帕瑞悉大君正詢問這個問題。他對雅淑姐和南達對奎師那所具備的崇高父母純愛，感到十分驚訝。至尊主有很多父母，但瓦蘇

兌瓦和兌瓦葵，達薩茹阿塔(Dasaratha)和考薩亞(Kausalya)，卡斯亞帕(Kasyapa)和阿迪媿(Aditi)都不及雅淑妲和南達那樣，對祂擁有這麼動人的情感。瓦蘇兌瓦和兌瓦葵無法品嚐奎師那逍遙時光的極樂情感；奎師那出生之後，瓦蘇兌瓦立即帶祂到哥庫拉，祂的逍遙時光從那裡開始。在第一天早上，雅淑妲被奎師那的哭聲吵醒，然後舉行了一個喜氣洋洋的慶典。奎師那誕生的消息傳遍四方，人們從各地前來看祂。哥庫拉居民品嚐到奎師那孩童逍遙的極樂情感，但瓦蘇兌瓦和兌瓦葵卻甚至連半點都無法品嚐。

在他們的前生，南達是瓦蘇半神人杜榮那(Drona)，雅淑妲是他的妻子達茹阿(Dhara)，為了獲得極為俊美的兒子，他們履行了非常嚴酷的苦行。一段時間之後，布茹阿瑪顯現在他們面前，說：「你們可以向我祈求任何祝福。」他們說：「就像父母愛兒子那樣，我們渴望對至尊主具備那樣的愛。」布茹阿瑪說：「就如你所願吧。」薩拿坦·哥斯瓦米也說瓦蘇兌瓦和兌瓦葵的前生是卡斯亞帕和阿迪媿，他們履行苦行，直到至尊主本人顯現在他們面前，說：「你渴望什麼？」他們回答：「我們渴望一個像你一樣的兒子。」至尊主說：「沒有人像我一樣，因此我自己會成為你的兒子。」

至尊主自己賜予那個祝福，布茹阿瑪之前都賜予了那個祝福。但若布茹阿瑪自己沒有父母純愛，那麼他怎可能賜予？答案就是，至尊主保衛祂奉獻者的說話，但又因為布茹阿瑪知道過去、現在及將來，他知道至尊主不久便會誕生在哥庫拉，上演童年逍遙，於是他賜福杜榮那和達茹阿，至尊主實現他的說話，後來成為他們的兒子。

杜榮那和達茹阿是不是等閒的微靈？不是；他們是南達和雅淑妲體的全權部分，為了向這個世界的人展示，要完全征服至尊主，哪種靈性修習是必需的，於是便履行了嚴酷的苦行，獲得賜福至尊主做他們的兒子。至尊主和祂的奉獻者兩者都能賜福，但奉獻者的祝福肯定會更有力量，更滿載極樂情感。因此至尊主實現了賜給杜榮那和達茹阿的那個祝福，他們來生以他們的原始形象顯現為南達和雅淑妲，得到奎師那做他們的兒子。

與至尊主本人的賜福相比，奉獻者的賜福將會更勝一籌，賜予更高品味。若茹阿瑪祭鐸起了誓，哈努曼也起了誓，那麼祂們的誓言若有衝突，誰的誓言會先拔頭籌？有一次，茹阿瑪祭鐸看見某人的過失，便對他說：「明天早上我會來，定要殺死你。」於是誰可以救他？誰也無法救他。那天稍後，當拿茹達往前走時，他遇見這個人，看到他的臉，說：「我的朋友，怎麼了？你為什麼愁眉苦臉，傷心絕望？」

那個人說：「茹阿瑪祭鐸發誓，祂明天一定要殺死我。」緊握住拿茹達的腳，他哭叫：「帕佈，請保護我！」

拿茹達說：「我？我無法救你，但你可以做一件事：去握住哈努曼的腳，不要放手！不要告訴他你抓住他雙腳的原因，但只是求他發誓時時刻刻都要保護你。之後你便可以向他透露你那困境的具體性質。」

於是這個人走近哈努曼，倒在地下，緊握住他雙腳，哭叫：「帕佈啊！請保護我，請保護我！」

哈努曼說：「唏！你想怎樣？放開我的腳！」

「不，帕佈，我不會放手！只有你發誓時時刻刻都要保護我，我才會放手！」

「好吧，好吧，我時時刻刻都會保護你，到底是什麼事？」

「茹阿瑪祭鐸發誓在明早日出之前，祂一定要殺死我。」

「啊，原來如此！那麼誰叫你這樣做的？你一定是遇見了某個聰明人...要不然你有靈性導師嗎？」

「就是拿茹達。」

這是拿茹達的本性，有時在至尊主和祂的僕人之間引起紛爭。於是在天亮時，哈努曼吩咐那個人：「就站在我後面吧，一切都會順利的。」看到茹阿瑪前來，哈努曼拿起他的棒子，採取戰鬥的姿勢。茹阿瑪把一支箭架在祂的弓上，說：「現在我會殺死這個冒犯者。」

哈努曼回答：「我的主啊，如果你想殺死他，那就只會在我的屍體之上！我發了誓時時刻刻都要保護他。」茹阿瑪便收回祂的誓言，敬重哈努曼的誓言。在祂的所有品質之中，至尊主對祂奉獻者獨特的愛是至尊的品質。因此祂實現了布茹阿瑪賜給杜榮那和達茹阿的那個祝福。

我們對托庇於至尊主又極為愛意盈盈的(parama-premi)的奉獻者更感興趣。我們那些在高迪亞師徒傳系的獨特特性是，我們事實上不是托庇於奎師那。即使祂是那位擁有所有能量的，祂是無盡極樂情感之洋，祂仁慈至極，祂特別鍾愛祂的奉獻者，祂沒有開始，祂是萬原之原，我們托庇的是誰？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我們若不直接托庇於她，那麼我們便托庇於拉麗姐或維薩卡，立志成為茹阿迪卡的僕人的僕人的僕人。我們恆常都應該自視為奉獻者的奉獻者的奉獻者，那麼奎師那便會更滿意我們。祂說：「聲稱是我奉獻者的人其實不是我的奉獻者。但聲稱是我奉獻者的奉獻者的人更得我鍾愛。」

接著來到這個詩節：

tato bhaktir bhagavati
putri-bhute janardane
dam-patyor nitaram asid
gopa-gopisu bharata

《聖典博伽瓦譚》10.8.51 和《Brhad-bhag.》2.7.127

[聖蘇卡兌瓦·哥斯瓦米回答:]巴茹塔啊，為了實現祂親愛奉獻者布茹阿瑪的諾言，主奎師那一至尊人格首神本人，邪惡的殲滅者—顯現為南達和雅淑姐的兒子。與其他所有牧牛郎及牧牛姑娘相比，這對夫婦最愛祂。

蘇卡兌瓦·哥斯瓦米在這個詩節稱帕瑞悉大君為巴茹塔。概括的含意是，在庫茹之野的大戰之後，帕瑞悉大君是他王朝的領袖，但巴茹塔(bharata)一字也可以這樣解釋：bha 可以解釋為滿懷靈性情感的(bhavati)，rata 可以解釋為情感(rati)。於是，由於實際的含意是對至尊主蓮花足有特別情感或純粹愛意的人，看看蘇卡兌瓦·哥斯瓦米多麼尊敬他！這個詩節說巴佳有許多對為人父母的牧牛郎和牧牛姑娘，這些夫婦全都對奎師那懷著父母純愛。渴望品嚐他們的父母之愛，奎師那擴展成那些牧牛童，成為這些父母的兒子達一年之久，祂在那段期間品嚐了那種父母情懷，所有父母養育祂時亦有同感。但這所有夫婦之中，雅淑姐和南達對祂的父母之情卻比任何人更強烈。其它夫婦愛奎師那甚至多於他們自己的兒子，只有在迷惑布茹阿瑪的逍遙時光期間，當祂擴展成他們的兒子時，他們才對他們自己的兒子展現出同等的愛。

祂也擴展成小牛，讓母牛能品嚐父母情懷，當然祂也是兌瓦葵和瓦蘇兌瓦的兒子。但正如上一個詩節所描述的，沒有人體驗到雅淑姐在奎師那喝她母乳時所感受到的狂喜極樂。兌瓦葵只能體驗到這種感受幾秒，因為奎師那出生後立即被帶到哥庫拉。當時母乳湧到她的乳房，奎師那是個適齡喝她母乳的小嬰兒，但祂卻被帶走。當奎師那在監獄內初次顯現在他們面前時，他們雙手合十，獻上禱文；但當奎師那後來返回瑪圖茹釋放他們時，奎師那以祂的瑜伽瑪亞掩蓋了他們的敬畏之情。祂坐在兌瓦葵懷裡，哭叫：「母親，母親！」但那時她卻無法餵祂母乳。已經過了十一年，給奎師那餵母乳的機會早已過去。

因此這個詩節說，雅淑姐和南達這對夫婦(dampati)比巴佳其它所有的牧牛郎和牧牛姑娘都更優勝。他們體驗到無數的父母之愛美妙情感，但實際上《聖典博伽瓦譚》只是描述了其中極少數。描述了達摩達茹(Damodara)被雅淑姐綁起來的逍遙時光，也描述了當奎師那非常年幼時，祂從雅淑姐懷裡站起來，開始爬向門口。但聽到一些叮噹聲時，祂便轉過身來，想知道那個聲音從何而來，當發現那是祂自己踝鈴發出的叮噹聲時，感到十分驚訝。然後雅淑姐立刻抓住祂，再把祂抱在懷裡。兌瓦葵從來沒有體驗到這些事情，巴佳其他的牧牛姑娘也沒有體驗到那麼多父母之情。《博伽瓦譚》只是描述了這其中的幾段逍遙時光，但雅淑姐

感受到不計其數的美妙情感，例如奎師那玩耍時，祂喝她的母乳時。要理解她對奎師那的崇高情感，實在相當困難。

當烏達瓦到訪溫達文時，他看見南達和雅淑妲。南達正在痛哭，烏達瓦無法明白他為什麼在哭。即使直到他留在巴佳的行程快要結束時，他都沒有完全明白南達為什麼哭得那麼淒慘。烏達瓦想：「奎師那是至尊梵，祂不可能真的是任何人的兒子！因此南達對祂有這樣的感覺嗎？這是某種假象嗎，還是什麼？我深知奎師那是至尊主，那麼我怎能依附於祂是我朋友的這個想法？」烏達瓦對至尊主只能感到敬畏之情，因此看見南達爸爸的這種情感時，他無法理解。這就是他在南達爸爸的甜美情感巍峨高山前的感覺。當我們望著一棟一層樓的建築物時，我們的頭可以保持直視前方的水平。但當我們看著七層大樓時，那麼我們必須稍為仰起頭。當我們仰望高山時，我們必須把頭往後傾，以致我們若是戴著帽子，它便會跌下來。因此仰望南達爸爸那甜美情感的巍峨高山時，就像是烏達瓦的敬畏之情帽子掉下來！天資聰敏，既是學者又是巴哈斯帕提(Brhaspati)的門徒，烏達瓦依然無法明白：「他為什麼哭成這樣？奎師那顯現了在他家裡，這事肯定是齊天洪福！好吧，那麼奎師那告訴我，我應該安慰一下祂的父母。但我要說什麼？我會說：『南達爸爸，你那麼幸運！如果這全宇宙有任何幸運兒，那就是你！請哭得更厲害吧！據說如果即使為至尊主流一滴淚，那麼生命便會完全功德圓滿！奉獻者祈求有一天，聽到至尊主逍遙時光的描述，唸誦祂的聖名，看到祂上演祂逍遙時光的地方時，他們會淚流滿面，他們的聲音會哽塞難言，以致他們甚至會無法正確讀出祂的名字！我在這裡看見南達爸爸在哭，他怎樣哭著？痛哭失聲，他似是永不會停止！』」

據說某人若出於對至尊主的愛而落淚，那麼他們的生命便會自動功德圓滿，他們會成為三個世界的淨化者。烏達瓦在某處說過：

vande nanda-vraja-strinam
pada-renum abhiksnasah
yasam hari-kathodgitam
punati bhuvana-trayam

《聖典博伽瓦譚》10.47.63

我向南達大君那牧牛村莊的婦女的雙腳掉下來的塵土一再致敬。當她們高唱主奎師那的榮耀時，音振會淨化三個世界。

為什麼她們所述的題旨淨化三個世界？她們互相之間唱頌的，令人落淚而感情深摯的歌曲成為《聖典博伽瓦譚》的第十篇，經典說覲見到正在這樣痛哭的偉大人物時，生命便功德圓滿。但當描述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或唸誦祂的名字時，我們有沒有哭過？告訴我吧，那麼一視奎師那為他的兒子而哭泣，南達爸爸多麼幸運？

因此烏達瓦在想：「我會說：『南達大君，你最幸運，因此請哭得更厲害，因為覲見到你，今天我的生命已經功德圓滿。』嗎？那會似是火上加油！但如果我說：『南達大君，請不要哭，平靜下來吧。』那麼那會有違經典之言。」這是烏達瓦異常的困境，他似是進退兩難。「如果我叫他不要哭，那會有違經典之言，我會遭到天遣；如果我叫他哭得更厲害，我將沒有依照奎師那要求我那樣去安慰他。我應該叫他停止哭泣，還是要哭得更厲害？」他無法作出決定，於是最後他融匯兩者，說：「南達大君，你是最幸運的人，但請不要哭。」如此一來，他相當狼狽，因為奎師那吩咐他去安慰祂的父母。

坐在附近的是另一個幸運靈魂—雅淑妲。她的眼淚早已枯竭；那個可憐女子甚至無法流淚。她的眼睛凹陷，看似骷髏一樣。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在阿庫茹帶奎師那到瑪圖茹那天，她已經死去，後來她給奎師那捎了個訊息：「我甚至沒有資格叫你做『我的愛子』。現在你去了瑪圖茹，接受了兌瓦葵做你的母親，瓦蘇兌瓦大君做你的父親。在這裡的十一年以來，你正是我們的生命。作為你的養育者(dhatri)，我把你抱在懷裡，保護你，旨望養育者要做的，統統都做了。噪鵲把它們的蛋下在烏鴉的巢裡，然後烏鴉便孵蛋，直至它們孵化。當鷓鴣孵化了，噪鵲媽媽便回去，把它們帶到她自己的巢，在那裡養育它們，烏鴉只是一直注視著它們那方。我們的情況確實就像那樣。」

然後奎師那藉由烏達瓦給雅淑妲捎回這個訊息：「由於你用了養育者一字描述你自己，因此巴拉兌瓦和我應該馬上輕生！我僅是為了再見你而苟延殘喘；否則我今天便會死去。我們肯定不久便會回到你那裡，因為除了你之外，我們不認識任何別的母親。因此，母親，請做一件事：父親會哭個不停，母牛和小牛會哭個不停，我種植的那些植物會枯乾，我們以前帶到外面放牧的小牛再不會被帶到外面，並會開始垂死。請照顧它們一下；它們甚至會因與我分離而放棄進食。」看見和聽到這一切，烏達瓦驚訝不已。雅淑妲無法說話；她只能低聲呢喃。雅淑妲對奎師那的愛，即她的父母純愛，像深不可測的海洋一樣無窮無盡。烏達瓦無法給她半點安慰。我們的哥斯瓦米不大描述這種父母情懷，因為事實上有資格聆聽的人少之又少。因此他們隱而不宣。

janardane 一字出現在這個詩節，它賦有兩種含意。毀滅任何違反奉愛的事物並確立奉愛的人稱為 Janardana，ardana 又可以解釋為禱文。因此 janardane 可以指杜榮那和達茹阿，他們祈求布茹阿瑪，希望得到那位奉愛確立者為他們的兒子，他們的禱文完全實現了，他們又品嚐了至高程度的父母情懷。南達和雅淑妲的情感比巴佳其他所有的牧牛郎和牧牛姑娘的父母情懷更高，這是這個詩節的要旨。

第十二章

母親雅淑妲的奉愛難以形容

杜榮那和達茹阿得到布茹阿瑪的祝福，對奎師那有父母之愛，這就類似奎師那得到山卡茹的祝福，獲得三巴(Samba)做祂的兒子。那時候，在杜瓦爾卡，為了指導世人崇拜山卡茹便可獲得物質財富，奎師那履行了苦行。實際上，誰也不能成為奎師那的兒子—帕爾端拿(Pradyumna)、阿尼茹達(Aniruddha)、三巴—他們全都是至尊主的全權部分，但他們以祂兒子的形象顯現。雅淑妲和南達爸爸原是奎師那永恆的父母，但為了顯示要得到對奎師那的愛必需一點苦行，於是便賜福杜榮那和達茹阿。無憂星的所有化身全都是拿茹央那的全權部分，杜榮那和達茹阿，瓦蘇兌瓦和兌瓦葵，達薩茹阿塔和考薩亞，還有卡斯亞帕和阿迪媿，全都同樣是南達和雅淑妲的擴展。然而，在至尊主的所有永恆同遊之中，奎師那的永恆同遊首屈一指。

nandah sva-putram adaya
prosyagata udara-dhih
murdhny avaghraya paramam
mudam lebhe kurudvaha

《聖典博伽瓦譚》10.6.43 和《Brhad-bhag.》2.7.128

當寬大為懷的南達從瑪圖茹回來時，他把他自己的兒子主奎師那抱在懷裡，一再嗅祂的頭而體驗到莫大快樂。

南達爸爸以前非常疏離俗世生活，但在奎師那「出生」之後，他依附於祂而心醉神迷。在奎師那誕生以前，南達爸爸不需前往康薩的王國。但在祂誕生之後，為了養育祂，必須準備一些錢，因此南達便前往瑪圖茹。他在當地和瓦蘇兌瓦交談，瓦蘇兌瓦告訴他：「請你必須從速回去哥庫拉！惡魔現在會到處肆虐，造成騷亂！康薩執意要看到，過去十天之內出生的所有孩子都要被殺。因此請從速回去！」在南達返回哥庫拉途中，他在路旁看見普妲娜(Putana)巨大的屍體，由於害怕危及奎師那的福祉，於是他趕快回家。

甫抵家裡，看見奎師那安然無恙，就像他的生命重回他的身體。他無法保持以前的疏離感。把奎師那抱在懷裡，寬宏大量的南達大君一再嗅他兒子的頭，說：「至尊主把你從大難之中拯救出來！」然後他從他的兄長烏帕南達(Upananda)和其它人口中聽聞，吃人女妖(raksasi)普妲娜怎樣把奎師那抱在懷裡，把她的乳房強行塞進祂嘴裡。她在她的乳房塗上了毒藥，那樣奎師那怎可能得以獲救？接著她飛上天空，因為奎師那抓住了她，不會放手，她以為若她能飛往康薩的所在，康薩便能令奎師那放開她。她以為她只需一分鐘便能到達那裡，但剛剛相反，奎

師那大力吸吮她的乳房，祂不僅喝她的母乳，還把她的生命吸吮出來。聽到奎師那怎樣從死神之手獲救，南達的眼淚濕透奎師那的身體。

這個詩節裡有 sva-putra 一詞，意謂奎師那是南達自己的兒子，又有 prosyagata 一字，它意指南達不是奎師那真正的父親，而是祂的養父。大多數人都視南達大君是奎師那的養父，而祂真正的父母是瓦蘇兌瓦和兌瓦葵。瓦蘇兌瓦帶奎師那到哥庫拉，南達在那裡養育祂。但南達爸爸堅信他親眼所見的一奎師那在他自己家裡誕自雅淑姐腹中。他腦海之中毫不置疑，但瓦蘇兌瓦也肯定奎師那是他的兒子。但若奎師那誕生了在南達家裡，當地的女孩是南達的兄弟的女兒，因此會是奎師那的堂姊妹，那麼祂怎能與她們共譜戀曲？這怎可能？牧牛姑娘其實是祂的喜樂能量，但祂先顯現在瑪圖茹，以免這個世界的人說：「噢，祂正與祂自己的堂姊妹進行娜莎之舞！」因此，據說奎師那真的是瓦蘇兌瓦的兒子，但這個詩節指奎師那是南達自己的兒子。有什麼證據會較這項更重大？Nandah sva-putram adaya prosyaga-ta udara-dhih—以本然純樸而極濃厚的父愛之情，南達把他自己的兒子抱在懷裡，養育他。在這裡，prosyagata 的意思是「養育了」。

殺死康薩之後，南達一直在他在瑪圖茹的居處等待，愁眉不展。他在想：「自從康薩被殺，至今已過了二十四個多小時，但瓦蘇兌瓦、烏嘎爾三或阿庫茹其他人等都沒有給我捎來任何消息。奎師那和巴拉茹阿瑪他們自己也沒有來；因為他們只是小孩子，那還可以，但為什麼其他人一個也沒有來？我聽到人們在說，他們其實是瓦蘇兌瓦的兒子。」由於沒有人給他捎來任何消息，南達爸爸正獨自哭著，心想：「我要怎麼辦？我應該去瓦蘇兌瓦的宮殿見他嗎，我又該怎麼辦？」天黑之後，奎師那和巴拉兌瓦不久便獨自來到他那裡。祂們看見祂們的父親非常悲傷，他的頭埋在手裡。奎師那坐在他懷裡，抬起祂父親的下巴，說：「父親，你為什麼這樣坐著，獨自一人，沈默不語？」

看著巴拉兌瓦，南達說：「我的愛兒，你為什麼不早點來？」

巴拉兌瓦回答：「父親，有件非常奇怪的事正在發生！很多人說我們其實是瓦蘇兌瓦的兒子，但我不接受這個說法。即使我們是瓦蘇兌瓦的兒子，除了你以外，我們不認識任何別的父親！如果母親和父親為了任何原因拋棄兒子，那麼養育他的那些人就真的是他的母親和父親。父親有多種：孕育你的那位、養育你的那位、國王、靈性導師、岳父和家庭祭師。但在他們中，最好的就是養育和保護你的那一位，因此我只是你的兒子，除了你以外，我們不認識任何別的父親。我甚至一秒也不想再留在瑪圖茹這裡；我想立即陪你和奎師那回去巴佳！」

南達爸爸說：「我的愛兒，不要這樣說！聽到這些說話，我的弟弟瓦蘇兌瓦會死，兌瓦葵也會死！」南達爸爸說這番話，因為他知道他們真的會死，因此他比瓦蘇兌瓦和兌瓦葵更寬大為懷，當奎師那留在瑪圖茹與他們一起時，他們不大關心巴佳居民的感受。他對巴拉兌瓦說：「他們其中六個兒子被殺，他們好不容

易才能救回你們兩個。如果沒有把你帶來哥庫拉，你也可能被殺。因此我們永遠都感激瓦蘇兌瓦，因此你留在這裡！我會帶奎師那回去哥庫拉。」

巴拉兌瓦回答：「即使是一秒，我都不會和奎師那分開！我視你為我唯一的父親，奎師那是我唯一的弟弟！」

然後南達爸爸看著奎師那，因為奎師那在童年時曾經給予南達極好的忠告。他問祂：「我該怎麼辦？」

奎師那回答：「父親，我可以說話嗎？」

「請便。」

「以我的意見，如果巴拉兌瓦·帕佈回去巴佳，撇下瓦蘇兌瓦和母親兌瓦葵在這樣的困境，那會是不祥的。如果我回去，那麼他也必須走。所以如果你會批准的話，我們便會在這裡耽待幾天，然後我們兩人隨後便會一起回來。」祂所說的話對南達爸爸有點影響力，但南達只能保持沈默。奎師那繼續說：「我準備好現在和你一起回去，但屆時人人都會說：『南達爸爸非常殘忍！即使在瓦蘇兌瓦和兌瓦葵的所有孩子死去之後，他都從他們那裡帶走奎師那和巴拉茹阿瑪兩人，返回哥庫拉，讓他們也死去！』因此請不要這樣做。康薩現在已經被殺，我們只需要多幾天來完成我們在這裡的工作，殺死餘下的所有惡魔。請你回家吧。」

關於這點，聖維斯瓦納·查誇瓦提·塔庫爾說，一個人不管最深受哪個人鍾愛，不管他們是誰，他都會留在他們身邊。每個生物體都渴求愛，那怕是一只狗。奎師那在別的地方無法得到巴佳的純粹愛意，這是真的。不管是在瑪圖茹或杜瓦爾卡，祂都無法獲得雅淑妲和南達給予祂的愛，那怕是一丁點，牧牛姑娘對祂的純粹愛意那麼純粹，以致祂在整個宇宙別的地方都找不到那樣的東西。那麼祂放棄那種愛，前往瑪圖茹？維斯瓦納·查誇瓦提·塔庫爾說：「我們根本不相信那個說法。人們或會說祂離開了巴佳，去了瑪圖茹，但不可能這樣！祂以不展現的形象留在巴佳。誰都看不見祂，但祂在那裡。」

「當阿庫茹帶奎師那和巴拉兌瓦乘牛車前往瑪圖茹時，前往瑪圖茹的，其實是祂們以富裕形態擴展為兌瓦葵和茹蜜妮的兒子。祂們以祂們的原始形象留在巴佳，但沒有人知道此事。這怎樣可能？藉由令不可能變得可能的瑜伽瑪亞能量。」因此奎師那恆常留在溫達文；這是我們各位哥斯瓦米傳授的獨特概念。若奎師那實際上能夠離開巴佳，那就會表示當地的居民不是最愛祂，奎師那也不是最愛他們，這兩種想法都不可能。因此祂從沒有離開溫達文。

接著發生了什麼事？奎師那開始住在瑪圖茹，亞杜(Yadu)王朝的所有成員都回來了。由於懼怕康薩的暴行，他們到處逃亡，但在康薩死後，他們便回到瑪圖

茹，再次開始快快樂樂地在那裡生活。同時，阿斯緹(Asti)和帕爾緹(Prapti)，即佳茹山達的女兒，她們嫁給了康薩，接近她們的父親悲嘆：「你的女婿沒有過失！即使他沒有反擊，祂們也把他扔在地上，殺了他！」佳茹山達勃然大怒，率領大軍攻擊瑪圖茹十七次。奎師那在想：「我現在應該回去巴佳嗎？」但祂無法回去，因為瓦蘇兌瓦看到奎師那沒有恰當地接受教育；祂只知道怎樣帶牛群出外放牧。於是他想先給奎師那舉行聖線淨化儀式(samskara)，因此他便召嘎伽師到他的家。

不論是本地的或是遠道而來的，人人都獲邀參加典禮，但卻刻意不邀請南達和他的兄弟烏帕南達等等巴佳居民。接受烏達瓦和阿庫茹等等地位較高的王族成員的忠告，瓦蘇兌瓦和兌瓦葵在烏嘎爾三的會議中決定了：「如果邀請巴佳居民來這裡參加典禮，就會激起奎師那心內的巴佳情感，祂肯定會渴望與他們一起回到巴佳。如果那種情感在祂心裡覺醒，那麼我們誰都無法遏止，因此還是不邀請他們較好。」為了那個典禮，奎師那剃了頭，只留下一條小辮子(Sikha)。穿著木屐和拿著棍子，祂穿上整套貞守生的服飾。然後嘎伽·牟尼便把三讚曼陀(gayatri-mantra)和聖線傳授給祂，把化緣的布繞住祂的脖子，說：「我親愛的孩子，現在懇求一點佈施吧。」

之前，雅淑妲在巴佳告訴過奎師那：「當你接受聖線時，我們會把你化緣的布放滿珠寶。」現在奎師那想起那個情景，在那個盛大的聚會裡，祂開始焦急地東張西望：「我的母親在哪裡？」在典禮上，兌瓦葵盛裝打扮，穿上了最好的服飾，坐在前面要給奎師那佈施。奎師那正焦急地到處張望：「我的母親在哪裡？我的母親在哪裡？」但卻看不見她，對雅淑妲深刻的記憶歷歷在目，祂心想：「在南達府的某個地方，我的母親會倚門獨站。有時她會望進屋裡，有時她會望向外面。她會哭，不知道我在那裡，忖度著：『這一刻，我的兒子在做什麼？』我在這裡，在喜氣洋洋的盛典中接受這根聖線。」

高呼：「母親！母親！」奎師那倒地不醒人事。慶典的所有興奮刺激和化緣佈施統統都立即停止，每個人都跑向奎師那，扶祂起來。目睹此情此景，亞杜王朝的那些成員說：「看看祂對巴佳的依戀多麼強烈！為了教育祂，應該把祂送到遠處！應該把祂送到烏贊(Ujjain)，祂在那裡才可以開始嚴格遵守祂的誓言，以及祂靈性導師的訓示。只要祂的靈性導師認為恰當，祂都會留在那裡，然後當祂回到這裡時，祂的本性將已改變，祂會明白祂真的是瓦蘇兌瓦的兒子。」於是他們便把祂送去那裡。

巴佳居民不知怎的知悉這一切，說：「把他視作他們自己的兒子，他們給了他聖線？透過聖線禮，他們強行令他成為統治者嗎？他們又殘忍地把他送到烏贊，讓他師承山迪盼尼·牟尼(Sandipani Mani)接受教育？額上劃著橫紋標記，山迪盼尼·牟尼是山卡茹的非人格崇拜者！他們為什麼把奎師那送去他那裡？」瑜伽瑪亞安排把奎師那送到山迪盼尼那裡，因為若把祂送到偉大奉獻者那裡，偉大

奉獻者就會認出祂。因此便把祂送往不會認出祂的施瓦奉獻者那裡，那就不會揭露祂的身分。奎師那被送到烏贊，祂在六十四天之內學曉了六十四門藝術。

當奎師那從那裡回來時，祂派烏達瓦到巴佳。與烏達瓦談過之後，其中一個牧牛姑娘認為蜜蜂也是奎師那派來的信使，開始對它說話：

api bata madhu-puryam arya-putro dhunaste
smarati sa pitr-gehan saumya bandhums ca gopan
kvacid api sa katha nah kinkarinam grnite
bhujam aguru-sugandham murdhny adhasyat kada nu

《聖典博伽瓦譚》10.47.21

現在奎師那在山迪盼尼的修院(asrama)完成了他的學業，他會回來這裡嗎？他在瑪圖茹肯定會待不住！他現在是不是在路上，正要來這裡嗎？兩個多月前他告訴我，他會在「後天」回來，但他仍然未到。曾幾何時，他記得我們嗎？他記得我們是那些為他串成美麗花環的人嗎？他記不記得：「噢，牧牛姑娘的美麗甚至勝過世上最美麗的女子？」曾幾何時，他這樣想起我們嗎？還是他甚至貶抑地想起我們？「噢，是的，那些牧牛姑娘是製造奶品的蠢女孩，一無所知。」當他聽到一首歌或看見一些舞蹈時，他記得我們和我們共享的情感，即他那低微女僕的純粹愛意嗎？他什麼時候會回來，把他沾有沉香味的手放在我們頭上，就像他在娜莎之舞期間那樣，把他的長臂繞住我們的脖子，從而令我們無懼？

同樣，南達爸爸和所有巴佳居民自奎師那的童年起，對祂的情感已經極為強烈，雖然祂沒有從瑪圖茹或杜瓦爾卡給他們捎來任何消息，最後，在庫茹之野之戰之後，在當地崇拜太陽神的適當時機來臨時，南達爸爸、雅淑姐、牧牛姑娘和所有巴佳居民都不約而同，自行前往庫茹之野，終於與祂重逢。

我們現正討論的詩節說 sva-putram。用了意謂「自己的」sva 這個字，因為不然的話，putra 一字可以解釋為，奎師那是南達的養子。於是這個詩節說：「牽著他自己的兒子」—不是牽著瓦蘇兌瓦的兒子—「他一再擁抱和親吻祂」。由於南達極疼愛奎師那，他體驗到瓦蘇兌瓦甚至都從未感受過的至尊靈性極樂(paramam)。paramam mudam 的另一個含意可以是，南達感受到那種甚至連堪受所有奉獻者崇拜的拉釋米都無法獲得的狂喜極樂。

Udara-dhah—南達爸爸非常慷慨寬宏。在奎師那的誕生節慶那天，他給婆羅門佈施了牛群、珠寶、布和他的一切所有。Udara 也可以解釋為天資過人。若他不甚聰明，他就不會僅是請求布茹阿瑪賜福，祈求能對至尊主懷著最崇高的父母純愛。他不祈求普通的兒子，他甚至沒有祈求得到至尊主做他的兒子，但他只祈求對至尊主的奉愛。這是適當的渴望—懇求奉愛，懇求純粹愛意。我們師徒傳系裡的典範師不認為得到奎師那是終極目標；他們認為得到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

才是終極目標。尤其是巴佳居民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其中尤其是牧牛姑娘的純粹愛意。其中強調了茹阿妲的純粹愛意—對茹阿妲的摯愛(Radha-vallabha)—奎師那一懷著純粹愛意。

南達只懇求對至尊主的奉愛，不求子嗣。瓦蘇兌瓦祈禱：「我們渴求一個像你那樣的兒子。」但南達祈禱：「我們渴望對你懷著父母純愛。」當布茹阿瑪賜福杜榮那和達茹阿時，杜榮那說：「請先問我的妻子想要什麼。」達茹阿回答：「當至尊梵本人誕生在這個世界，上演祂奇妙的人形逍遙時，我們渴望對祂懷著濃厚的奉愛。」

父母都會愛他們的兒子，但母親會更愛他。實際上母親撫育孩子，父親則提供所有衣服和食品等等必需品。在晚上，孩子的哭聲若吵醒了酣睡的父親，即使只是片刻，他甚至也許渴望把孩子放到屋外！但如有必要，母親會徹夜不眠，給孩子餵奶，撫慰他，哄他再次入睡。母親準備好面對任何艱辛，因此她無微不至地照顧孩子，這對父親來說絕不可能。

有一次，南達為了給康薩繳稅，前往瑪圖茹與瓦蘇兌瓦見面，耗時一整天他才回到巴佳。但雅淑妲甚至無法忍受與奎師那分離片刻，因此雅淑妲對奎師那的愛大於南達的愛。當烏達瓦到訪巴佳時，南達爸爸能夠與他寒暄數句，雅淑妲卻不能。以她的狀態，她不可能說話；她僅是躺在附近的地上痛哭。

當布茹阿瑪偷去牧牛童和小牛時，奎師那呈現了他們全體的形象，為時一年，又喝母親那樣的牧牛姑娘和母牛的奶。要描述那些母親那樣的牧牛姑娘和母牛的榮耀甚為困難，更何況是描述雅淑妲的榮耀？在奎師那居於溫達文的整段期間，她懷著濃厚的純粹愛意給祂餵母乳，她的榮耀無窮無盡而深不可測。若某人得到對奎師那的奉愛，那怕只是一丁點，那麼他們便感到他們的生命全然功德圓滿。因此更何況是雅淑妲？我不知道我們甚至有沒有勇氣試圖描述她的奉愛。

奎師那離開溫達文前往瑪圖茹之後，母親雅淑妲停止做所有家務。廚房一直骯髒不潔，所有鍋子都倒置了，到處都有蜘蛛網。她會為誰下廚？當奎師那臨在時，她會興高采烈地為祂下廚，但她感到在奎師那離開之後，她再沒有下廚的對象。她開始顯示步入老年的特性，在一個非常炎熱的下午，當時她感到特別難過，奎師那童年逍遙的眾多記憶開始向她一一來襲，她立刻深陷於靈性情感之中。屋裡有奎師那的衣服和祂的多件玩具，例如玩具小牛和小竹笛等等。她把這所有玩具收集在布袋裡，離開屋子，開始走遠。然後她其中一個住在附近的朋友走近她，說：「姊妹，你去哪兒？」看到她正要去某個地方，其它人便聚集在她周圍，問她：「母親，你去哪兒？」之前她甚至無法說話；每當她想說話時，她就會百感交集，哽塞難言，只能哭泣。但現在她說：「無論我的刊海亞在哪裡，我就會去那裡。」

「什麼？你的刊海亞在哪裡？這是南達村，他卻在瑪圖茹！午後驕陽極其熾熱，烈日迫人，地面肯定會灼傷你的腳，那麼你要怎樣去任何地方？」

「沒有他，我活不成。」

「那就去瑪圖茹吧，然後你會做什麼？」

「我會去那裡，到達接待室時，我會說：『我想見兌瓦葵王后。』如果某人帶我去兌瓦葵那裡，我就會倒在她腳下，說：『我生生世世都會給你為奴為婢。我會侍奉你的孩子—他不是我的孩子—我又會為你們兩人下廚。我永遠都會給你為奴為婢。請把我留在你的宮殿，我在那裡只會吃你剩下的殘羹，恆常服務你。那是我夢寐以求的。』」話畢，她過於激動，就地倒下；她多麼愛那個作為她兒子的主！

巴佳奉獻者對奎師那懷著最高層次的愛。他們的愛決不像這個世界的愛來去不定；他們全都是奎師那的永恆同遊，他們的純粹愛意似是深不可測的海洋。在雨天，即使河水高漲，甚至更湍急地流向海洋，海洋本身也從不高漲。它在乾燥的日子也從不減少；因此對深不可測的海洋來說，從不發生水位高漲和下降。這些奉獻者的愛也是一樣，南達和雅淑妲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層出不窮，多彩多姿。

第十三章

母親雅淑姐綁住奎師那

sa matuh svinna-gatraya
visrasta-kavara-srajah
drstva parisramam krsnah
krpayasit sva-bandhane

《聖典博伽瓦譚》10.9.18 和《Brhad-bhag.》2.7.129

當奎師那看見雅淑姐那麼拼命苦幹，以致她全身大汗淋漓，繞住她辮子的花環也掉下來，祂便仁慈地容許祂自己被她綁住。

薩拿坦·哥斯瓦米說，描述雅淑姐的生平時，蘇卡兌瓦·哥斯瓦米歡欣鼓舞，驚喜莫名。雅淑姐的父母情懷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特別，甚至比南達更特別，因為其他人的父母情感都不像她的情感那樣完全征服奎師那。奎師那是解開這個物質宇宙的束縛的那個人，甚至為那些以敵人心緒接近祂的人鬆綁。祂是這五種解脫的賜予者：與主住在同一星球(salokya)、成為祂的個人同遊(samipya)、獲得類似主那樣的靈性形象(sayujya)、獲得類似主那樣的富裕(sarsti)和融入祂的光芒(sarupya)。不單是這林林總總，祂還賜予那稱為純粹愛意的特別解脫。祂甚至把那種純粹愛意賜予普姐娜，她假扮祿姆來接近祂，要把祂置諸死地。即使她是個敵人，她都在哥樓卡獲賜祿姆之位，她的親戚阿嘎魔和巴卡魔，即使他們也是敵人，也得以與主同住同一星球。但在這裡，我們卻看到那種解脫的賜予者本人被雅淑姐綁起來；看看這段逍遙時光多麼美妙！

在她房子外面一個載滿牛奶的大鍋子下面，雅淑姐用牛糞作為燃料生了火，炊煙裊裊，飄送四方。然後她便回去攪拌黃油。時值點燈節(Dipavali)之後的清晨，忙於他們早上的職務時，所有家僕都銘記和唱誦奎師那的逍遙時光。那時候，奎師那醒過來，看不見祂母親，祂從祂的床起來，開始放聲大哭。當雅淑姐望過去，看見赤身露體的小男孩時，便把祂抱入懷裡，開始餵祂母乳。當時她感受到非常澎湃的靈性狂喜波濤，以致她淚如泉湧，母乳滿溢。奎師那甚至不需要把母乳吸吮出來；它自動流出，奎師那毫不費力地喝。

與此同時，雅淑姐看見她放在火堆上的牛奶正在沸騰，於是她立即站起來，跑去那裡。之前她只想把奎師那抱在她懷裡，給祂哺乳，但現在她直接關心的卻是牛奶—它正沸騰溢出，刻不容緩。那一刻她不是想著奎師那滿不滿足，即使奎師那用祂的雙手和祂的嘴緊抓著她，她卻留下祂，起來料理牛奶。強大的吃人女妖普姐娜竭盡所能，試圖掙脫那同一位奎師那的五指山，卻無能為力。她甚至飛上天空，試圖飛回瑪圖茹，但奎師那使勁地緊抓她的胸部，使她倒在地上。奎師那能夠毫不費力地緊抓普姐娜，但當奎師那渴望「媽媽不要離開我！」時，即使

祂卯足全力，她仍然過去料理牛奶，留下祂獨坐該處。奎師那大發雷霆，開始大哭，祂雙眼通紅。祂像孩子們一樣咬住祂的唇，心想：「媽媽離開我，不餵我母乳？」於是祂拾起一塊石頭，敲破黃油罐。

雅淑妲對牛奶說：「不要滾溢出來！我需要你來為奎師那準備甜品！」但牛奶也許素有不滿：「你需要我來做什麼？奎師那的胃的性質是什麼？深不見底，永遠都無法真的填滿它。但你的母乳也絕不枯竭；奎師那可以永遠一直喝你的母乳，它永不枯竭。因此我自己的生命毫無價值。如果我將永遠無法滿足奎師那，那麼我便會滾溢到火裡去，了此殘生。」

看到牛奶沸騰而起，滾溢出來，雅淑妲對它說：「不要輕生！我需要你來為奎師那準備甜品！」洒了一點水在牛奶之上，防止它滾溢之後，雅淑妲便回去，發現了那個破爛的黃油罐。看不見奎師那，她便到處搜尋，直至她注意到祂那些朝著房子那方的足印，當她看見祂給猴子餵一些乳酪，自己又吃一些時，她會心微笑。她心想：「奎師那是這些猴子的真朋友！我應該為此懲罰他，但那樣便會很掃興。而且我到現在也沒有做過這樣的事。」因此低笑幾聲，她拾起一根棍子來嚇唬祂，並悄悄躲起來，於是祂就不會知道她正在觀看。她心想：「如果他望過來，知道我正在觀看，那麼我將必須立刻跑去抓住他。」奎師那也很機警，細想：「如果母親或任何人過來，我都必須立刻逃走。」

雅淑妲看到那裡有一群烏鴉與猴子一起。它們以前全都在茹阿瑪的逍遙時光裡——烏鴉來自卡庫布山迪(Kakubhusandi)的王朝，猴子則來自哈努曼和蘇嘎瓦(Sugriva)的王朝。奎師那感激它們所有人，於是祂在餵飼它們。烏鴉在下面攫住落在地上的滴滴乳酪，猴子則在奎師那旁邊，直接用它們的手拿乳酪。起初她滿面笑容，但後來她像貓那樣非常緩慢地接近祂，而祂——祂的聖名為這個世界的人驅走假象的影響力，保護他們免致看見鬼差(Yadadutas)——則以驚慌的眼神看向她。祂會怕誰嗎？祂怕康薩嗎？有些人說祂因懼怕康薩而前往哥庫拉，但其實祂去那裡品嚐純粹愛意。祂從不怕任何人，但一看見雅淑妲，祂便跳下來，逃之夭夭。

雅淑妲追趕祂，我們也渴望以我們的奉愛捉住至尊主，但我們不像她，我們無法抓住祂。「過了那麼多天，每天我都忙於唸誦主哈瑞的聖名。但今天我還沒有直接體驗到至尊主。我的心還沒有溶化，我還沒有為祂流過淚，唸誦主哈瑞的聖名時，我也不曾感受到狂喜極樂。我的心怎樣才會改變？我看見隧道盡頭沒有亮光，什麼都沒有。我怎樣才會獲得奉愛？」我們應該思考這些事情。只要我們心裡殘存世俗視域，那怕是一點點，我們不會抓得緊祂。我們無法透過精微層面的覺悟抓緊祂，我們也無法透過虛無層面的覺悟抓緊祂。我們的想法一定要像巴佳居民那樣，例如雅淑妲和其他牧牛姑娘等等，那麼我們才能抓緊祂；否則不能。但我們也追趕著祂；我們也滿腔熱忱。或許我們服務我們的靈性導師時履行過一些犧牲祭祀，當我們聽到主哈瑞的題旨時便獲得一些奉愛情感，但我們具備征服

至尊主的那種純粹愛意嗎？即使是心靈純樸的瑜伽師，在神定時也無法瞥見至尊主的影子！

雅淑妲真的在追趕奎師那一步行，不是以心意的速度。那是另一回事。她不是以心意的速度追趕祂，而是以步行，並努力抓住奎師那的展現形象。有時她會走近祂，然後祂又會悄悄躲開她，祂正這樣和祂的母親玩耍。若我們具備這種能藉此接近奎師那的奉愛，那麼便會輕易抓住祂嗎？仍是會非常困難。即使「走近祂」時，我們仍然會相距多遠？雖然祂恆常近在咫尺，就在我們心裡，我們卻看不見祂在那裡。雅淑妲看見祂，追趕祂，又抓住祂，但我們怎麼樣？我們沒有履行所需的靈性修習或專注的靈修來抓住祂。當我們心內有足夠的熱忱時，我們才會抓住祂，但首先定要完全忘卻世俗快樂的強烈慾望。奎師那在奔跑，雅淑妲也在奔跑，但她為了抓住奎師那，將必須比祂跑快兩倍。

蘇嘎爾瓦(Sugriva)的兄弟瓦里(Vali)履行苦行來崇拜太陽神(Surya)，太陽神便顯現在他面前，問：「你想要什麼祝福？」瓦里說：「我渴望這個祝福，每當有人來到我面前戰鬥，我既會保持我自己的所有力量，又會攝取我對手的一半力量。」得到了這個祝福一天之後，當惡魔茹瓦拿走近瓦里時，他剛在河邊崇拜太陽神。茹瓦拿認為他是全宇宙最強壯的人，於是使用他那二十只手開始騷擾瓦里，向他潑水。但瓦里僅是用一只手繼續他的崇拜，另一只手緊抓住茹瓦拿，把他夾在臂彎下。瓦里甚至沒有直視茹瓦拿，就像剛剛打死背上蚊子的人一樣。

除了至尊主之外，沒有人能夠殺死瓦里，儘管那樣，至尊主都必須巧施妙計來殺死他。茹阿瑪從隱蔽處殺死他。否則，若祂走到瓦里面前，瓦里就會攝取祂的一半力量，茹阿瑪也就會戰敗！同樣，我們可以看到，要抓住奎師那，必需雙倍速度；那才可以抓住祂。「兩倍速度」表示一定要有我們自己的誠懇努力，奎師那也必須向我們施恩。祂愛眾生，但我們必須愛祂兩倍之多，那麼我們才能抓住祂。

奎師那有時記起祂自己的至尊性(bhagavatt)，但雅淑妲以為祂只是個普通小孩，她時時刻刻都懷著這個想法愛祂，又把她的一切都給予祂。在這個純愛階段，也許似乎更愛心上人的資產，多於愛心上人自己。也許我們對我們的父親具備濃厚的奉愛心，但若我們穿上我們父親的涼鞋，據為己有，那是真正的奉愛嗎，抑或不是？我們應該一視同仁，像尊重父親那樣尊重他的涼鞋，就像巴茹塔侍奉茹阿瑪祭鐸的木屐一樣。那是正確的見解，那才真的是純粹愛意。但若我們對所愛的人的資產漠不關心，那就不是純粹愛意，我們若用之於我們自己的享樂，那就不是純粹愛意。奎師那的布、祂的笛子、祂的玩具、牛奶和黃油全都是給祂的一真正奉獻者有時似乎會更愛這些物品，因為奎師那非常鍾愛它們。

雅淑妲濃情厚愛地給奎師那哺乳，那麼她更愛奎師那本人，還是牛奶？肯定是奎師那，但若牛奶受到某些形式的糟蹋，她便會非常不安。她思索：「如果

奎師那喝這牛奶，他便會長壽健康。我會用這牛奶來做 sandesa、rabari、khira、malpura 和多種美味菜式，給奎師那品嚐。」在其他時候，當母親雅淑妲給奎師那做一些美麗嶄新的絲綢衣服，給祂穿上之後，祂到外面附近的一些泥漿裡玩耍，那時候，雅淑妲看見祂便說：「唏！看你把你的新衣服弄成怎樣！」然後奎師那便忖度：「母親愛我，還是我的衣服多一點？」因此奉獻者有時也許顯得更重視奎師那的隨身用品，多於重視奎師那本人；那是純粹愛意的徵兆之一。除了祂的奉獻者之外，奎師那最珍貴的財產是什麼？因此即使千生萬世專注於靈修之後，那些不尊重祂奉獻者的人絕對會一無所得。

因此雅淑妲去保護牛奶，不致會浪費它，當奎師那打破黃油缸時，她追趕祂，要糾正祂的過失。她舉起她的棍子，說：「好吧—現在我會打你！」

奎師那怕極回答：「母親，不要打我！」

「那就告訴我—你為什麼打破了缸子？」

「我沒有打破它！」

「那麼是誰幹的？」

「一定是你走過時意外弄破了它！你那時心不在焉！」

然後雅淑妲更加震怒，說：「你為什麼偷竊？我家族這邊沒有小偷！你是我們家族裡唯一的小偷！」奎師那又跑開，她再舉起她的棍子追趕他。當她奔跑時，她的頭髮蓬鬆，筋疲力竭，但她決意要抓住祂。終於在一些家僕的幫助下抓住了祂，她把祂帶回屋裡。「現在我會打你，猴子的淘氣朋友？你從別人的家和你自己的家偷東西！你覺得那樣很好嗎？」

奎師那回答：「母親，不要打我！打我於事無補！」

於是她放下棍子，說：「好吧，那麼我會把你綁起來。」於是她從她鬆散的頭髮那裡拿起那條繩子，試圖捆住祂。祂纖瘦的腰美輪美奐地點綴著金飾，她把繩子繞住腰部，卻發現繩子太短。她對牧牛姑娘說：「多拿一些繩子來！」但即使加上了更多繩子，卻仍然無法綁住奎師那。瑜伽瑪亞見狀：「我的主人現在不想受縛。」因此，雖然奎師那腰部的尺寸維持一樣，但透過瑜伽瑪亞的影響力，繩子總是短了兩手指的長度。由於雅淑妲仍然沒有足夠的決心，因此她甚至一次都無法圍繞奎師那的腰，人人都目瞪口呆。

捆住這樣纖瘦的腰該有什麼困難？就像我們那些目前正專注地實踐循序漸進的靈性修習的人。我們一般都相信至尊主非常仁慈，但有時我們的信心卻變得

薄弱。「至尊主的聖名是不是真的有那麼多能量嗎？祂是不是真的能夠賜予奉愛？我會見到至尊主嗎？」若在唸誦主哈瑞聖名期間，一切困難不獲根除，他也許會開始思索：「到底有沒有至尊主？」他也許感到一無所獲，他的不快樂沒有減輕，他的貧困不獲根除，他畢生專注於靈修之後，他可能只是失望落淚，鬱鬱而終。相反我們應該懷著這種好品質的信心繼續唸誦，使我們會恆常想著：「我的努力肯定會成功。」

但有時我們的決心不堅定，很多修習者掉進陷阱，再次陷於享受假象，想著：「我會努力工作，賺很多錢，建一所房子，安居樂業。」但他們忘了有天他們終要一死，留下一切。雅淑妲最初以為她會用繩子輕易綁住奎師那的腰，但這事發生了嗎？同樣，當我們最初開始奉愛生命時，我們認為臻達至尊主不會太困難；但認識到事實真相後，我們決不應失望。很多奉獻者失望沮喪，但我們應該恆常保持熱誠和決心。

一段時間之後，當牧牛姑娘看見數千根繩子綁在一起，但仍然無法捆住這個年幼的小孩時，她們目瞪口呆，雅淑妲尤其驚訝。雅淑妲心想：「從大清早到現在，我一直都在努力捆住他？繩子已經那麼長，卻仍然甚至連一次都捆不住他。每次都短了兩手指的長度。不是短了一只、三只、四只，或五手指的長度，每次都確切地短了兩手指的長度！這是為什麼？」

繩子短了的原因有兩個。第一，瑜伽瑪亞看到奎師那不想被縛，於是沒有奎師那的許可，其次，雅淑妲沒有足夠的熱切渴望。專注於靈修要有奎師那的恩慈和奉獻者的熱忱。當兩者一起到臨時，才會得見至尊主，並以純粹愛意征服祂。雅淑妲一旦沒有足夠的熱切渴望，便無法捆住祂。但她後來變得更堅決，心想：「這是我自己的小孩子，站在我的所有朋友面前，我竟然無法捆住祂嗎？現在我一定要綁起祂，要不然我便乾脆放棄我的生命！」她開始冒汗，滿臉通紅，krpayasit sva-bandhane一看見她竭力捆住祂，奎師那的心溶化了。瑜伽瑪亞的影響力撤回了，最後祂容許她捆起祂。

薩拿坦·哥斯瓦米在這裡說奉獻者有兩類：那些渴望通過專注於循序漸進的靈性修習來臻達至尊主的人，以及那些僅是仰賴奎師那的人。瑪哈帕佈說兩者都是必要的。小貓不需作出任何努力；母貓餵飼它們，養育它們，把它們銜在嘴裡到處去，小貓日日夜夜所做的全都只是「喵喵」叫。但幼小的猴子自己必須緊抱住它們的母親；否則它們便會完蛋。當母親準備從一個屋頂或大樹過去另一處時，那些幼小的猴子立刻跑過去，雙臂繞住她的肚子或坐在她的背上，帶它過去。她自己從不抓住那些幼獸，它們若不抓住她，她便丟下它們，自行離開，心想：「無論如何，這樣沒用的後代有什麼好處？」

那麼，在這裡，有關靈修或恩慈的首要考慮因素是什麼？瑪哈帕佈說兩者都是必要的。實際上沒有人能以他們的靈修力量來綁住至尊主，但透過越來越盡

力，直到這樣的莫大決心來臨時，便完全忘了身體的所需和世俗依附，屆時至尊主的心便會融化，祂便會賜予特別的恩慈。至尊主的恩慈時時刻刻都惠澤眾生，但不是那種實際上能綁住祂的特別恩慈。看到祂的奉獻者認真地竭力而行時，例如茹阿古納·達薩·哥斯瓦米的棄絕，祂才會賜予那種特別恩慈。茹阿古納·達薩·哥斯瓦米日日夜夜怎樣履行專注的靈修？六位哥斯瓦米會在戶外生活，住在叢林內，例如南達村，或微風湖(Pavana-sarovara)附近。他們會住在樹下，蛇、蠍子和多種不同的叢林動物在附近出沒。他們吃得極少，專注地履行極其嚴謹的靈修。

透過那種專注的靈修，才能得見至尊主，但我們專注於靈修時，哪有這樣的嚴謹和強烈？我們大吃大喝，我們又有被子、枕頭和披肩。在寒冷的日子，我們有大量熱騰騰的食物充飢，我們也沒有睡眠不足。因此，縱使至尊主的恩慈惠澤我們，偉大奉獻者的恩慈惠澤我們，但我們沒有六位哥斯瓦米的那同一種熱忱，那是我們的不幸。

描述雅淑姐的榮耀時目瞪口呆，又體驗到狂喜極樂之兆，接著，蘇卡兌瓦·哥斯瓦米體驗到出現在他心裡的這些感覺：

nemam virisco na bhavo
na srir apy anga-samsraya
prasadam lebhire gopi
yat tat prapa vimuktidat

《聖典博伽瓦譚》10.9.20 和《Brhad-bhag.》2.7.130
不論是布茹阿瑪、施瓦，或者甚至是幸運女神—她以一條金線的形象恆居於奎師那的胸膛—都不曾從賜予解脫的祂那裡，獲得雅淑姐得到的那麼多恩慈。

雖是至尊主自己的兒子，但甚至連布茹阿瑪也沒有像雅淑姐那樣，得到那麼多恩慈。布茹阿瑪生自至尊主肚臍上的蓮花。不管兒子本性怎樣，通常父親都對他的兒子最寬宏大量—不管他是個罪犯或其他。兒子通常都成為父親在各方面的繼承人，但即使是布茹阿瑪這樣極有資格的兒子，都得不到雅淑姐獲得的恩慈。來到巴佳，布茹阿瑪看見：「先是阿嘎魔這個冒犯者試圖吞噬奎師那，然後我看見奎師那賜他解脫！我看見一道光離開阿嘎魔的身體，飛上天空，然後併入奎師那的蓮花足！那不是普通的光；它肯定是阿嘎魔的靈魂！」

很多人無法識別奎師那的神聖徵兆，僅視祂為凡人。當奎師那以祂那杜瓦爾卡王的形象，準備離開這個世界返回哥樓卡時，普通人看到什麼？那個奎師那被獵人的箭射傷，開始流血，當場斃命。其它人看到奎師那的身體發出一道光芒，直衝天際。布茹阿瑪、山卡茹和其它人看到，當奎師那的永恆同遊向祂獻上禱文時，祂以祂那一模一樣的形象返回哥樓卡。杜瓦爾卡至高的奉獻者看到什麼？那

位奎師那沒有去任何地方；祂恆常都留在杜瓦爾卡。因此按照他們內在不同的發展程度，人們對祂有不同的看法。

當布茹阿瑪看見奎師那賜予阿嘎魔解脫的逍遙時光時，他十分驚訝，心想：「我怎樣才能看見更多這樣的逍遙時光？」與此同時，奎師那記起祂想自己成為那全部的牧牛童和小牛，於是這正是個機會，在一段逍遙時光裡實現祂的所有目標。在這段逍遙時光，祂可以與所有牧牛姑娘成婚，否則，由於祂若與她們保持關係，意識世俗的人就會批評祂。然後瑜伽瑪亞便啟發布茹阿瑪的心，他想：「如果我偷走牧牛童和小牛，讓我看看接著會發生什麼事。」

最後，看到奎師那自己怎樣擴展為所有牧牛童和小牛，他們全部人的棍子、被子，一切又怎樣顯現為四臂的拿茹央那，眾多半神人又怎樣向祂們獻上禱文，他十分驚訝，馬上像棍子那樣倒在奎師那的蓮花足。然後他再看看，一切都消失了，只剩下奎師那的原始形象，以祂的三曲姿勢面露微笑地站著。

Na-bhavo—山卡茹也得不到雅淑妲那麼多的恩慈。誰是山卡茹？他和哈瑞是一模一樣的靈魂。為了向這個世界的人展示崇拜山卡茹的理想標準，奎師那崇拜過山卡茹一次。布茹阿瑪也許會受到冒犯，但山卡茹決不計較任何冒犯。奎師那委派山卡茹艱巨的任務，甚至上至以他那山卡師的化身迷惑生物體，山卡茹往往完成那些任務。

Na Srir—甚至連長居於主的胸膛，在巴爾森林(Baelvana)履行苦行和崇拜的拉釋米，都得不到雅淑妲那麼多的恩慈。Vimuktidat—奎師那是解脫的賜予者。祂賜予一些人臻達無憂星為目的地，其它人甚至是以哥樓卡-溫達文為目的地，但祂把獨特的恩慈賜給雅淑妲，這種恩慈不曾賜給任何人，而且祂本人都會受這種獨特的恩慈控制。

第十四章

初始的吸引力(Purva-raga)

gopinam paramananda
asid govinda-darsane
ksanam yuga-satam iva
yasam yena vinabhavat

《聖典博伽瓦譚》10.19.16 和《Brhad-bhag.》2.7.133

看見主哥文達，巴佳的牧牛姑娘便會享受到至尊快樂，但即使祂不在的一刻，她們都會認為那似是一百個年代。

奎師那和朋友帶牛群出外到蘆葦森林(Munjaranya)放牧時，發生了一場大火，火勢乘著馬車伏一樣的強風奔馳，直至大火把孩子們和牛群團團圍住。朋友便高呼：「奎師那！巴拉兌瓦！救救我們！」看到他們驚慌不已，奎師那便說：「閉上你的眼睛吧！」祂張開祂的嘴，吞噬了熊熊烈火。然後祂便吩咐他們可以張開眼睛；他們若目睹祂吞噬那場大火，他們就會害怕。但朋友看到一切如舊，牛群正在棗子(Bhandira)樹下靜靜休息。他們想：「我們怎會在這裡？剛才一切都在焚燒！那只是一個夢，還是真的？」然後他們全都開始歡天喜地的一起吃午餐。

同樣，透過培養專注於至尊主的靈修，以及靈性導師和至尊主的恩慈，我們便擺脫物質能量的熾熱之苦，我們會忖度：「那只是一個夢，還是真的？」自邈不可考之時一直折磨我們的那種痛苦根除時，我們會忖度：「它去了哪裡，好像只是彈指之間？它是真的嗎？」我們真的會記不起。

之後，奎師那帶牛群返回巴佳，牧牛姑娘渴望看見祂，那就是蘇卡兌瓦·哥斯瓦米所說的這個詩節所描述的時間。當祂走到她們面前，她們的喜樂倍增。雖然她們還沒有透過看見祂或聽聞祂而與祂建立關係，但她們仍然深受祂吸引，這稱為初始吸引力(purva-raga)。它既能存在於至尊的愛意對象(visaya)奎師那，以及至尊的愛意倉庫(asraya)牧牛姑娘之中。

在修習階段，要感受這種初始吸引力並不容易；普通修習者無法獲得在威迪亞帕緹(Vidyapati)、祭迪達薩(Candidasa)的作品、《牧牛姑娘之歌》和《聖典博伽瓦譚》的其他地方所描述的初始吸引力。只有臻達完美的靈性形象(svarupa-siddhi)一意識處於靈性情感的階段，察知到自己的永恆身份時一才會感受到這種渴望看見奎師那所致的焦急不安。只有比瓦曼嘎拉那樣的少數奉獻者，才在同一生之內感受到這類情感。但ksanam yuga-satam iva—奎師那片刻不在，

也感覺是千秋萬世—這種情感的本質是什麼？雖然在這裡它是初始吸引力，但它也可以是至高靈性情感，就像在這個詩節那樣：

yugayitam nimesena
caksusa pravrsayitam
sunyayitam jagat sarvam
govinda-virahena me

聖八訓規(7)

姊妹啊，與哥文達分離，即使一秒也看似千生萬世。淚水有如雨雲洒下滂沱大雨，從我雙眼傾瀉，整個世界似是虛空一片。

這都是至高靈性情感；它不是普通情感。詩人祭迪達薩寫過：

sai! keba sunaile syama nama ?
kanera bhitaro diya marame pasila go
akula karila mora prana

雖然外表看來，奎師那是受命於南達和雅淑妲，才與其它男孩一起在日間帶牛群出外放牧—祂知道這是祂那個階層的人的職責(dharma)—但祂其實是懷著莫大的靈性情感加入祂的朋友。祂剛渡過祂的童年，正踏入祂的青蔥歲月。奎師那與蘇巴拉或其他某個牧牛童在說話，而女朋友她們自己之間在聊天。對女朋友而言，賽(sai)是個非常簡單甜美的字。她們說：「賽，為什麼我們被迫聽到夏瑪的名字？它經由我們的耳朵進入，觸及我們內心深處，擾亂了我們的生活。」

由於熱切渴望得到奎師那，牧牛姑娘立即不知所措，這就是聆聽經典的目的。透過我們的耳朵聆聽我們堪受崇拜的神像的榮耀，我們的心應該十分依附祂，以致我們日日夜夜都只會冥想祂的甜美，僅此而已。臻達了完美形象，牧牛姑娘不單到達了修習的尾聲，她們實際上更是喜樂能量的展現。這種冥想對普羅大眾而言並不可能。但就像在油廠工作的人，手上肯定會敷上了一層油，當修習者聆聽及講述這些題目時，「他的手都會敷上了」，意思就是他心裡會出現一點靈性情感，他的生命會因而功德圓滿。

我們的靈性情感應該那麼深厚，以致我們甚至一刻都不會忘記這些題目，但令人遺憾的是，我們一般都慣於完全背道而馳。我們聆聽這些題目，但物質享受的憶念似乎隨即虛耗我們。我們在唸誦主哈瑞的聖名，研習詩節及誦讀經典，但我們的心意在哪裡？就像我們把一只空罐子放在河裡，它便立即灌滿水那樣，聽到一些這至尊主題旨之後，我們的心意又會立即充斥著感官享樂之念，我們自邈不可及之時已一直體驗著這些想法。即使心意也許不會經常保持穩定，但我們必須努力讓心意擺脫這些想法。我們應該前往任何正在講述主哈瑞題旨的地方，讓我們的心意完全滿載這些題旨，讓感官享樂之念無處立足。

對我們而言，實在沒有什麼比聆聽主哈瑞題旨更有利，我們的食品也應該如是。我們應該鍾愛主哈瑞的題旨，否則，明白到主哈瑞題旨會把我們的終極幸運賜給我們，那麼我們至少都應該認為聆聽題旨是我們的職責。心靈徹底淨化的那些人永不惦記感官享樂—當他們聆聽這些題旨時，觸及他們內心深處的深摯情感悠然而起，他們日日夜夜都一直全神貫注於那些情感。

祭迪達薩在另一處著述，維莎巴努大君的年輕女兒獨坐一旁，完全茫然，不與任何人說話，她的一位長輩對她說：「我的孩子，你在做什麼？你為什麼那樣坐在那裡？過來這裡，做這項工作吧。」但她卻聽不到；她無法理解她內裡發生了什麼事。她雙眼張開，那是有意識的徵兆，但她卻目無焦點，沒有望著任何東西。她見過夏瑪一次，但祂離開了，現在她只是繼續沈默木然。她茶飯不思，她穿著紅布—為什麼？為了要幫助她忘記祂的膚色，令她不會目眩神迷，那麼她的長輩便不會發現她的異狀。她用髮帶把白色的花綁到她的頭髮上，那麼烏黑的髮色便不會使她想起夏瑪，但由於祂佔領了她的心底深處，那麼她怎能防止祂的思念來襲？

然後她開始注視著與夏瑪同一色調的浮雲。有時她走進屋裡，有時她回到外面；她長嗟短嘆，她的心意飄移不定。然後一個長者對她說：「你為什麼去哪裡？有什麼必要？小心！不要再望向那個男孩那裡！即使一刻都不要把你的心意貫注於他，不然你便會履行不了你的家庭職責！你沒有聽著我說話，那麼你現在連你的長輩也不怕嗎？某個鬼魂還是半神人附了你身嗎？」對一切毫無知覺，她倒地不醒人事，當她們扶起她，把她放在別處時，她又再倒下。由於她不再懼怕她的長輩，她們甚至放棄那為她配婚的想法。但祭迪達薩說：「是的，我明白：她不是瘋狂，不是鬼魂附身，根本不是那樣，但她只不過是墮進那條黑蛇夏瑪的陷阱。」這就是初始吸引力。

但修習者怎樣才可以體驗這點？我們的心意通常都充滿無窮無盡各式各樣的物質渴望，但當這些渴望統統消除時，即是說得以與崇高靈性導師為伴，又得到至尊主無條件的恩慈時，一些靈性情感的影子便會來臨。透過唸誦美麗絕倫的夏瑪聖名和哈瑞奎師那曼陀，茹帕·哥斯瓦米、茹阿古納·達薩·哥斯瓦米和拿茹達全都在狂喜極樂之中瘋狂，那麼告訴我吧—當中定是蘊含了多少靈性情感？巴提維諾德·塔庫爾也寫過那麼多滿載靈性情感的詩句，例如：

vibhavari sesa, aloka-pravesa,
nidra chari utho jiva
Kalyana-alpataru (Nama-kirtana 2)

這是指冥想奎師那在普世眾生仍在酣睡時，在夜晚結束時所履行的那些逍遙時光。在同一首歌，phula-sara-jojaka kama：「主奎師那利用花箭增加牧牛姑娘

的渴望。」直至充分理解《Ujjvala-nilamani》敘述的概念，否則都不會理解這一句。又或者如果愛意三讚(kama-gayatri)對某人自我揭示，那麼那個人便會對它的含意有所理解，但沒有愛意三讚的恩慈，那就無法理解。純粹偉大奉獻者的靈性情感到臨這一句之中，但即使我們每天早上都唱誦這一句，我們從中得到什麼？因此修習者唸誦聖名和完美靈魂唸誦聖名之間的差別，有如天壤之別。當完全覺悟到主哈瑞聖名的甜美時，舌頭便會無法停止唸誦。例如，當采坦亞·瑪哈帕佈會去小便時，祂會用一只手緊抓住祂的舌頭。祂年輕的僕人哥帕拉見狀便問：「主啊，你為什麼這樣做？」

瑪哈帕佈回答：「我的舌頭不服從我。不應該在不潔的地方唸誦哥文達的聖名，但它不會服從我。」

哥帕拉回答：「但是，我的主，人在臨死之時也許會失禁，但如果我們屆時不唸誦聖名，我們的生命便白費了！」

瑪哈帕佈喜不自禁，說：「今天你成為了靈性導師。是的，那時候也應該唸誦聖名。」於是祂便放開祂的舌頭，時刻唸誦，即使是在洗手間之時。在晚上，瑪哈帕佈的僕人哥文達·達薩以為祂只是睡著了，但祂會徹夜不眠，唸誦奎師那的聖名，淚如泉湧，有時在牆上摩擦祂的臉。當茹阿亞·茹阿瑪南達和施瓦茹·達摩達茹會前來時，哥文達·達薩會非常不悅，心想：「他們為什麼前來？他們會弄哭祂，今天晚上祂會無法入睡。」

唸誦主哈瑞的聖名時出現這種高級的強烈靈性情感，那便會失去自控，情緒激動，會思量：「看不見奎師那，我無法再活下去！我怎樣才可以與祂見面？我要怎樣做？」然後對長輩的懼怕，為世唾罵的懼怕和自制全都盪然無存。某些禁制遏制愛意，但當它們全都瓦解之後，便失去自制。即使是茹蜜妮和薩緹亞巴瑪對此都無能為力，更何況是其它人？在茹蜜妮成婚前一晚，她經由一個婆羅門給奎師那送訊，說：「明天我會成婚。如果你不來救我脫離這個困境，我便會放棄我的生命。我正在不體面地給你寫這封信；有教養的女孩不應該這樣寫，但我正在厚顏地寫信給你，因為不是這樣的話，豺狼便會搶走屬於獅子的那一份。」於是即使茹蜜妮正在表達這些深摯的情感時，她都感到有點羞愧；但牧牛姑娘沒有感到這種羞愧，因此她們的情感非常深摯。當牧牛姑娘看見奎師那帶牛群放牧回來時，她們會以強烈渴望之眼凝視祂，她們的喜樂便會倍增。但當她們無法觀看祂時，即使片刻也像數百萬個永存的年代。這是初始吸引力，其中蘊含了無數美麗動人的情感。

牧牛姑娘覺得她們眼睛眨動的時間似是永無止境，在《博伽瓦譚》(10.31.15)，她們自己描述了這點：

atati yad bhavan ahni kanaanam

truti yugayate tvam apasyatam
kutula-kuntalam sri-mukham ca te
jada udiksatam paksma-krd drsam

當奎師那和朋友在森林流連度日時，無法看見祂那點綴著可愛髮絡的美麗臉龐，牧牛姑娘會因與祂分離而痛不欲生。不單如此，即使當奎師那在她們面前時，她們都認為眼睛眨動而過的一剎那彷彿千禧，她們咒罵造物主布茹阿瑪愚不可及，創造了必須眨動的眼睛而。我們的時間主要虛耗於到處開玩笑，但相比之下，這些偉大人物專注地履行哪種靈修？

我們讀到茹阿古納·達薩·哥斯瓦米畢生僅是笑過一次。當他讀到茹帕·哥斯瓦米的《Vidagdha-madhava-nataka》時，他的淚水滴在手稿上，化開了墨水。茹帕·哥斯瓦米見狀要求取回手稿，但茹阿古納·達薩把它緊靠心房，拒絕交還。於是茹帕·哥斯瓦米非常迅速地寫了《Dana-keli-kaumudi》，茹阿古納·達薩便開始大笑。否則他畢生都會一直哭求奎師那。若這樣哭求奎師那，那就是真正的靈性修習，也肯定會覲見到祂，就像比瓦曼嘎拉的情況那樣。我們目前也許只是從事真正靈修的類似品(abhasa)，但即使在這個類似靈修的階段，我們聆聽和講述這個題旨時都歡欣莫名，那麼想像一下，當我們投入真正的靈性修習時，我們會感到多麼喜悅！

第十五章

奎師那的美麗無可比擬

tan-manaskas tad-alapas
tad-vicestas tad-atmikah
tad-gunan eva gayantyo
natmagarani sasmaruh

《聖典博伽瓦譚》10.30.43 和《Brhad-bhag.》2.7.134

把她們的心完全交托給主奎師那的那些巴佳牧牛姑娘，會模仿祂的神情語態和祂的活動。由於她們把她們的靈魂獻給了祂，因此恆常都唱頌祂的榮耀，她們完全忘記了她們自己和她們的家庭利益。

在循序漸進的奉愛發展之中，從堅定產生品味，屆時便變得回味無窮。從品味產生依附，在這個階段會不願離開。然後出現靈性情感，之後是純粹愛意、情感、妒怒、無分彼此之愛、自發之愛、歷久彌新之愛，有時甚至是至高靈性情感，在這個階段，對奎師那的體驗會便得以達至巔峰。具備這種至高靈性情感，牧牛姑娘便全心全意貫注於奎師那，以致再也無法認為那是屬於她們自己的。若你在棉花上滴幾滴水，它會立即把水吸進去。同樣，牧牛姑娘內心的水也被奎師那棉花這樣立即吸進去—似是喪失了她們的個別存在。若某人有幸直接親見到奎師那，或從品味極樂情感的偉大奉獻者那裡聆聽祂的事情，那麼他們也許都會體驗到這同一的專注。越是歌誦祂的美德，他們便立刻徹底忘記他們自己的身體、他們的身體關連、他們的家，一切所有。

我們若要履行一項任務，但因一些障礙無法完成，我們便乾脆回家。但牧牛姑娘卻到處尋找奎師那，詢問蔓藤、樹木、茶拉茜和鹿有沒有看到祂；卻她們仍然遍尋不獲。但她們有沒有各自返家？即使她們找不到祂，她們都完全忘記了她們的家和家庭。她們那麼沉醉於思念祂，以致她們好像被鬼魂附身。採納了奎師那的身分，她們開始模仿祂的活動，互相說：「我的步姿多麼美麗？我吹奏笛子多麼動聽？」那時候她們不知道她們在做什麼，這就是 tan-manaskas 一字的含意。她們那麼全神貫注於奎師那，以致她們的本性像火中之鐵一樣改變了，她們忘記了一切。

當牧牛姑娘尋找奎師那時，她們銘記著的全是祂的美德，以及祂與她們共渡的逍遙時光。我們朝思暮想的卻是我們的物質舒適，我們也能夠忘記奉愛，她們卻恰恰相反。我們應該竭力成為采坦亞·瑪哈帕佈的永恆同遊那樣，例如瑪德瓦文鐸·普瑞(Madhavendra Puri)，他會數天不進食，甚至不化緣，恆常都沉醉於思念奎師那。當我們的奉愛增加時，我們會越來越忘記我們的身體所需和我們的身體關連，這種思念也會增加。奎師那離開了牧牛姑娘，但她們從不認為：「奎

師那這麼殘忍，因為祂離開了我們！」否則她們就會放棄尋找祂而回家，但她們沒有那樣做。她們繼續尋找祂，她們又開始唱歌來歌頌祂的美德，尤其是祂的仁慈：

pranata-dehinam papa-karsanam
trna-caranugam sri-niketanam
hani-phanarpitam te padambujam
krnu kucesu nah krndhi hrc-chayam

《聖典博伽瓦譚》10.31.7

主啊，你非常慈悲。如果你要把你的蓮花足放在我們的胸部之上，你又為什麼懼怕這或會有罪惡反應？僅是銘記你的聖名，所有罪孽都被銷毀。

Pranata 意謂若把一切皈依給至尊主，包括假我，那麼所有罪孽都會被毀，當全部罪孽被毀時，那便馬上得以直接覲見至尊主。嘎珍鐸(Gajendra)大象和鱷魚苦戰了數千年，直至，由於局部陷於水裡，於是他以象鼻拾起一朵蓮花，高高舉起，作為供品獻給至尊主，此時他默默祈禱：「主啊，現在我皈依給你，我甚至不在意你會救我，抑或我會死。」透過這皈依的力量，他生生世世的所有不要得劣根性和冒犯都被毀，至尊主立刻前來。祂用祂的神碟(cakra)殺死鱷魚，嘎珍鐸便獲救。

若某人實實在在地皈依給至尊主，那麼那種皈依就會是他所有過失的摧毀者。我們是這樣皈依嗎？我們的所有過失和冒犯都根除了嗎？這是量尺。我們現在感到的大多數痛苦，以及我們專注於靈修時一直出現的障礙，都是我們過去生生世世不當行為的反應。不管到哪裡去，這些前孽和冒犯的反應都避無可避，因此聰明人會一直與那些將逐漸引領他到至尊主那裡的聖人為伴。

牧牛姑娘祈禱：「pranata-dehinam papa-karsanam—哥文達啊，你那麼仁慈，以致你摧毀那些皈依給你的人的罪孽。我們已經皈依給你，那麼是不是因為我們前生的罪孽，因此你一直躲開我們，不讓我們看見你？我們正因與你分離而落淚，今天，這個世界沒有人像我們那麼不開心。我們永遠放棄了我們的家和家庭，現在除了你以外，我們無依無靠，沒有其他庇蔭！那麼你不會摧毀我們的所有罪孽嗎？」這是一個牧牛姑娘的內在情感。有眾多不同種類，情感不同的牧牛姑娘，另一個牧牛姑娘在說：「你摧毀皈依者的罪孽。直到這夜為止，我們仍然不能皈依，但放棄了我們的家、丈夫、孩子及為世唾棄之懼，我們來到你這裡。於是我們還有什麼可以皈依？現在請讓我們看見你，把你的蓮花足放在我們頭上，賜福我們，減輕我們對那與你分離之蛇的恐懼。聖拉釋米永恆服務那雙蓮花足，那麼是不是因為我們投生在哥庫拉的牧牛家庭，因此我們服務那雙蓮花足的好意就被剝奪？那雙蓮花足在牧地上追趕牛群，你那麼仁慈，即使你頭上沒有任何傘子，你腳上又沒有任何鞋子，你都帶那些牛群出外放牧，它們只是愚蠢的動物而已，

那麼誰能像你那麼仁慈？」如此一來，即使她們痛苦難奈，她們也繼續唱誦奎師那蓮花足的榮耀。

在大黃蜂之歌，我們看到牧牛姑娘譏笑奎師那，指責祂殘忍虛偽，但她們的心意仍然沒有離開祂。

mrgayur iva kapindram vivyadhe lubdha-dharma

《聖典博伽瓦譚》10.47.17

「在奎師那的前生，他沒有像個戰士那樣殺死無知的瓦里(Vali)，反而像個獵人那樣從隱蔽處殺死他。當女子懷著情愛之欲接近他時，作為戰士，他本來應該滿足她；但雖然她的美麗令他心神一振，但他仍想堅守他對悉妲的誓言，因此他砍掉她的鼻子和耳朵，把她毀容。他熱切渴望表明，女子無法征服他，但在那個事例之中，我們能夠清楚看見，他真的被一個女子征服。」即使她們正在指責奎師那，她們能夠停止思念祂，談論其它事情嗎？

在我們現正討論的詩節裡，tad-alapa 一詞意指牧牛姑娘以動聽的調子唱誦奎師那的聖名(nama)、品質(guna)、形象(rupa)和逍遙時光(lila)的榮耀。這是奉愛之兆。在靈性修習的階段，每當心意偏離時，必須把它帶回至尊主的聖名、品質、形象和逍遙時光那裡，那就是真正的靈性修習。沒有靈性修習比這更重大。甚至不必竭力把那些世俗享樂的想法逐出心意之外。傾向於深思感官享樂的心意應該只是投入聆聽和描述至尊主的聖名、品質、形象和逍遙時光，一切所須的就會是那樣。越是那樣做，那麼我們最後便會覺得這些命題全然回味無窮。

Tad-vicestah 表示牧牛姑娘唱誦奎師那那些與她們有關的活動：祂怎樣與她們見面，祂怎樣餵她們吃檳榔(tambula)，祂怎樣把腳鈴繫在她們的足踝上，祂怎樣為她們串花環，她們疲倦時祂怎樣拭去她們臉上和身上的塵土，給她們弄花床讓她們在上面休息。然後她們裡裡外外都開始歌頌祂，她們忘記了她們的家，甚至是她們自己的自我。她們腦海裡甚至沒有泛起思家之念，更何況是返回她們的家。分離時越是歌頌奎師那，她們完全忘卻所有世俗顧慮。

非人格瑜伽師不冥想任何事物；他們的心意變得依附於虛無。他們不冥想靈魂、超靈或任何物質對象。他們茫無所依(nirasraya)，因此容易低墮；但追隨牧牛姑娘步伐並恆常冥想奎師那屬性的奉獻者是受庇護的(asraya)，他們沒可能低墮。

接著到了這個詩節：

gopyas tapah kim acarān yad amusya rupam
lavanya-saram asamordhvam ananya-siddham

drgbhiih pibanty anusavabhinavam durapam
ekanta-dhama yasasah sriya aisvarasya

《聖典博伽瓦譚》10.44.14 和《Brhad-bhag.》2.7.135

瑪圖茹的女士說：「巴佳的牧牛姑娘履行了哪種苦行，讓她們可以恆常用她們的眼睛喝主奎師那形象的甘露—那是可愛之處的精華，無與倫比或無可匹敵，本身完美無瑕，恆常新穎清新，難得一見，恆常都是所有名氣、壯麗和富裕的獨有庇蔭？」

當奎師那祭鐸和巴拉茹阿瑪進入摔跤場時，瑪圖茹的女士講述了這個詩節歌頌牧牛姑娘。她們說：「非宗教活動(adharma)正在這個聚會進行，因此我們不應該留在這裡。」不應該留在正在干犯罪惡活動的地方。試圖脫去杜茹帕蒂(Draupadi)的衣服也是非宗教聚會，有內涵的人不應該留在那裡。那麼為什麼祖父比斯瑪又留在那裡？由於他深知至尊主和祂奉獻者的偉大，因此罪惡反應當時沒有降臨在他身上，而且他保持沈默，於是益發彰顯祂們的偉大。對於正在冒犯杜茹帕蒂的邪惡小人，他大可以採取對立的立場，他獨力也定能殺死他們所有人；但即使杜茹帕蒂懇求他幫助她，他也保持沈默。他是個思辨奉獻者(jsani-bhakta)，他知道若某人皈依至尊主，那麼祂便會相應地保護他們。那是他的想法，但那些邪惡小人在想什麼？「至尊主會做什麼？祂沒有能力制止我們，因此我們會為所欲為。」於是他們試圖脫去她的衣服。潘達瓦五兄弟(Pandavas)又怎樣？他們其中四個勃然大怒，但猶弟斯提茹大君保持沈默。他也是個思辨奉獻者，他知道奎師那會妥善地保護杜茹帕蒂，但比瑪和阿尊拿對奎師那的神聖性的意識較低，極其量以朋友情懷視之為普通朋友，因此非常震怒。

在摔跤場，瑪圖茹的女士看到那些懾人的摔跤手怎樣企圖殺死柔弱溫婉的奎師那，摔跤手魁梧的身軀似高山，又像鋼鐵打造。她們看到巴拉兒瓦怎樣怒不可遏，滿臉通紅，即使奎師那也怒火中燒，祂又怎樣正在微笑。認為不公平之事正要發生，她們感到她們若留在那裡會是相當可恥的。在場的人無一能夠阻止此事：烏嘎爾三已被監禁，其他長輩如阿庫茹等等都繼續躲起來。

這個詩節的意思是「牧牛姑娘履行了哪種苦行，讓她們能夠看見主奎師那自由自在而心花怒放地在巴佳的森林徘徊時，這樣動人甜美的形象？」牧牛姑娘在當地看到可愛而品味極樂情感的奎師那吹奏笛子，祂的王冠上插著孔雀毛。但瑪圖茹的女士在摔跤場看不見奎師那的那個美麗形象；相反她們看見祂弄斷了大象的長牙而血跡斑斑之後，處於躍躍欲戰的心緒。

奎師那形象的性質是什麼？Lavanya-saram asamordhvam—那是可愛之處的精髓，它的美麗無與倫比而無可匹敵。茹阿瑪美麗絕倫，拿茹央那美麗絕倫，至尊主的其他所有化身都美麗絕倫，但祂們的美麗並不超越，甚至不及奎師那的美麗。Ananya-siddham—奎師那若戴著一件飾物，祂益發俊美，若祂脫下那件飾物，祂甚至更美麗。那麼若祂沾上了塵土，祂甚至又再更加美麗。在所有情況之

下，祂都是最美麗的；祂不需戴上任何飾物，例如耳環或鮮花來增添祂的美麗。我們覺得有需要增加我們外表的吸引力—當我們沒有塗上聖印，又或是當我們穿著髒衣服時，我們看起來怎樣？但由於奎師那不須試圖增添祂的美麗，因此祂是最美麗的。

Drgbhih pibanty anusavabhinavam—瑪圖茹的女士在說：「主奎師那那個我們從未看過的美麗形象，牧牛姑娘在巴佳看過。」假定我們渴望看見某個絕色佳麗。只要看到她們的臉孔一次，我們就心滿意足，不必再看。但當看見奎師那時，便會目不轉睛地注視祂，不想移開視線，因為祂恆常看起來都新穎清新。永遠都會繼續渴望喝祂外貌的甘露，絕不會渴望轉移目光。祂的形象是名聲、美麗和富裕，還有這個詩節沒有提及的，至尊主其他三個品質的獨有庇蔭(ekanta-dhama)。因此瑪圖茹的女士在說：「哀哉！牧牛姑娘履行了什麼苦行，得以看見主奎師那的那個形象？我們看著奎師那憤怒地攻擊祂的敵人，但她們看見祂是萬人迷，甚至能吸引丘比特本人。」

她們想知道牧牛姑娘履行了什麼苦行，讓她們看到那個形象，但只有矢志以牧牛姑娘的心緒服務奎師那，才可以成就此事。沒有那種強烈渴望，將是難上加難。履行普通苦行無法讓人覲見牧牛姑娘所見的那個奎師那形象。我們有許多人每天唸誦十萬遍主哈瑞聖名，我們卻還未覲見到那形象，更何況是其它人？著名的苦行多不勝數，但都無法賜予這種成果。一些人在炎熱的季節坐在火堆之中，其它人在寒冷的季節在清晨四時在雅沐娜河沐浴，然後披著濕布回家，風、雨、雪都不改。但有什麼苦行修習能讓我們臻達至尊主？

aradhito yadi haristapasa tatah kim
naradhito yadi haristapasa tatah kim
antarbahiryadi haristapasa tatah kim
nantarbahiryadi haristapasa tatah kim

Narada-pascaratra

杜瓦薩等等聖人若不崇拜至尊主，他們若看不見至尊主無處不在，他們履行的苦行有什麼價值？若在眾生之中及外界到處都真的看見至尊主，那麼除了那種崇拜形式之外，任何別的苦行還有什麼用處嗎？除了奉行艾卡達斯斷食日、奎師那顯現日等等那樣的奉愛之誓之外，他們毋需履行任何苦行。除了唸誦聖名，聆聽和冥想主哈瑞題旨之外，再也沒有方法得以覲見奎師那。履行苦行的目標是集中心意，但駕御強風比征服邪惡的心意更容易，那麼怎樣成就此事？只有服務偉大奉獻者，聆聽主哈瑞的題旨，高聲唸誦主哈瑞的聖名及冥想至尊主，才能成就此事。

由於瑪圖茹的女士看著奎師那時懷著純粹愛意，因此祂顯得恆久新穎清新。在場的還有摔跤手等等其它人，但他們對祂的看法也一樣嗎？他們看到祂時心感

不悅，反而只是怒火中燒。黑冉亞魔樂於聽到至尊主那比甜美本身更甜美的聖名嗎？因此瑪圖茹女士的言下之意是，牧牛姑娘以她們的眼睛喝奎師那恆久新穎迷人的形象，就像用嘴喝甘露一樣。祂的形象是可愛之處(lavanya)的精髓。就像祂正是所有可愛之處的化身。

關在籠中獅子看來不甚美麗，但把它野放在森林時，那麼它的美麗、力量 and 一切全都表露無遺。同樣，奎師那的所有美麗和甜美僅展現在巴佳的「森林」。在摔跤場上，祂臉上濺滿大象的鮮血時不甚美麗。有關這點，薩拿坦·哥斯瓦米引用了《聖典博伽瓦譚》(3.2.12)的這個詩節：

yan-martya-lilaupayikam sva-yoga
maya-balam darsayata grhitam
vismapanam svasya ca saubhagarddheh
param padam bhusana-bhusanangam

以祂瑜伽瑪亞的力量，至尊主奎師那顯現在這個世界，引領受條件限制的靈魂回到祂那裡，祂展示了一個令他們全部人一見傾心的形象。那個形象是一切之中最好的，所有飾物之中的飾物，看見那個形象，好運至極。

第十六章

牧牛姑娘的至高靈性情感的本質

沒有人可以像牧牛姑娘那樣細味奎師那的美麗。原因是什麼？奎師那的形象之美(rupa-madhuri)、逍遙時光之美(lila-madhuri)、笛子之美(venu-madhuri)和純粹愛意之美(prema-madhuri)全都並存於巴佳，祂僅在當地才被祂同遊的純粹愛意征服。當地的眾多奉獻者，沒有人像牧牛姑娘那樣征服祂，其中，以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最能征服祂。有關這點，薩拿坦·哥斯瓦米在他對這個詩節的評論，寫了一個特別的哲學結論。正如他之前所說的，所有化身之源—主奎師那—在無數聖地履行了無數逍遙時光，但祂的極度甜美僅奔流於巴佳，其他地方卻遍尋不著。由於當地居民的歷久彌新之愛永遠有增無減，因此祂的全部甜美都在那裡展現。奎師那是甜美(madhurya)的，但若牧牛姑娘不在那裡，祂的甜美便不會達到頂點。其他奉獻者都無法體驗 yavadasraya-vrtti，那是牧牛姑娘至高靈性情感與眾不同的特質。

視乎對某事物的鍾愛程度，便可以品嚐到它，若沒有愛，便無法真正細味它。yavad-asraya-vrtti 的意思是，牧牛姑娘的純粹愛意遠達至，甚至遠超於任何人大抵能夠描述的。若你拉扯橡皮筋，它在某個程度便會突然斷裂，但她們的純粹愛意，也只有她們的，才會無限增加。因此只有她們才全然品嚐奎師那四種甜美的極樂情感。

想品嚐奎師那形象的絕世之美的這個傾向是 yavad-asraya-vrtti，它的別名是至高靈性情感。奎師那是極樂情感之王，牧牛姑娘則是至高靈性情感，當祂們見面時，牧牛姑娘便品嚐極樂情感化身的那個祂。但這個相會的振撼性質是，奎師那有時會變成至高靈性情感，牧牛姑娘則變成極樂情感之王。除了牧牛姑娘之外，這對其他人來說都不可能；被她們的純粹愛意征服，奎師那開始服務和侍候她們。

假如有個跛足、醜陋，又口齒不清的年輕男孩。難以確定他人將會對他愛護有嘉，但他的母親總是永遠愛他。為什麼？因為她對他有歷久彌新之愛，即由衷的愛，雖然那只是真實情感的反映，但歷久彌新之愛卻是愛的根源。由於牧牛姑娘對奎師那的歷久彌新之愛無窮無盡地擴展，因此稱為 yavad-asraya-vrtti。一看到奎師那，牧牛姑娘的愛便增加數百萬倍—這是她們歷久彌新之愛的傾向(vrtti)。但這僅在她們看見奎師那形象的無比甜美之時才會發生；當她們看見其他人時卻不會發生，包括與奎師那極相似的烏達瓦。

雖然瑪圖茹的女士直接看見奎師那，但她們卻很悲傷，因為她們沒有純粹愛意的品質，讓她們能夠像牧牛姑娘那樣看見祂那美麗絕倫的形象。人飢餓時便吃得津津有味。某人若不飢餓，他們可能會用他們的指甲掐起一丁點菜餚，檢視它，挑剔諸多，不想吃。但若飢餓，便會認為任何菜餚都美味可口，即使那是剩菜。那麼，何況是那無盡甜美的菜餚？如此一來，牧牛姑娘對奎師那的「飢餓」就是，當她們品嚐奎師那的甜美時，她們的至高靈性情感永無止境地激增。即使無法更進一步，它仍然有增無減。在稱為相聚之情(madana)和分離之情(modana)的至高靈性情感高階，它永恆地增加，恆常感到新穎清新。

在我們目前的情況，我們甚至無法估計其中的一小部分，但當我們對靈性導師、偉大奉獻者和至尊主的信心充分發展時，那麼，由於我們擺脫了我們那不要得劣根性的影響，堅定便會出現。即使我們沒有完全的信心和堅定，我們的品味仍然一定會變得深邃。現時我們的心意也許不是保持穩定，但有一天靈性情感也會來到我們那裡，它何時確切會到來，卻不是由我們決定。那僅由至尊主和那些擁有靈性情感的奉獻者決定，只有當祂們施恩時，靈性情感才會來到我們這裡。屆時，甚至是至高靈性情感的體驗也會自動來到實至名歸的靈魂那裡，即使他以前也許對那種傾向一無所知。靈性情感的來臨似乎無望，而且它在我們心裡無論如何也沒有立錐之地，但它仍然會自動來臨。然後，它奇妙的影響力會令人輕易跨越這個世界上任何或會存在的，看似難以逾越的障礙。

瑪圖茹的女士談到那位從巴佳來到瑪圖茹的甜美奎師那。祂為什麼沒有帶祂的笛子來瑪圖茹？因為若祂在瑪圖茹吹奏笛子，沒有女子會在深夜離開她的家和家人來到祂那裡；瑪圖茹沒有合資格的笛曲接受者。當地的女子看到祂的美麗形象，但她們會離開她們的丈夫去祂那裡嗎？這會在杜瓦爾卡發生嗎？所有人都會害怕逾越她們的宗法，為世唾棄。至高靈性情感和渴望品嚐奎師那形象的絕世之美的這個傾向在當地並不存在，沒有人會前來。

在這方面，薩拿坦·哥斯瓦米在他的評注說，奉獻者會履行唸誦和聆聽他崇拜神像的主哈瑞題旨，但對祂的直接體驗只會出現在聖地。奉獻者也許會冥想奎師那，沉醉於思念祂，也有點依戀巴佳情感，但對奎師那的直接體驗只能出現在溫達文，不管是在哥庫拉或哥樓卡。在其他地方，冥想和銘記都是有可能的，但對祂的直接體驗僅存在於溫達文。因此奎師那在杜瓦爾卡和瑪圖茹的永恆同遊，在某個程度上也許都能估計奎師那在巴佳的甜美，但他們能夠直接體驗嗎？他們將會可以拋棄一切，在深夜來到奎師那那裡嗎？不，奎師那也不會以祂的巴佳服飾進入杜瓦爾卡的王廷。

至高靈性情感多彩多姿，變化多端。據說至高靈性情感一般有兩種—rudha和adhirudha，但每一種都有可能千變萬化，有些是相聚，有些是分離。但各種至高靈性情感都體現於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身上，又或者作為女朋友，展現為她的擴展。她是至高靈性情感的化身，就像奎師那是原始形象，又是無異形象

(tad-ekatma)、自身能量的擴展(svamsaka)、樂不可支的逍遙時光(vilasa)、附身形象(avesa)、四臂形象(prabhava-prakasa)、兩臂形象(vaibhava-prakasa)和形態擴展之源。形態化身是布茹阿瑪、維施努和山卡茹，附身形象包括普圖(Prthu)、拿茹達、維亞薩、卡皮拉(Kapila)和帕茹蘇茹阿瑪(Parasurama)。祂們全都有獨特的性質或神賜力量。那麼當奎師那擴展為全然永恆、全知、極樂的形象及能量擁有者的形象時，便稱為無異形象。

就像這一切人物都由祂擴展而成，永恆存在於祂之內，茹阿妲化身為全部三百六十種各有不同的女英雄。因此她恆常吸引奎師那的心意。奎師那若渴求某種獨特的情感，但在一位牧牛姑娘身上卻嫌不足之時，祂便能夠與另一位牧牛姑娘聯誼而獲得那種靈性情感。但她們任何一個都不能像茹阿迪卡那樣完全迷住祂，令祂神暈顛倒。

由於奎師那心內出現無限感覺和欲望，作為最佳情人和所有婦女的英雄，祂有時是莊重溫柔(dhirodatta)，有時平和克制(dhira-Santa)，有時輕鬆快活(dhira-lalita)，有時又驕傲躁進(dhiroddhata)。祂同時是這一切，僅是必需這其中一種情感時，祂便展現那種獨特的情感。斯麗瑪緹·茹阿迪卡也同樣展現任何所需的情感，有時變得端莊(dhira)、有時生氣(manani)，有時又聰明(daksina)。作為三百六十種各有不同的女英雄之翹楚和化身，她極度品嚐奎師那的甜美。由於她能夠展現各種女英雄的全部品質，因此稱為具備對神的超然愛意之至高形式(madanakhya-bhava-vati)。

與奎師那見面時，她體驗到相聚之情，與祂分離時她又體驗到分離之情。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向世人展示了一些她這些崇高境界的事情，除了祂之外，這個世界不曾有任何人能夠展現這些事情。然而，當祂展示這些境界時，由於茹阿亞·茹阿瑪南達和施瓦茹·達摩達茹是祂的親密同遊，因此他們也可以品嚐到其中點點滴滴。除了他們以外，其他人都不能夠理解這些情感，但後來瑪哈帕佈把理解這些情感的力量直接注入茹帕·哥斯瓦米心內，說：「他會透過他的作品，在這個世界上展現我的情感。」

當茹阿迪卡體驗無窮無盡的逍遙時光時，她同時出現那始自笑中有淚(kila-kincita)的二十多種狂喜極樂之兆。她自己無法明白這一切情感，但為了令奎師那快樂，合適的情感總是適時地展現在她身上。因此她永恆是奎師那的原始形象的摯愛。祂從不向她顯現為任何百變形象的(kaya-vyuha)擴展，或僅出現在她的冥想之中(sphurti)，但總是以祂的原始形象與她在一起—不管是相聚還是分離。

有一次，茹阿迪卡坐在巴佳某處冥想奎師那，她越來越沉醉，直到她突然完全無法自控。然後有人突然用手從後蓋住她雙眼。她大叫：「拉麗妲？」但那雙手沒有移開；只有當她喊出蓋住她雙眼的人的名字時，那雙手才會移開。「維薩

卡？祺陀？」她喊出她所有女朋友的名字，但那雙手還是沒有移開。當她說：「夏瑪遜達爾」時，祂便移開祂那雙手，愉快地坐在她身旁。薩拿坦·哥斯瓦米評注這段逍遙時光說，茹阿迪卡以為奎師那乍現在她的冥想之中，又或者因為當時祂以祂的原始形象身在瑪圖茹或杜瓦爾卡，因此祂一定是以百變形象這個擴展來到那裡。但他定論奎師那一定是以祂的原始形象顯現在那裡，因為不是這樣的話，茹阿迪卡是不會完全心滿意足的。這是薩拿坦·哥斯瓦米的美妙概念。

瑪哈帕佈若在普瑞，但母親莎慈在納瓦島給祂供奉時淚流滿面，若祂僅以百變形象這個擴展顯現在納瓦島，她會滿意嗎？知道祂若以祂的原始形象到臨，她才會滿意，瑪哈帕佈便那樣做，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情況也是一樣。奎師那恆常以祂的原始形象長伴茹阿迪卡左右，與她密不可分。薩拿坦·哥斯瓦米說，由於巴佳的女子擁有頂尖的至高靈性情感—yavad-asraya-vrtti—奎師那又能離開她們？即使居於異地，祂都以祂的原始形象到溫達文探望她們—只是她們而已，而不是其它人，例如朋友等等。

rakhite tomara jivana, sevi ami narayana,
tanra saktye asi niti-niti
toma-sane krida kari', niti yai yadu-puri,
taha tumi manaha mora sphurti

mora bhagya mo-vasaye, tomara ye prema haye,
sei prema-parama prabala
lukasa ama ane, sanga karaya toma-sane,
prakaTeha anibe satvara

《永恆的采坦亞經》，中篇逍遙 13.154, 155

單獨與茹阿妲坐在巴佳，奎師那說：「我最親愛的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在遙遠的杜瓦爾卡之地，我娶了很多女子，但實際上，我對她們任何一個的愛，都不像我愛你那樣。我尋遍整個宇宙，要找一個美麗、膚色和天性都與你相若的少女(kisori)。我找到了薩緹亞巴瑪，但我與她一起只是因為她令我想起你；同樣，我娶了一萬六千位王后，因為她們每一個都令我想起牧牛姑娘。若不知怎地會失去對你的回憶，我便會馬上離開她們。你說當我們分開時，你彷彿覺得你會一命嗚呼，但我一直冥想著怎樣救你的性命，我為此崇拜拿茹央那。藉由祂的恩慈和玄祕力量，我便能每天來到溫達文，享受與你為伴。你認為我在你的冥想裡或以百變形象顯現，但我是以我的原始形象前來溫達文。我的齊天洪福是你對我的大愛。杜瓦爾卡和溫達文的每一個人都不知道我來這裡找你，希望這裡其餘的每一個人很快也會見到我。」

在我們正在討論的詩節裡有 amusya-rupam 等詞語，意謂「那個形象」。瑪圖茹的女士正在說：「我們看著奎師那，但我們為什麼感受不到最高的純粹愛意？牧牛姑娘履行了什麼苦行，以致能夠用至高靈性情感之眼觀看奎師那的原始形象—祂的王冠上插著一根孔雀毛，又是所有可愛之處的精髓？」無法看見牧牛姑娘所見的那個奎師那形象，又無法體驗牧牛姑娘的至高靈性情感，她們渴望知道她們可以履行哪種苦行，變得同樣幸運。

不是每個人都能感受到這種崇高的靈性情感。當我們的師尊聖施瑞瑪·巴提·帕爾給·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傑(Srimad Bhakti Prajnsana Kesava Gosvami Maharaja)跳舞時，他會以超凡優美和動人的方式舞動。他的眼睛向上轉動，手持他的棄絕僧聖杖，他會沉醉於靈性情感之中翩翩起舞。我畢生不曾見過像他這樣的舞蹈。每當他聆聽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他都會情緒激動，開始哭泣，我們若懷著堅定決心真誠地履行專注的靈修，我們有天也會對這種靈性情感有所體驗。我們像瑪圖茹那些長嗟短嘆的女士那樣渴求這些情感：「哈亞(Haya)！哈亞！我們直接看著奎師那，但我們卻無法體驗牧牛姑娘的靈性情感。我們的生命毫無用處！」

薩拿坦·哥斯瓦米說，奎師那作為可愛之處的精髓及極樂情感的商店之甜美形象僅見於巴佳，也只有在巴佳才可以體驗到這種甜美的靈性情感。在巴佳之外，無法直接看見奎師那的原始形象，也無法直接品嚐這種靈性情感。在其他地方，也許有可能透過冥想看見奎師那或看見祂的其中一個擴展，但不可能直接體驗到祂。

接著到了這個詩節：

ya dohane vahanane mathanopalepa-
prenkhenkhanarbha-ruditoksana-marjanadau
gayanti cainam anurakta-dhiyo sru-kanthyo
dhanya vraja-striya urukrama-citta-yanah

《聖典博伽瓦譚》10.44.15 和《Brhad-bhag.》2.7.136

牧牛姑娘極為幸運，因為在擠牛奶，攪拌酸乳酪，把檀香液(candana)和其他飾物置於她們的身體上，安撫哭鬧的嬰兒，洗擦地板及履行其他所有的家務時，她們的心恆常都全神貫注於主奎師那，當她們不斷唱誦祂那具有淨化力的聲望時，她們的雙眼流下愛的淚水。

一般而言，當初階奉獻者前往探訪純粹的偉大奉獻者時，起初他認為：「他是個像我一樣的初階奉獻者。」最初，薩瓦包瑪·巴塔師嘲笑茹阿亞·茹阿瑪南達，認為他過度讚揚婦女—薩瓦包瑪認為牧牛姑娘是普通女子。他只尊重庫瑪茹四兄弟的學問，蘇卡兌瓦·哥斯瓦米的棄絕及山卡師的非人格概念。因此自己若不是更高的類型，便會無法理解更高奉獻者的靈性情感。只有身處自發奉愛修習

最後階段的偉大完美人物，才會明白牧牛姑娘的純粹愛意。即使是比斯瑪等等與牧牛姑娘同一時代的奉獻者，都無法完全理解她們那純粹愛意的崇高本質。只有那些在她們身邊的人才能理解箇中底蘊。例如，烏達瓦必須離開杜瓦爾卡到巴佳理解牧牛姑娘多麼崇高；他若留在杜瓦爾卡，便永遠都不能理解。

這個和上一個詩節是瑪圖茹的女士講述的，因為瑪圖茹與巴佳只相距五英里，有時巴佳奉獻者的靈性強烈渴望自會設法進入瑪圖茹。除了烏達瓦之外，有時商人和其它人會來回於巴佳和瑪圖茹之間，如此一來，瑪圖茹居民對巴佳的靈性情感便能有所理解；但居處遠離巴佳的那些人便全不理解。

即使與奎師那分離，牧牛姑娘都恆常與祂見面。照顧她們的孩子，擠奶，攪拌酸乳酪，塗上檀香液和做家务時，她們都唱誦祂，藉此恆常直接看到祂，因此靈唱是最好的奉愛活動。縱使她們都沒有放棄她們的職責，但她們以柔和的晨調齊聲歌唱，以靈性情感之眼看見奎師那。同樣，修習者會遵循規範奉愛的所有規範守則，但他內在應該是自發奉愛的靈性情感。他外在看起來會是相同的，但他的內在靈性情感會不一樣。自發奉愛的強烈渴望會把人引領到巴佳，而規範奉愛只會把人引領到無憂星。由於瑪圖茹的女士極接近巴佳，因此是巴佳的靈性情感，她們祈求她們也會體驗到牧牛姑娘的靈性情感。

在娜莎之舞時，奎師那和牧牛姑娘一起唱歌。在滿載極樂情感的優美旋律之中，牧牛姑娘以高於奎師那所能唱誦的調子唱誦「奎師那好極了，奎師那好極了」，藉此勝過奎師那。當瑪圖茹的女士深思牧牛姑娘與奎師那享樂的這種逍遙時光時，她們說：「我們只能看見奎師那在這裡處於戰鬥的情感，牧牛姑娘卻永恆看見祂作為品嚐極樂情感者(vidagdha)之翹楚的那個形象。我們不曾得到過這樣的好運！」Vidagdha 的意思是機智和聰敏，但當用於奎師那時，則表示聰明絕頂和精於品嚐極樂情感。這些瑪圖茹的女士甚至不及普林迪女孩那麼幸運，後者經常聽到奎師那笛子的音振。即使是巴佳的鹿都聽到祂笛子的妙韻，但瑪圖茹的女士卻只能想像。

我們應該一邊齊頌著聖名，一邊履行我們的所有職責。假定有一壺水。我們若僅是加入一些檸檬汁和一些糖，它便立即變成甘露。同樣，我們必須履行眾多俗務，但是如果，遵循我們靈性導師的靈性情感，在履行俗務時我們冥想著至尊主，那麼俗務全都變成甘露。在受條件限制的狀態，我們總是考慮著什麼是有利的，什麼對我們的奉愛不利。由於我們是在開始的階段，我們覺得一切都顯得不愜意，我們的心意因而混亂不定。但相應我們專注於靈修時的進步程度，不愜意的景象也會隨之減少。達到靈性情感的境界時，便會把以前視作不利的種種統統視為有利的。

實際上，這個世界沒有什麼是對我們不利的；這只是由於我們目前的弱點和不要得的劣根性，以致我們把我們的環境視作不利。我們目前面對的任何障礙都是由於我們自己以前的罪行所致，而不是其他任何一個人的過失。

在這個詩節，品味極樂情感的瑪圖茹女士說 urukrama-citta-yanah，牧牛姑娘的心意自動流向奇妙的行動者(Urukrama)奎師那。Uru 表示長流不息的強大洪流，由於她們的心意非常急速有力地自動流向奎師那，她們便福星高照，因此當她們高歌時，奎師那便直接來到她們面前。於是，履行我們的家庭職責時，我們若全心全意貫注於奎師那的聖名、品質、形象和逍遙時光，那麼我們很快便會得以直接覲見祂。

純粹奉愛之瓊漿玉液的詩節

dhanyeyam adya dharani trna-virudhas tvat
pada-sprso druma-latah karjabhimrstah
nadyo drayah khaga-mrgah sadayavalokair
gopyo ntarena bhujayor api yat-sprha srih

《聖典博伽瓦譚》10.15.8 和《Brhad-bhag.》2.7.107

[主奎師那對巴拉茹阿瑪說:]今天，由於得到你蓮花足的觸碰，這塊土地和它的所有綠草都非常幸運。得到你蓮花手那手指的觸碰，樹木、蔓藤和灌木叢都認為它們得到了最大的財寶。得到你愛意盈盈的瞥視，河流、山丘、鳥兒和動物都覺得全然心滿意足。但眾生之中最幸運的是，你強壯胸膛所擁抱的巴佳牧牛姑娘，甚至連幸運女神本人都總是渴求這個寵幸。

vrndavanam sakhi bhuvo vitanoti kirtim
yad devaki-suta-padambuja-labdha-laksmi
govinda-venum anu matta-mayura-nrtyam
preksyadri-sanv-avaratanya-samasta-sattvam

《聖典博伽瓦譚》10.21.10 和《Brhad-bhag.》2.7.108

[牧牛姑娘說:]姊妹啊，這溫達文擴展著地球星球的榮耀，因為聖奎師那的蓮花足印為它錦上添花。聽到他用笛子吹奏柔和低沉的調子，孔雀如痴如狂，開始跳舞。住在山腰的所有鳥兒和動物見狀，都放棄了它們平日喧鬧的活動。

hantayam adrir abala hari-dasa-varyo
yad-rama-krsna-carana-sparasa-pramodah
manam tanoti saha-go-ganayos tayor yat
paniya-suyavasa-kandara-kandamulaih

《聖典博伽瓦譚》10.21.18 和《Brhad-bhag.》2.7.109

[牧牛姑娘說:]這座哥瓦爾丹山是所有那些稱為主哈瑞僕人之中最好的，因為他正因奎師那和巴拉茹阿瑪蓮花足的觸碰而感到歡天喜地。為了他們的快樂、他們的牧牛童朋友、母牛和小牛的快樂而奉上他們一切所需，例如山洞、水果、鮮花和淨水等等，哥瓦爾丹正在必恭必敬地崇拜他們。

drstvatape vraja-pasun saha rama-gopaih
sascarayantam anu venum udirayantam
prema-pravrddha uditah kusumavalibhih
sakhyur vyadhat sva-vapusambuda atapatram

《聖典博伽瓦譚》10.21.16 和《Brhad-bhag.》2.7.110

[牧牛姑娘說:]看到奎師那和巴拉茹阿瑪在下午的陽光下吹奏他們的笛子，帶著母牛和小牛出外放牧，浮雲滿載了神聖的愛，一邊洒下花瓣甘霖般的絲絲細雨，一

邊像傘子一樣為它們的朋友聖奎師那遮擋太陽。(這裡指奎師那是浮雲的朋友，因為它們本性相近。兩者都是深藍色的，就像奎師那施洒祂的恩慈甘露來撲熄物質存在的熾熱，浮雲也洒下滂沱大雨來減輕這個世界的熾熱。奎師那也用祂的笛子吹奏柔和低沉的旋律，就像烏雲的雷霆一樣。)

nadyas tada tad upadharya mukunda-gitam
avarta-laksita-manobhava-bhagna-vegah
alingana-sthagitam urmi-bhujair murarer
grhnanti pada-yugalam kamalopaharah

《聖典博伽瓦譚》10.21.15 和《Brhad-bhag.》2.7.111

[牧牛姑娘說:]姊妹啊，當溫達文那些以雅沐娜為首的河流聽到奎師那笛子的音振時，她們的水流完全停止，她們的河水開始旋轉，仿似她們滿懷欲望，情難自控。她們伸出那波浪形式的雙臂去觸碰，並給他的蓮花足獻上蓮花。

vana-latas tarava atmani visnum
vyanjayantya iva puspa-phaladhyah
pranata-bhara-vitapa madhu-dharah
prema-hrsTa-tanavo vavrsuh sma

《聖典博伽瓦譚》10.35.9 和《Brhad-bhag.》2.7.112

[牧牛姑娘說:]看看溫達文的蔓藤和樹木的樹枝怎樣因它們的重量而低垂！它們一定也是把聖奎師那緊擁於心，因為它們正滴下蜂蜜流形式的愛之淚，它們展露的水果和鮮花證明了它們心醉神迷的狂喜。

ete linas yaso khila-loka-tirtham
gayanta adi-purusanupatham bhajante
prayo ami-gana bhavadiya-mukhya
gudham vane pi na jahaty anaghatma-daivam

《聖典博伽瓦譚》10.15.6 和《Brhad-bhag.》2.7.113

[主奎師那對巴拉茹阿瑪說:]原始之神啊！雖然你一直都隱藏著你的富裕，又作為一個年輕男孩在溫達文這裡履行逍遙時光，但那些牟尼依然認得你，他們是你奉獻者之中最好的。即使片刻都不願與你分離，他們呈現出蜜蜂的形象，不斷唱誦你作為這個世界之淨化者的榮耀，正藉此崇拜你。

sarasi sarasa-hamsa-vihangas
caru-gita-hrta-cetasa etya
harim upasata te yata-citta
hanta-milita-drso dhrta-maunah

《聖典博伽瓦譚》10.35.11 和《Brhad-bhag.》2.7.114

[牧牛姑娘說:]奎師那這樣偷去天鵝、鶴和其他水鳥的心，以致它們接近他，坐下來，雙眼緊閉地崇拜他，把它們的心意完全集中於他，實在令人十分驚訝。

prayo batamba vihaga munayo vane smin
krsneksitam tad-uditam kala-venu-gitam
aruhya ye druma-bhujan rucira-pravalan
srnvanti milita-drso vigatanya-vacah

《聖典博伽瓦譚》10.21.14 和《Brhad-bhag.》2.7.115

[牧牛姑娘說:]朋友啊，溫達文的鳥兒其實是聖人。它們佔據了樹枝上那些長著初抽嫩葉的位置，它們在那裡能夠輕易看到聖奎師那。安坐其上，聆聽著他笛子的動人音振，它們閉上雙眼，沉醉於神聖喜樂之中。

dhanyah sma mudha-gatayo pi harinya eta
ya nanda-nandanam upatta-vicitra-vesam
akarnya venu-ranitam saha-krsna-sarah
pujam dadhur viracitam pranayavalokaih

《聖典博伽瓦譚》10.21.11 和《Brhad-bhag.》2.7.116

[牧牛姑娘說:]這些無知的鹿也很幸運，因為在她們的丈夫陪伴之下，她們木然站著，傾聽著奎師那笛子的音振。就像它們正在以它們那愛的瞥視，給衣飾華麗的南達之子奉上崇拜。

gavas ca krsna-mukha-nirgata-venu-gita
piyusam uttabhita-karna-putaih pibantyah
savah snuta-stana-payah-kavalah sma tasthur
govindam atmani drsasru-kalah sprsantyah

《聖典博伽瓦譚》10.21.13 和《Brhad-bhag.》2.7.117

[牧牛姑娘說:]為了喝聖奎師那蓮花口流出來的，甘露盈盈的笛曲音振，母牛豎起了它們的耳朵。它們正在咀嚼的青草就只留在它們口裡，牛奶開始從它們的乳房滴下來。小牛立刻停止喝它們母親的奶，當它們把奎師那緊擁於心時，愛的淚水開始徐徐滴下，淚流滿面。

vrndaso vraja-vrsa mrga-gavo
venu-vadya-hrta-cetasa arat
danta-dasta-kavala dhrta-karna
nidrita likhita-citram ivasan

《聖典博伽瓦譚》10.35.5 和《Brhad-bhag.》2.7.118

[牧牛姑娘說:]聽到聖奎師那笛子的振動，溫達文的公牛、母牛和鹿都接近他。它們無法咽下它們吃進嘴裡的青草，默默站著，它們的耳朵豎起，似是畫裡的動物一樣。

purnah pulindya urugaya-padabja-raga
sri-kunkumena dayita-stana-manditena

tad-darsana-smara-rujas trna-rusitena
limpantya anana-kucesu jahus tad-adhim

《聖典博伽瓦譚》10.21.17 和《Brhad-bhag.》2.7.119

[牧牛姑娘說:]姊妹啊，我們認為收集雜草和木頭的普林迪女孩非常幸運，因為透過把散落在青草上的紅礦粉塗在她們的臉龐和身體上，她們心裡因看見那些紅礦粉而泛起的欲望得到平息。事實上，那些紅礦粉來自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胸部，與聖奎師那享受逍遙時光時，它揩到他的蓮花足上。然後，當他們在森林徘徊時，它便從他的蓮花足上掉到青草上。

yadi duram gatah krsno
vana-sobha-ksanaya tam
aham purvam aham purvam
iti samsprasya remire

《聖典博伽瓦譚》10.12.6 和《Brhad-bhag.》2.7.120

[聖蘇卡兌瓦·哥斯瓦米說:]主奎師那有時漫步遠處，細看森林的壯麗時，牧牛童會酷愛追趕祂，說：「我會最先觸碰到祂！我會最先觸碰到祂！」

ittham satam brahma-sukhanubhutya
dasyam gatanam para-daiivatena
mayasritanam nara-darakena
sardham vijahruh krta-punya-punjah

《聖典博伽瓦譚》10.12.11 和《Brhad-bhag.》2.7.121

[聖蘇卡兌瓦·哥斯瓦米說:]這樣，非常幸運的牧牛童與主奎師那多方享樂，思辨家視祂為梵光，祂的僕人視之為至受崇拜的神像，普羅大眾視之為普通的男孩。(mayasrita 也能解釋為，由於那些得到祂那頂尖恩慈的人沒有富裕心緒，因此僅視之為南達之子。)

yat-pada-pamsur bahu-janma-krcchrato
dhratmabhir yogibhir apy alabhyah
sa eva yadrg visayah svayam sthitah
kim varnyate distam aho vrajaukasam

《聖典博伽瓦譚》10.12.12 和《Brhad-bhag.》2.7.122

[聖蘇卡兌瓦·哥斯瓦米說:]偉大瑜伽師生生世世履行嚴酷苦行，但縱是歷盡千辛萬苦，在他們完全控制心意之時，他們仍然甚至連主奎師那蓮花足塵土的一顆微粒也得不到。巴佳居民每天都直接看到祂，那麼我又怎可能描述他們的好運？

kvacit pallava-talpesu
niyuddha-srama-karsitah
vrksa-mulasrayah sete
gopotsangopabarhanah

《聖典博伽瓦譚》10.15.16 和《Brhad-bhag.》2.7.123

[聖蘇卡兌瓦·哥斯瓦米說:]當主奎師那與牧牛童摔跤頓感疲勞時，祂會以祂一位朋友的大腿為枕頭，躺在樹下那張美輪美奐，花葉鋪成的花床上。

pada-samvahanam cakruh
kecit tasya mahatmanah
apare hata-papmano
vyajanaih samavijayan

《聖典博伽瓦譚》10.15.17 和《Brhad-bhag.》2.7.124

[聖蘇卡兌瓦·哥斯瓦米說:]那時候，一個極為幸運的朋友會按摩祂的蓮花足，另一個會以葉子做成的扇子輕扇祂的身體。

anye tad-anurupani
manojsani mahatmanah
gayanti sma maha-raja
sneha-kinna-dhiyah snaih

《聖典博伽瓦譚》10.15.18 和《Brhad-bhag.》2.7.125

[聖蘇卡兌瓦·哥斯瓦米說:]我親愛的大君，其他朋友會唱誦適合於休息時間的迷人歌曲，所有牧牛童的心都因對奎師那的愛而融化。

nandah kim akarod brahman
seya eva mahodayam
yasda va maha-bhaga
papau yasyah stanam harih

《聖典博伽瓦譚》10.8.46 和《Brhad-bhag.》2.7.126

[聖帕瑞悉大君問:]我親愛的婆羅門，南達履行了哪個極為吉祥的靈性修習，極為幸運的雅淑妲履行了哪個苦行，得以讓主哈瑞喝她的母乳？

tato bhaktir bhagavati
putri-bhute janardane
dam-patyor nitaram asid
gopa-gopisu bharata

《聖典博伽瓦譚》10.8.51 和《Brhad-bhag.》2.7.127

[聖蘇卡兌瓦·哥斯瓦米回答:]巴茹塔啊，為了實現祂親愛奉獻者布茹阿瑪的諾言，主奎師那一至尊人格首神本人及邪惡之毀滅者一顯現為南達和雅淑妲之子。與其他全部牧牛郎及牧牛姑娘相比，這對夫婦對祂的愛無出其右。

nandah sva-putram adaya
prosyagata udara-dhih
murdhny avaghraya paramam

mudam lebhe kurudvaha

《聖典博伽瓦譚》10.6.43 和《Brhad-bhag.》2.7.128

[聖蘇卡兌瓦·哥斯瓦米說:]寬宏大量的南達從瑪圖茹回來時，他把他自己的兒子主奎師那抱在懷裡，一再嗅祂的頭，體驗到莫大歡樂。

sa matuh svinna-gatraya

visrasta-kavara-srajah

drsta parisramam krsnah

krpayasit sva-bandhane

《聖典博伽瓦譚》10.9.18 和《Brhad-bhag.》2.7.129

[聖蘇卡兌瓦·哥斯瓦米說:]當奎師那看見雅淑妲如此竭力地勞動，以致她全身大汗淋漓，繞在她髮辮的花環掉下時，祂仁慈地容許祂自己被她綁起來。

nenam virisco na bhavo

na srir apy anga-samsraya

prasadam lebhire gopi

yat tat prapa vimuktidat

《聖典博伽瓦譚》10.9.20 和《Brhad-bhag.》2.7.130

[聖蘇卡兌瓦·哥斯瓦米說:]不管是布茹阿瑪、施瓦或者甚至是幸運女神—她以金線的形象恆居於奎師那的胸膛—都不曾像雅淑妲那樣，從解脫的賜予者那裡得到那麼多恩慈。

payamsi yasam apibat

putra-sneha-snutany alam

bhagavan devaki-putrah

kaivalady-akhilārtha-dah

《聖典博伽瓦譚》10.6.39 和《Brhad-bhag.》2.7.131

[聖蘇卡兌瓦·哥斯瓦米說:]至尊主奎師那，即人類追求的所有目標之賜予者，這些目標包括了各種解脫，盡情豪飲所有牧牛姑娘和母牛母親的母乳，由於她們對祂的母愛，因此她們的母乳涓涓下滴。

tasam aviratam krsne

kurvatinam suteksanam

na punah kalpate rajan

samsaro jsana-sambhavah

《聖典博伽瓦譚》10.6.40 和《Brhad-bhag.》2.7.132

[聖蘇卡兌瓦·哥斯瓦米說:]國王啊，那些牧牛姑娘和母牛恆常感受到對奎師那的母愛，因此，離開了她們的身體之後，她們可以不再重墮生死輪迴，即施加於那些愚昧者的災難。

gopinam paramananda
asid govinda-darsane
ksanam yuga-satam iva
yasam yena vinabhavat

《聖典博伽瓦譚》10.19.16 和《Brhad-bhag.》2.7.133

[聖蘇卡兌瓦·哥斯瓦米說:]看到主哥文達，巴佳的牧牛姑娘便會體驗到至尊極樂，但她們會認為祂不在的一刻都似是一百個年代。

tan-manaskas tad-alapas
tad-vicests tad-atmikah
tad-gunan eva gayantyo
natmagarani sasmaruh

《聖典博伽瓦譚》10.30.43 和《Brhad-bhag.》2.7.134

[聖蘇卡兌瓦·哥斯瓦米說:]把她們的心完全托附於主奎師那的那些巴佳牧牛姑娘，會模仿祂的神情語態，一舉一動。由於她們把靈魂獻給了祂，恆常唱誦祂的榮耀，因此她們完全忘了她們自己和她們的家庭利益。

gopyas tapah kim acaran yad amusya rupam
lavanya-saram asamordhvam ananya-siddham
drgbhih pibanty anusavabhinavam durapam
ekanta-dhama yasasah sriya aisvarasya

《聖典博伽瓦譚》10.44.14 和《Brhad-bhag.》2.7.135

[瑪圖茹的女士說:]巴佳牧牛姑娘履行了哪種苦行，讓她們可以透過她們的眼睛喝主奎師那形象的甘露—那是可愛之處的精髓，無與匹敵而無與倫比，本身完美無瑕，恆常顯得新穎清新，難得一見，是所有名聲、壯麗和富裕的獨有庇蔭？

ya dohane vahanane mathanopalepa-
prenkhenkhanarbha-ruditoksana-marjanadau
gayanti cainam anurakta-dhiyo sru-kanthyo
dhanya vraja-striya urukrama-citta-yanah

《聖典博伽瓦譚》10.44.15 和《Brhad-bhag.》2.7.136

[瑪圖茹的女士說:]牧牛姑娘極其幸運，因為在擠牛奶，攪拌酸乳酪，用檀香和其他飾物打扮她們的身體，安慰哭鬧的嬰兒，洗擦地板及履行其他所有的家務時，她們的心恆常沉醉於主奎師那，當她們不斷唱誦祂那具有淨化作用的歌曲時，她們的眼睛流下愛的淚水。

詞匯

A

acarya — 典範師；以身作則的靈性導師。

adhirudha — 至高靈性情感的最高境界，僅見於巴佳的牧牛姑娘。一種情感，其中，在清晰可見的至高靈性情感之中所展現的全部九種狂喜之兆(anubhavas)，達致與眾不同的特性，甚至比那九種狂喜之兆的常態狀況更驚人。

anarthas — 心中有礙奉愛生命進步的要不得欲望。

anjana — 用以塗黑眼蓋邊沿的油膏。

arcana — 神像崇拜，九種主要奉愛服務程式之一。

anuraga — 歷久彌新之愛；強烈純粹愛意的境界；從純粹愛意上至最高靈性情感的發展階段之一。《Ujjvala-nilamani》(1.146)這樣界定歷久彌新之愛：「雖然定期與心上人見面，又非常熟悉心上人，強烈依戀的歷久彌新之情，令人對心上人時刻都有嶄新的感受，就像與那個人素未謀面一樣。激發這種感情的依戀稱為歷久彌新之愛。」

asrama — 修院；實踐靈性生命者的居所。

atma — 靈魂。

B

bhajana — 專注的靈修、專注於靈修；靈性修習，尤指聆聽、唸誦和冥想主奎師那的聖名、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

bhakti — bhakti 一詞來自字根 bhaj，意指侍奉。因此，bhakti 一詞的基本意義是提供服務。履行僅只為了取悅主奎師那的活動，並以愛意盈盈的順向精神而行，當中全無其他欲望，也不被果報活動(karma)的渴求，及旨在人神兩者的存在合而為一的知識(jnana)培訓所蒙蔽，謂之奉愛。

bhava — (1)靈性情感、愛或情感；(2)奉愛完美的初始階段(bhava-bhakti)。

Brahman — 神非人格及全面遍透的特質，全無屬性和品質。

brahmana — 韋陀社會體系內四個階級之中的智識份子。

brahmananda — 透過與主的非人格層面一梵一合一，所感受到的喜樂。

brahmanda — 蛋形的物質宇宙。

C

cakra — 主的神碟，用作斬妖除魔的武器。

camara — 用牦牛尾巴的毛製成的扇子，尤其用作為供奉給神像的部分日用品。

candana — 檀香漿。

D

darsana — 觀看、見面、探訪、覲見。

dasya-bhava — 與主的五種主要關係之一，在靈性情感(bhava)或純粹愛意(prema)的完美階段確立於心；以僕人心緒表達對神的愛或情感。

dhama — 朝聖的聖地；至尊主的居所，祂在那裡顯現及上演祂超然的逍遙時光。

G

ghee — 酥油；精煉黃油。

gopas — 牧牛童、牧牛郎；以親密好友的心緒服務奎師那的牧牛童。這也可指以雙親之愛的情感服務奎師那的年長牧牛郎。

gopis — 牧牛姑娘；以斯麗瑪緹·茹阿迪卡(Srimati Radhika)為首的巴佳(Vraja)年青牧牛少女，她們以綿綿愛意的情感服務主奎師那。這也可指以雅淑妲(Yasoda)母親為首的年長牧牛姑娘，她們以雙親之愛的情感服務奎師那。

gopi-bhava — 巴佳牧牛姑娘具備的，對主奎師那的奉愛心緒。

H

hari-katha — 主的逍遙時光和人格性質之敘述。

harinama — 唱誦主的聖名，尤指瑪哈曼陀(maha-mantra)。

hladini — 這是指主那種由喜樂(hladini)操控的內在能量(形象能量，svarupa-sakti)。喜樂是與至尊主的喜樂(ananda)層面有關的能量。雖然至尊主是所有快樂的化身，但喜樂是祂藉此品嚐超然喜樂及令他人品嚐喜樂的那種能量。

J

jiva — 生物體、微靈；永恆的個體生物體，以無數生命物種之一的物質軀體，處於物質存在之中，受條件限制的狀態。

jnani — 思辨家；追求指向非人格解脫智識(jnana)之途的人。

K

karmi — 業報工作者；從事虔誠活動的人，認為這些活動會在這個世界或死後在天堂星球導致物質得益。

kila-kincita — 狂喜極樂的身體徵兆。聖茹帕·哥斯瓦米在《Ujjvala-nilamani》(Anubhava-prakarana 39)闡釋這些徵兆：「驕傲、野心、飲泣、微笑、妒忌、恐懼和憤怒是因喜悅減退而展現的七種狂喜愛意之兆，這些徵兆稱為七種狂喜極樂之兆。」

kisori — 青春少艾。

krsna-katha — 描述主奎師那和祂同遊的敘述。

ksatriya — 韋陀四社會四靈性晉階(varnasrama)體系之中的第二個社會階級；統治者或戰士。

kunja — 灌木叢或涼亭；天然成蔭的清幽之處，四周和頂部主要由樹木和攀藤植物組成。

kunkuma — 已婚女子塗於頭髮分界處的紅粉或液體。

L

laddu — 甜奶球；鷹嘴豆製成的印度甜品。

M

madana — 與崇拜對象相聚時所感受到極高程度的奉愛狂喜。

madhurya-rasa — 愛侶情懷；與奎師那的五種主要關係之一，在靈性情感或純粹愛意的完美階段確立於心；以情人心緒表達對神的愛或情感。這種情感永恆存在於巴佳的牧牛姑娘身上。

mahabhava — 至高靈性情感；神聖愛意的至高境界。

mana — 妒怒；強烈純粹愛意的境界；從純粹愛意上至最高靈性情感的發展階段之一。《Ujjvala-nilamani》(14.96)這樣界定妒怒：「當情感達至狂喜極樂，從而令人層出不窮地體驗到心上人的甜美，但外在卻呈現別扭之貌，這稱為妒怒。」

mantra — 曼陀；靈性音震，一再重複時，能把心意從物質條件限制和假像之中解救出來；韋陀讚歌、禱文或聖詩。

maya — 主的假像能量，她影響生物體採納假我，以這個物質世界的獨立享樂者自居。

modana — 與崇拜對象分離時所感受到極高程度的奉愛狂喜。

N

nirguna — 字義解釋為「沒有人格屬性」。意指非人格梵。

P

pranama — 頂拜。

pranaya — 無分彼此之愛；強烈純粹愛意的境界；從純粹愛意上至最高靈性情感的發展階段之一。《Ujjvala-nilamani》(14.96)這樣界定無分彼此之愛：「當妒怒呈現那稱為 visrambha 的勢不可擋的親密面貌時，博學的權威稱之為無分彼此之愛。」

prasada — 祭餘；字義為恩慈，尤指供奉給神像的食品祭餘。

prema — 純粹愛意；神聖愛意。

puja — 供奉崇拜。

puspanjali — 花祭；向主或祂的崇高奉獻奉上一掬鮮花。

R

raga — 自發愛意；(1) 滿載對所愛對象的自發而強烈沉醉之深摯依戀。自發愛意的主要特點是對所愛對象深摯而無法抗拒的渴求。(2) 自發愛意；強烈純粹愛意的境界；從純粹愛意上至最高靈性情感的發展階段之一。《Ujjvala-nilamani》(14.126) 這樣界定自發愛意：「當無分彼此之愛達至狂喜極樂時，以致連心裡感受到的極度痛苦也似是快樂，這稱為自發愛意。」基瓦·哥斯瓦米在他對這個詩節的評注解釋，若承受一點痛苦便有機會與奎師那見面，那麼那種痛苦便成為莫大歡欣之源。當快樂沒有予人機會與奎師那見面，那麼那種快樂便成為莫大悲傷之源。體驗到這種境界時，便稱為自發愛意。(3) 古典的印度旋律。

raganuga-bhakti — 自發奉愛；由自發吸引力或愛意驅策的奉愛高階。

ragatmika — 心中自然而永恆存有深摯自發的渴望，想愛戀和服務奎師那的人。這特別指永恆的巴佳居民。

raksasi — 女妖。

rasa — 極樂情感、情悅；對奎師那完美的愛謂之品味(rati)，結合各種超然的狂喜極樂，轉變為長流不息的情感時，內心產生的靈性改變。

rasa-lila — 娜莎之舞；主奎師那和巴佳牧牛姑娘(vraja-gopis)的舞蹈，那是奎師那和牧牛姑娘—祂最私密的僕人—之間靈性愛意的純粹交流。

rasika — 心內品嚐奉愛極樂情感(rasa)的人。

S

sac-cid-ananda — 永恆、全知、極樂；永恆的，由靈性知覺組成的，滿載超然喜樂的。

sadhaka — 懷著臻達對主奎師那的純粹奉愛為目標而遵從靈性規則的人。

sadhana — 奉愛生命的階段，為了促使對主奎師那的狂喜純愛展現，而遵循靈性規則。

sadhu — 聖人。

sadhy — 靈性修習的目標。

sakha — 男性朋友，友伴或侍從。

sakhi — 女性朋友，友伴或侍從。

sakhya-bhava — 與奎師那的五種主要關係之一，當人處於靈性情感或純粹愛意境界時，便會確立於心；以朋友心緒表達對主的愛或依附。

salagrama-sila — 谷石，主拿拉央那(Narayana)以見於喜瑪拉雅山甘達基河(Gandaki)的黑色小圓石為形象，自我顯現的神像。

sampradaya — 師徒傳系；宗教思想派別。

samvit — 知識；這是指由認知力支配的內在能量(svarupa-sakti)。它是與至尊主的認知層面有關的能量。雖然至尊主是知識的化身，但知識是祂藉此認識祂自己並令他人認識祂的那種能量。

sannyasi-danda — 棄絕僧攜帶的棍子，按照韋陀社會體系，處於第四個生命階段的棄絕者。

sarva-saktiman — 至尊主，主奎師那，祂齊備一切力量。

sloka — 梵文詩節。

sneha — 情感；強烈純粹愛意的境界；從純粹愛意上至最高靈性情感的發展階段之一。《Ujjvala-nilamani》(14.79)這樣界定情感：「當純粹愛意上升至極限，加強了對所愛對象的察知及溶化心靈時，稱為情感。」

surya-puja — 對太陽神(Suryadeva)的崇拜。

svarupa-siddhi — 奉獻者的內在靈性形象和身份彰顯的奉愛生命高階。

T

tapasvi — 苦修者、苦行者；實踐苦行作為部分靈修途徑的人。

tulasi — 茶拉茜；神聖植物，奉獻者用其葉子和花蕾崇拜主奎師那；木材也用作唸珠或項鍊。

V

varnasrama-dharma — 韋陀四社會四靈性晉階體系；韋陀社會體系，把社會分成四個職務部份(varnas)和四個生命階段(asramas)。

vastu-siddhi — 完美實體；稱為微靈(jiva)的實體(vastu)從物質徹底解脫出來的階段。放棄了物質身體之後，得到了永恆靈性形象的生物體進入奎師那展現的逍遙時光，他或她在那裡首次獲得奎師那和祂永恆同遊的聯誼。在那裡從祂永恆同遊那裡獲得進一步的訓練。當穩處於永恆同遊的純愛心緒及一己對奎師那的永恆服務時，便會摒棄與這個世界的關連，進入祂的靈性居所。此時，微靈便作為實體，穩處於他的純粹身份，這稱為完美實體。

vatsalya-bhava — 與奎師那的五種主要關係之一，當人處於靈性情感或純粹愛意的境界時，便會確立於心；以雙親心緒表達對主的愛或情感。

vipralambha-bhava — 與摯愛分離時感受到的愛意情感。

visuddha-sattva — 純粹至善；純善良境界；超越物質自然影響力的存在品質，施瑞達茹·斯瓦米(Sridhara Svami)評注《維施努宇宙古史(Visnu Purana)》(1.2.69)其中一個詩節時，界定了純粹至善：「tad evam tasyas try-atmakatve siddhe yena svaprakasata-laksanena tad-vrtti-visesena svarupam va svarupa-sakti-visistam vavirbhavati, tad-visuddha-sattvam tac-canya-nirapeksas tat-prakasa iti jnapam jnana-vrttikatvat samvid eva. asya mayaya sparsabhavat visuddhatvam — 主的知識能量(cit-sakti)稱為 svaprakasa。svaprakasa 一詞意指它自我揭示並啟明他人。就像旭日初升時彰顯自己，也照亮其他物品，於是當心裡浮現知識能量時，便能夠

知道知識能量是什麼，並處於一己的真正靈性身份來認識自己。由於知識能量自我揭示，因此它的功能(vritti)也是自我揭示的。vritti 一字的字面解釋為功能，是指知識能量藉此運作的活躍媒介。知識能量由喜樂、存在和知識組成。這種揭示至尊主、祂的形象及祂知識能量的轉變體，例如祂的同遊等等的三重知識能量之獨特自我揭示功能稱為純粹至善。換言之，純粹至善是知識能量自我揭示的媒介，主和祂的附屬品藉此向奉獻者揭示。由於它與外在能量毫無接觸，因此稱為純粹至善。

Y

yavana — 化外之民，野蠻民族。

yogi — 瑜伽師，懷著覺悟超靈或與主的人格化軀體融合之目標而修習瑜伽體系的人。

yuga — 《韋陀經》描述的四個年代之一：薩提亞年代(Satya-yuga)、特瑞塔年代(Treta-yuga)、杜瓦帕茹年代(Dvapara-yuga)和卡利年代(Kali-yuga)。據說每個年代分別為時：1,728,000，1,296,000，864,000 和 432,000 年。遞減的數字代表每個年代的人類的體能和道德都相應衰退和淪亡。